

革命紀念叢刊第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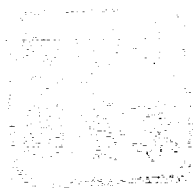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編印

革命先烈紀念專刊

漢人敬題



革命先烈紀念專刊



革命先烈紀念專刊目錄

圖 片

先烈遺像

黃花崗烈士墳場

先烈遺墨

先烈碑文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

黃興
胡展堂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跋(一)……………

古應芬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跋(二)……………

林直勉



3 0118 4428 3

5-865

胡漢民先生致鄒魯先生書

審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原稿及附記

廣州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記……………鄒魯

三月廿九一役死難烈士姓名籍貫及就義情形表

民國紀元前廣州革命諸役年表

先烈傳畧

史料

紀乙未廣州一役之梗概……………方德華

三月廿九之役——南順戰紀……………武翰

史堅如炸德壽之經過……………譚然

記吳烈士炸清虜五大臣……………陳白宣

記徐錫麟之刺恩銘……………綺華

目錄

二

70032

倪烈士殉義記.....胡毅

林冠慈陳敬岳二烈士之炸李準.....鄒魯

記李沛基同志炸滿將軍鳳山.....陳白宣

鍾明光烈士之轟炸龍濟光.....鄒魯

都興韋姓四烈士殉難記.....韋壯行

噶培倫烈士墓表.....楊庶堪

故中將徐君之碑.....林直勉

附大元帥優卹徐中將令

五烈士事畧.....林直勉

五烈士墓碑記.....林直勉

五烈士藁葬墓跋.....胡漢民

鄧上將蔭南先生墓表.....胡漢民

曉柳何君墓誌銘.....胡漢民

黃先生景南墓誌……………陳濟棠

劉岐山君紀念碑……………林直勉

先烈遺著

紀念先烈文

七十二烈士的成仁就是成功……………胡漢民

繼續七十二烈士革命精神……………蕭佛成

國難期中怎樣紀念七十二烈士……………鄧澤如

在國家危殆的今日紀念 革命先烈的意義……………鄒魯

何以對死者……………香翰屏

不朽……………劉紀文

黃花節紀念題詞……………陸幼剛

紀念革命先烈應有的認識與努力……………編者

總理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文

總理祭陳英士先生文

總理祭夏重文先生文

中央黨部十四年公祭烈士文

國民政府十五年公祭烈士文

民十六各機關職員軍訓班祭文

民十八年廣東省政府祭文

民十八年市監委會祭文

革命先烈紀念日祭文

總理挽劉道一烈士詩

黃花崗薤露歌

黃花節

附重修黃花崗計劃

編後附言

總 理 遺 像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趙伯先先生



朱執信先生



黃興先生

黃花岡烈士遺像



林覺民烈士



喻培倫烈士



方聲洞烈士



李文甫烈士

黃花岡烈士遺像



宋玉琳烈士



林尹民烈士



李晚烈士



林鳳書烈士

黃花岡烈士遺像



陳春烈士



陳可鈞烈士



李煇炳烈士



饒輔廷烈士

黃花岡烈士遺像



林修明烈士



羅節軍烈士



周華烈士



馬侶烈士

黃花岡烈士遺像



李德山烈士



游壽烈士



馮超驥烈士



陳文褒烈士

黃花岡烈士遺像



陳與桑烈士



林文烈士



程良烈士



余東雄烈士

黃花崗烈士遺像



龐雄烈士



郭繼枚烈士



羅坤烈士



李文楷烈士

黃花崗烈士遺像



翁松根烈士



黃鶴鳴烈士



培勞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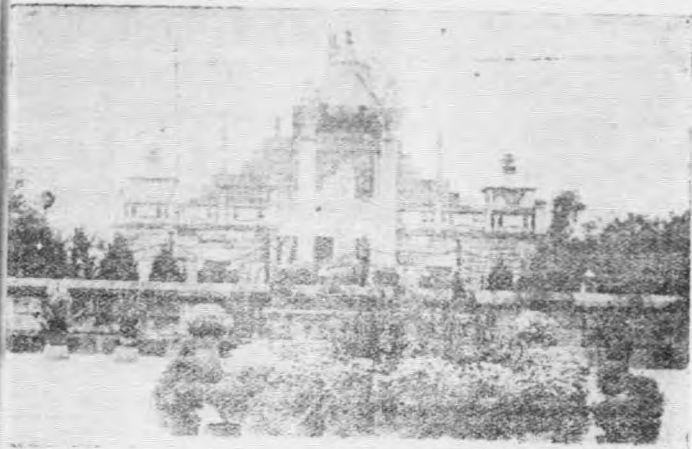
陳更新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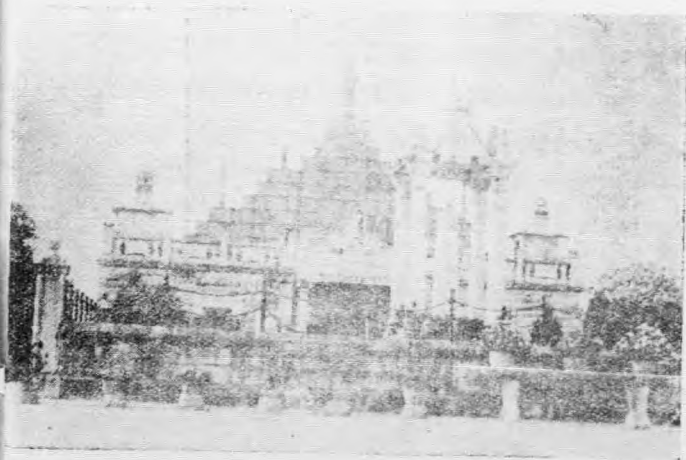
羅坤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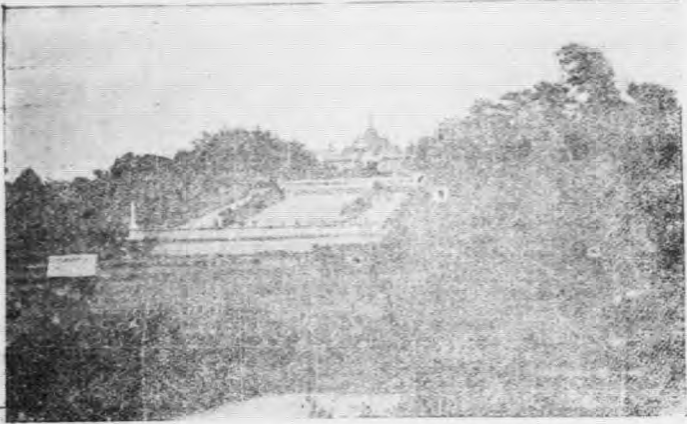
廣東省政府前(舊督署)之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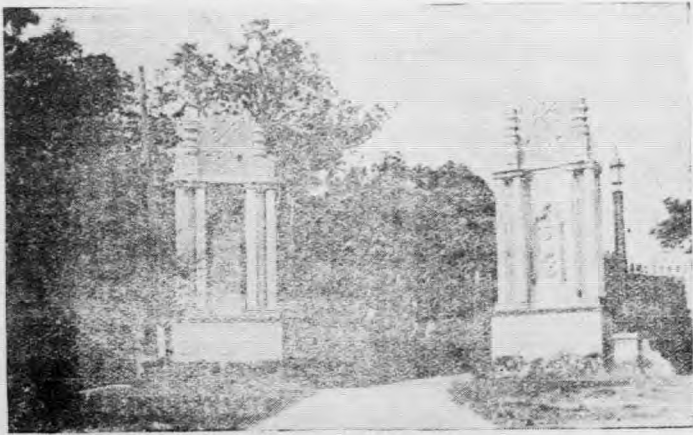
(一) 塲墳士烈二十七



(二) 塲墳士烈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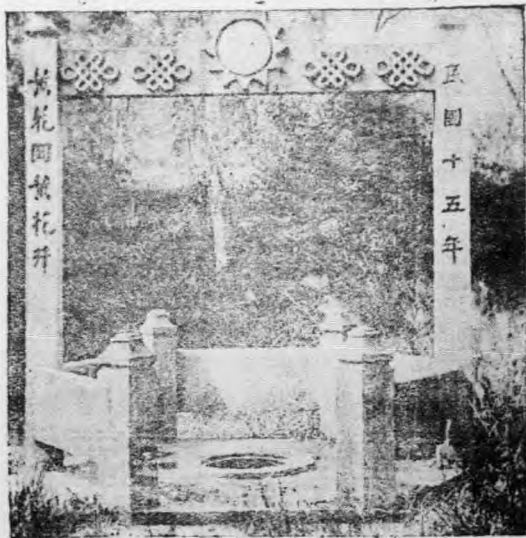
景全場墳士烈二十七



門正場墳士烈二十七



道墓場墳士烈二十七



黄花岡黄花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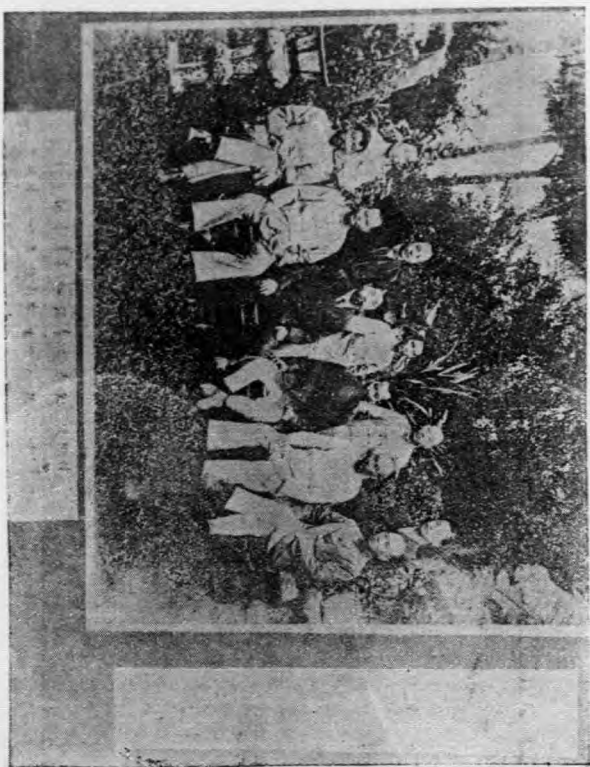
黄花岡黄花井

正國十五年

碑上製命草州廣九廿月三亥辛書補
 中於眼又人會
 畢羅羅陳珍其齊其十四六
 雲 常回天文運昇揚三
 州是餘仁義國之技否音月
 有廣曾廣江之不屬靈花二
 西常京東蘇十多補府七一
 南南宗福邱二五書文七九
 寧海宗蘇蘇年 人下七口
 陳羅枝年 月 無得二廣
 確全 不字十其
 十聯送元 和靈林命
 看廣廣江 是漢家之
 南宗東蘇世 關市社况
 海海陽亨明 必碑此空
 陳羅枝仇大 象碑此會
 迅 獲凱 投不記化
 補神朝二此 之亂社心
 廣廣廣江當 人者七心
 南德昭亦 有不明
 德德德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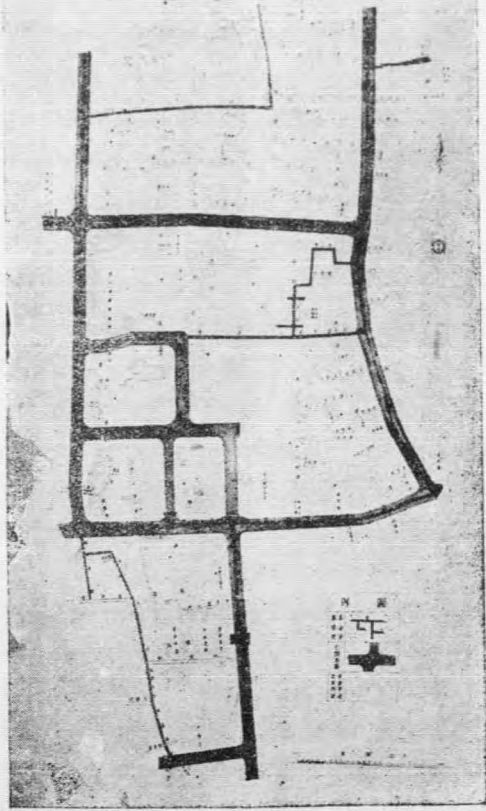
碑士烈命草州廣九廿月三亥辛書補

「三二九」之役事發前黃興先生在南洋籌款留影



辛亥三月廿九廣州革命激戰地圖

辛亥三月廿九廣州革命激戰地圖



每新開關於辛亥三月廿九日廣州革命之紀事

廣告
本報自開辦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溫州大商會，在浙東入家名色，色色俱全。本會為推廣商業，特設展覽會，歡迎各界人士參觀。展覽品豐富多樣，包括手工藝品、農產品等。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及西遊兩埠，惟存機象及東遊幸案。登印信均無遺失，並將米交并案人。訂家校由，由發街到太師行，有物。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本名號發揚
本名號發揚，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業務蒸蒸日上。現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以便更週到服務。凡有廣告刊登，請逕向新址接洽。此佈。

書生先如澤鄧致生先興黃前難發役之「九二三」

此以出入於決清
 外險細致以青
 不記宿水步之
 公碑宜伴以
 步乃決向小美
 洲久碑無油
 以政博失此

洋
 先生大德
 事此未履時道
 音同雷·如·有
 日即謝去陳地
 雙身不古平
 智乃致致不致
 者良
 活發之期生所有

此以出入於決清
 外險細致以青
 不記宿水步之
 公碑宜伴以
 步乃決向小美
 洲久碑無油
 以政博失此

此以出入於決清
 外險細致以青
 不記宿水步之
 公碑宜伴以
 步乃決向小美
 洲久碑無油
 以政博失此

此以出入於決清
 外險細致以青
 不記宿水步之
 公碑宜伴以
 步乃決向小美
 洲久碑無油
 以政博失此

此以出入於決清
 外險細致以青
 不記宿水步之
 公碑宜伴以
 步乃決向小美
 洲久碑無油
 以政博失此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告書原文之一頁

廣州之役，係為救國而生，非為爭地而戰。自粵軍起義以來，其宗旨在於恢復共和，掃除專制。此次之役，實為國運所關，非僅一省之利害而已。

夫革命之目的，在於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法治之國家。此為全國人民之公理，亦為世界各國所公認。粵軍之舉，正合此公理，故能獲得全國同胞之擁護。

惟此次之役，亦不免有犧牲。然此等犧牲，實為必要之犧牲。若無此等犧牲，則國難不能解除，共和不能實現。望我同胞，能體察此意，共濟艱危。

廣州之役，實為中國近代史之重要篇章。其結果將影響全國之命運。望我同胞，能從此次之役中，吸取教訓，共謀國家之未來。

此致我同胞
 廣州革命軍政府
 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紅花崗四烈士遺像



陳敬岳烈士



溫生才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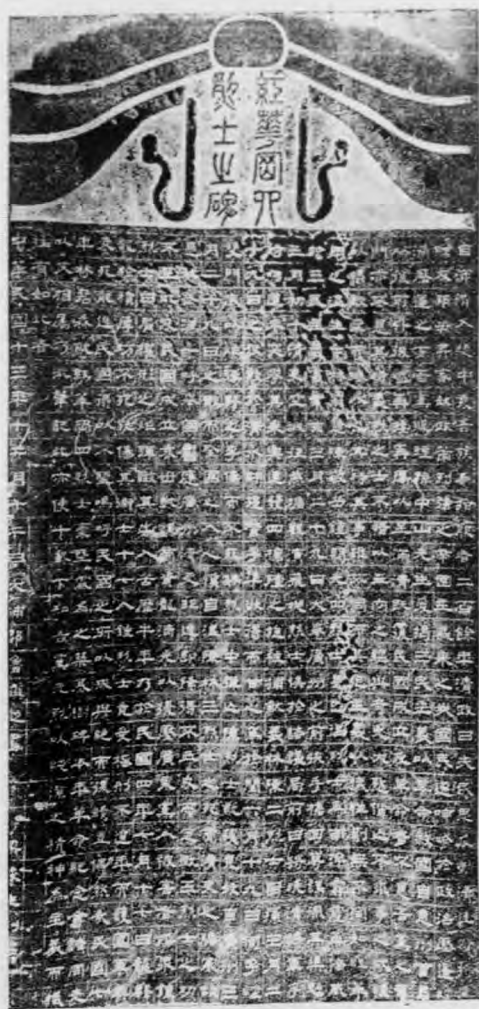


鍾光明烈士



林冠慈烈士

紅花崗四烈士碑



革命先烈遺像



陳英士先生



陸東烈士



鄧錫侯先生



史堅如烈士

革 命 先 烈 遺 像



徐 錫 麟 烈 士



秋 瑾 烈 士



倪 映 典 烈 士



宋 教 仁 先 生

革 命 先 烈 遺 像



李 介 齡 烈 士



王 昌 烈 士



吳 樹 烈 士



鄒 容 烈 士

革 命 先 烈 遺 像



馬 宗 漢 烈 士



熊 成 基 烈 士



廖 冠 英 烈 士



陳 伯 平 烈 士

革 命 先 烈 遺 像



石 敬 五 烈 士



彭 楚 藉 烈 士



程 奎 光 烈 士



黃 景 南 先 生

革命先烈遺像



謝鐵山先生



吳祿貞先生



章德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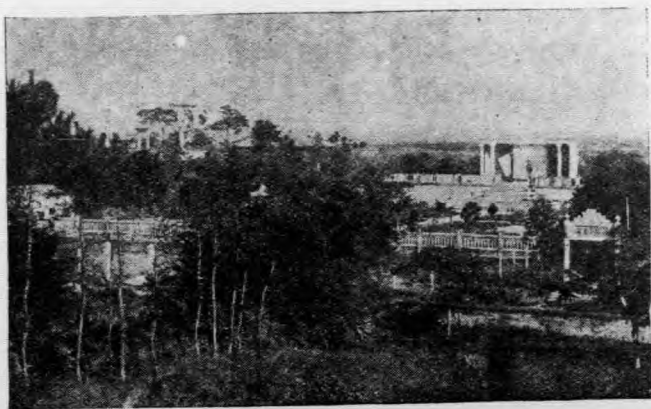


蘇從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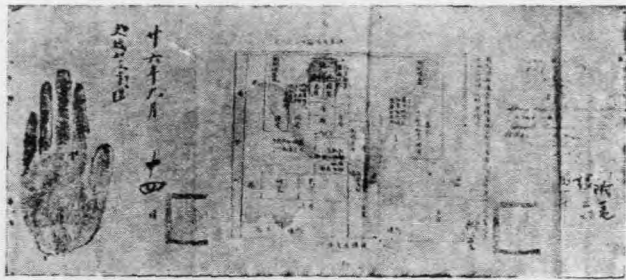
鄧仲元先生之墓



五烈士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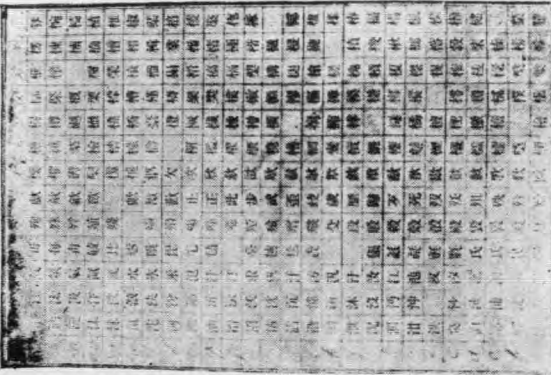
光復後在南海縣署搜得之史堅如烈士供詞



總理所用電報密碼



黃花崗一役所用



黃帝關南鎮廉欽漢朝

七十二美士吳肇

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

四百兆園子熱看秋雨濕黃花

中華民國元年三月黃興撰

林時埭烈士遺墨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解之
以取
時埭先生遺墨
道實記

丙午在蘇州。章履樓上晚眺有感。

危樓瞻日尺。俯瞰海潮流。天際孤帆遠。峯前
落日收。風高悲鳥托。波靜羨魚游。独有蒼
茫感。誰消身世愁。

夜雨有懷

常有傷心事。常懷不寐憂。悲他長夜雨。碎
我別離愁。念枕同岑寂。香圍睡得不百年
如許。爾霜雪。魚頭。此語令人感。

嗚呼 堂堂大國 刑澤國 治和州 斷送 承夷 歸 嗚呼 嗚呼
 豈七表氏之手乎 秋 土表 蓋一紙 空文 痛復 國賊 甘為 賊
 下之 豈哀我 同胞 竟如 俘虜 之賤 示民 罰罪 湯武 商錄
 暴政 之烈 縛紳 造共和 先 源 熱血 而救 民茲 我中 國也
 有 不少 愛國 之將 士五 族同 胞豈 之鐵 血之 男兒 除此 東
 叛 親離 袁賊 之勢 既孤 人心 亦死 夫事 尚屬 一可 國同 為
 五 族之 民共 與討 賊之 義遠 越於 義旗 德教 孽使 國
 賊 隨地 隨膺 無不 勸我 志遠 越於 義旗 德教 孽使 國
 必 雲合 而響應 欲多 為波 瀾高 屋之 除 禍若 在此 一舉 同
 舟 共濟 毋忘 靈寤 之心 臥 薪嘗 胆共 誓報 國之 志是
 則 在 九 泉之下 可以 瞑目 無憾 矣我 同胞 其共 勗 哉

鍾明光烈士遺墨
 宣統元年九月廿九日

鍾明光烈士遺墨

林 疊 民 烈 士 遺 墨

本署為表彰
烈士遺墨
特此刊布
以資勸勉
大總統
中華民國
十年五月



（Faint, mostly illegible printed text, likely a commemorative notice or official report regarding the martyr's legacy and the collection of his ink.)

（Faint, mostly illegible printed text, likely a dedication or inscription for the collection.)

原寸 原寸 乙

林文烈士遺墨

時有海花隨我行

辛亥春初南來五醉
海軍書去

林文
正印

李文甫烈士遺墨

砥節礪行直
道正辭。

處丘



李文甫先生遺墨

厚



溫才烈士遺墨

溫才烈士遺墨
 大義昭然，壯烈無比。其生平事蹟，已為世人所共知。其遺墨，更足以見其忠貞之志。其遺墨，多為其在革命事業中所書之詞句，其內容多為對革命事業之熱愛，對敵人之心恨，以及對同志之鼓勵。其遺墨，不僅是革命事業之見證，更是烈士精神之體現。其遺墨，至今仍被保存完好，成為革命博物館之珍貴藏品。其遺墨，不僅是革命事業之見證，更是烈士精神之體現。其遺墨，至今仍被保存完好，成為革命博物館之珍貴藏品。

陳敬岳烈士遺墨

揮毫激墨後
 紅歌時事浩森
 歲賦夢之首漸
 莊非氣餒殲
 蒙而我得剎
 存業內名久此
 陳敬岳

景是表先聲 致賀者昨天說及去年余喜三
 元身轉封南洋話多通周歸國兩不相過若此况
 理之通你一行但軍情緊急不出三日大便知
 果此行成敗不可知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
 各明和無海祇在案行革命宗旨以生命為
 犧牲則例滿清建設中華民國事則漢族先
 明而後身均能供我念 急及快老余不道民一
 苦甘於死也日佳父之志幸毋忘之此別 謹誌
 龍步
 二月廿八日 李晚烈士手

李晚烈士遺墨

在收時時望 係一自北
 不列也公法新心誠前約 亦以此法既四州
 附而美之攻報頭有眉目能不散也各
 則得 如我者焉 如法款同物化先
 屬 青 滿 未 探 別 此 戰 事 的 世 管 押 人
 曰 老 益 同 清 王 欲 移 誠 信 此 竟 州 以 此 際
 雲 雲 四 自 山 一 帶 則 為 著 名 不 可 昨 夜 同
 列 令 以 未 降 欣 歷 無 極 且 勢 出 亦 不 死
 不 來 定 有 有 他 以 是 他 即 一 據 九 所
 法 之 子 不 為 徒 更 志 行 無 任 此 時 時 我
 世 事 今 日 為 此 最 後 一 舉 必 得 漢 元 克
 左 一 款 事 之 始 夫 敗 以 抵 境 先 克 備 知
 善 全 之 附 日 新 行 矣 不 及 相 候 惟 同 登
 於 滿 地 行 情
 大 寶 號 弟 黃 興 手
 二十日

黃興先生遺墨

趙先生百歲讚墨

新南蘭蕙正芳菲初

到鱸魚入饌肥最好流

光先三月如何拋却後江歸

老我化先人弟聲

趙伯先先生遺墨

伯先趙先生少穎異壯年尤有
拔萃之概以術國故治兵法及
於第治軍三學廣州暇時以酒
有娛人固莫知其能詩工書更
莫如其暗國革命也紀元前三年
於堂胡先生諸同志與直勉成
立中國革命同盟會南方支部
於香港甫定伯先即與倪炳章
先生未若等進行討定伯先
炳章共入粵領新軍發難於其先
先廣州破山師北伐後事敗悲
憤而逝眾咸傷之伯先久屬余
家日中臨池一禪十帝借連年
顛沛莫能存其篋字令拾夫兒
為視此如晤故人其英之生氣
活現行間借觀彌月不忍釋

喻培倫烈士墓表

將軍墓表
 將軍四川內江人也諱培倫字雲龍姓喻
 人恆語子虛烏有之屬也夫自古烈士
 之殉名尚矣自嬴政后數千百年而有培
 倫既履厥身不欲改易其親蓋壯獨死
 也即其意不注神鬼也余觀當世志士
 仁人未嘗不諱為孝子梯弟而培倫其尤

者也培倫有弟曰培燦世所
 者也培倫文采而培燦武兩人者蓋皆
 已嘗從事革命而共數于日本東京河口
 之役培燦戰敗走雲南廣西及南洋諸島
 間至於爭赴廣州則培倫止之曰我去女
 必留俱死無為徒絕老親欲於是相裹流
 涕而去培倫故擅具烈藥術冠於國人至
 粵乃伴為醫者以訪河劇品自隨窮兩日

衣裝彈百許起義時則借熊但鏡泰分儲
 身於陣擲之堪為兵無算致方酣敵彈洞
 培倫頭切指被執不屈臨刑大呼曰頭可
 斷學說不可絕遇害時辛文三月二十
 九日也年二十六也予培倫為人奇慧研
 精藥學輒思廢食寢嘗密製為銀藥小
 不謹一爆幾絕時血浴其軀然慮謀者
 登至遂去去久之更聞明安平準彈秘若

者傳震中天下多遵喻氏法而尤自於喜
 賦賦法言陳但察曹謀刺端方培倫校彈
 從不成乃轉圖偽攝政臣鉅彈兩鉅槍下
 事池發賊獸美人莫能盡識相驚為絕藝
 卒以是凶虜民國既建復元功追贈大將
 軍越一手培倫自蜀如粵立石而揚無堪
 為文鏡之故詔天下後世中華民國八年
 六月吉日但

温生才烈士紀念碑
古所謂游俠者其志
行固堪欽重然只慷
慨急人之難夫奚與
於國運若乎舍生命
除國賊以促成革命
大業方諸俠者之所
為侷乎遠矣温烈士
生才籍粵梅縣之丙
村少年降身儕隸役

尋習藝於南洋檳榔
嶼
先總理籌維革命所
至宣揚主義有志者
心焉嚮往烈士亦其
傳也民國紀元前一
年吾黨將大舉清吏
每為之梗粵水師提
督李準尤其著焉者
吾黨屢圖殲之彼輒

倖免烈士憾為伺隙
以期竟厥功者有日
矣是歲三月十日飛
機演於燕塘清吏群
焉注觀烈士乃懷手
槍俟於東門外茶肆
蓋是地清吏進城所
必由也薄暮驕從至
烈士拔槍前撲衛卒
辟易即向輿中連擊

三發詎斃者非李準
而為滿將軍乎琦烈
士乃向積厚坊從容
去巡警呼侶跡之遂
就擒清總督張鳴岐
鞠之輒侃侃陳革命
大義初非與滿吏有
私仇抑非為人所役
使信夫斯所以異於
嘖嘖流俗之游俠歟

烈士繫獄七日就義
於手戮乎琦處越二
旬而七十二烈士隨
之喋血殉國又五閱
月而武昌首義遐迹
風從民國於焉肇建
昔人於博浪一椎深
致惋歎烈士一舉即
成百世之功嗚呼可
以瞑目矣後死者追

維前烈低徊無已直
勉爰撰文泐石以詔
來世云

林直勉撰文

馮康侯篆額

黃麟書書石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史堅如烈士紀念碑

元非所語於
 殺身成仁者
 之烈也宋於
 全擊秦檜不
 中被獲檜自
 詔之全曰天

史於秦漢之
 際紀聳政可
 軻事其壯狀
 沒儒誤之或
 謂五步流血
 廉為知己者

劇宰制諸莫
 二官餘未廷
 敵平人謀存
 洽為與隸於
 是有史堅如
 吳孟休徐錫

下人皆恨虜
 而大與虜通
 故為天下人
 殺入凜然有
 民族之大義
 存焉滿人入

世轉茲速為
 苗禹人祖父
 以儒稱堅如
 獨好供性脆
 致又字藝龍
 皆沫報曰廉

麟溫生才陳
 敬岳相繼殉
 義死而堅如
 實為之倡堅
 如詳久釋其
 先藉漂陽穀

國事東渡入
興中會與今
大元帥孫公
密籌大計而
歸庚子鄭弼
長記陟惠州

九月五日堅
如埋藥轟廣
東巡撫署應
之世十一八
日遇捕不屈
死時年二十一

二道於曲
數一丈堅如
兄弟以深夜
自操作築好
發之借辟出
人堅如獨殺

朕反視羅香
曰急猶不肯
去於戲其走
汗回前史所
未聞其勇一
過於前鼎之

倫逸兵許社
既屋共和尚
成學人無或
忘史堅如者
民國元丰已
建堅如祠壇

於重郊獲以
弟一公園為
撫署故址游
觀士女有感
遺事或味其
寔反錄石永

胡漢民撰
書

念用平昔諸
聞烈之聲云
中華民國十
三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

黃昌烈士紀念碑

輒欲得當以
執國及袁氏
稱帝天下鼎
沸尤悲憤不
自勝時眾議
既議長湯化

君諱昌廣東
香山縣人少
穎異好任俠
長隨父停域
多利奪痛祖
國時政窳敗

五月復承瑤
廷旨渡美香
舉外債以增
兵禍國黨人
及陷眾之深
識者紛馳書

龍實為之謀
王烈士嘗耳
其事惜未得
聞以懲之後
袁氏覆亡湯
猶不悛七事

浪與并不得
九月某日湯
事蔽取道域
多利題國烈
本偵之圖扶
手槍洋于途

彈發湯應嚴
什不死宛轉
呼疑列本更
前起與首彈
兩發迺絕烈
本翔視既竟

白吾事畢矣
寧敢順首受
鞠為異族刀
筆吏辱遂引
槍自決倚眾
聞耗環集皆

相顧賦憐不
壯其烈烈士
年甫三十有
三耳鳴呼共
和聲造袁氏
以稟雄柄政

初未嘗霖所
願忌自若湯
者三數輩逢
惠詭隨國事
弓不虛問不
論谷猶有原

與述不曲為
之說者藉非
烈士一蜂則
愴雋相承正
義寧可復視
然觀其雍容

五步奮厲無
窮志決身獄
一瞑不視古
之義俠何以
加焉十二平
春大元帥孫

公愴念忠烈
遣使題骨廣
洲黨葬古第
筆岡左革命
紀念會舉烈
本事略以告

墓以風天下
後世
中華民國十
三年十二月
撰林

直勉書

李沛基先生紀念碑

民國紀元前
一車八月義
師舉於武昌
滿廷遣悍將
鳳山鎮粵吾
黨決乘間殺
之就廣州南
關倉前街設
肆置重彈二
配木機以爲
旋轉九月四
日鳳山驛焚

過肆前李公
沛基於肆後
拔稜發彈鳳
山斃烈焰中
輿泛死者七
十餘人遐邇

轟傳滿虜膽
庶吾粵旋宣
告獨立各省
聞風響應李
公尋以病卒
海內外同志

欽念弗衰越
二十有二載
市政府闢治
倉前街道爰
勒石紀其事
用表遺跡永

垂奕世
中華民國二
十二年三月
二十九日
劉紀文撰並
書

李 祺 初 烈 士 舊 墟 志

初君舊墟
於此吾友李

君死義亭葬地
也予以十一月
日別君旋戒

衰東謂孫逸僊
先生而君遽以
十四日死死而

稟葬此地越一
載有奇而後其
子伯駿等克歸

君骨於陽江東
山寺之側則於
斯地猶不能無

所志也乃銘之
貞石君諱其字
祺初自號介齡

以革命義號於
海外動其群歸
與於廣州攻督

署之役不死武
昌兵起君以其
子弟復陽江鎮

撫之當是時鄉
鎮多驚陽江晏
然民至死懷之

清室既遜去職
為農耕於南京
意以範國民屬

袁世凱迫去民
黨黃興戰敗於
南京君之不克

居復走後孫先
生集資召舊所
部圖去袁氏四

年立集於台山
將征攻陽江陽
江人將應之道

遭病昇以行從
者或挾炸彈而
墮彈發傷君越

二日竟死傷哉
君陽江裡田寮
村人死時年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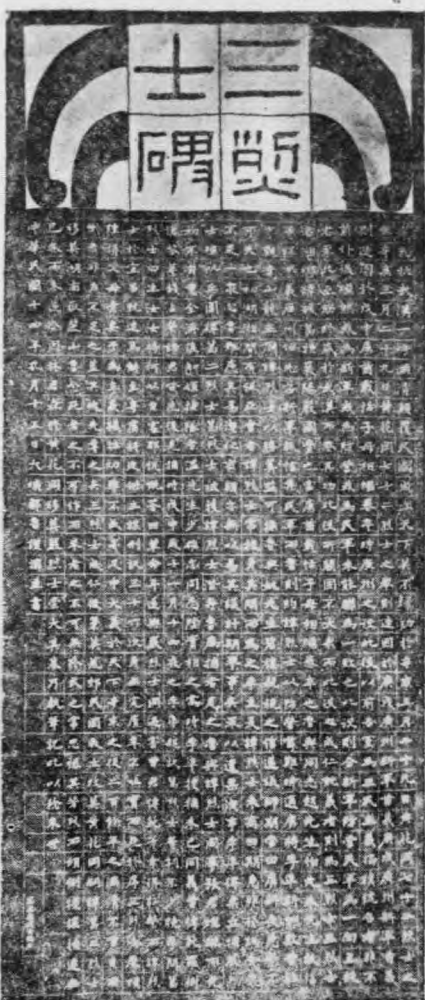
十三歲妻陳氏
子三伯駿仲駿
孟駿

民國六年四月
一日朱大符記

李正文甫烈士碑

日知上為... 中國... 之... 者... 下... 公... 丘... 祠... 既... 又... 屬... 文... 于... 漢... 民... 與... 公... 交... 數... 年... 且... 有... 中... 學... 民... 國... 十... 三... 年... 十... 月... 十... 日... 胡... 漢... 民... 撰... 胡... 毅... 書...

三烈士碑



革命債券

中華民國革命黨債券

第三種

拾圓

一 本債券發行償還均以日本幣為準
 一 本債券利息為照券面價格一倍
 一 本債券於新政府成立後三年內由財政部定期公告償還
 一 本債券於財政部公告償還後三年內得向革命債券整理局或原經手之籌餉局換取本息
 一 本債券得任意轉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革命黨總理 孫文

中華民國革命黨

中華革命黨本部總理 孫文

中華革命黨籌餉局會計

中華民國革命黨本部總理 孫文

中華民國革命黨籌餉局會計

券 債 命 革




革命債券



革命債券

中華民國革命軍政府
 財政部
 發行
 大元
 據
 單政府成立之後本利四倍償還並給
 以各項路權商業優先利權此據
 經手收銀人孫文
 大元民國二年三月廿三日發給

14119
 收據
 五圓
 孫文


廣
三
十
三
號
之
報
書
告
報
九
月
朔

民國二十一年
三月

洋如老先生

為地

漢文圖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

德棟，培臣，敏龍，澤如，源水，黃子，心持，螺生，秋露，赤霓，孝章，夢生，應章
先生暨芙蓉琪羅各位同志大鑒：

自起事至今，始能執筆，綜述報告，善後事繁，頭腦昏痛，未暇作詳細之書也。請將始末情狀，一一敘之，自去冬克伯展三人到底能與中山先生會議後，即提起籌款大舉之議，於是伯先先歸港願存前此支部之機關，一面爲擴張進行之計。十二月克由仰光出詣芙蓉瑤羅與諸同志熟商，知英屬籌款有着，即歸港就港部辦事。諸人草定章程，分科担任，設統籌部，統攬一切計劃，選舉克爲長。伯爲副長，次則有調度處，以運動新舊軍界，舉姚雨平爲長。有儲備課，以購器械，兼運送事，舉胡毅生爲長。有交通課，以交通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處，舉伯先爲長。有秘書課，掌文件，舉胡展堂爲長。有編輯課，草定制度，舉陳炯明爲長。（展未歸港時秘書亦由陳代理）有出納課，以司全部財政之出入，舉李海雲爲長。有庶務課，以司其他一切之雜務，舉洪承點爲長。有調查課

，以調查敵人之情形，舉羅煥揚爲長。其餘同志，各以其能力，分屬於各課，共同効力，此分科担任之情形也。

發動計策，原以軍界爲主要，從前運動祇在新軍，此次調度處之設，則並及巡防警察。但警察無戰鬥力，巡防營自正月舉辦清鄉以來，駐省不常，故仍倚新軍爲主。新軍有槍無彈，所有僅操時數餉之用。則必先有死士數百，發難於城內，破滿清在省之重要行政機關，占領其軍械，開城門，以延新軍，然後可爲完全占領省會之計，此亦在庇時與中山先生所共定者。初擬召集死士五百人，名曰選鋒。後以方面多而力量恐不足，則加爲八百餘人。一攻殺張鳴岐，克任之；二攻殺李準，伯任之；三占領督練公所，徐維揚任之；四防截旗溝界，並占領大北歸德兩城樓，毅生爛明二人分任之；五攻破巡警道中廣協署兼防大南門，梁起黃俠毅任之；六攻占飛來廟軍械局，兼破小北門，延入新軍，姚雨平任之。以上各率百人。李文甫任五十人入旗界，攻石馬槽軍械局；張六村任五十人占龍王廟高地；洪承丘任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炮營；羅則軍任十人，破壞電局。（以上選鋒之計劃），選鋒之外，加設放火委員，入旗界租屋九處，皆在其要地，預備臨

時放火，以擾其軍心，此發難計策之大略也。

以有八百人之選鋒，則最少要槍械六百，故預算儲備課之經費四萬餘元，爲購械及運送之費。調度處預算二萬餘；統籌部二萬餘；交通課五千；選鋒八百人召集屯衆種種之費，約人需三十元，故亦預算二萬餘。惠州預算費五千，合以總務課雜費及放火委員等費，其總預算必要費約十二萬餘。另預算預備費數萬。當克到琪維時，承熱心數同志担任，英屬南洋籌足五萬，因預算中山到美洲，至少有五萬元；而謝良牧於十二月入爪哇泗水，已報告籌得五萬。其後有兩平之友，再爲運動，飭彼中人必交兩平。而泗水來信，則担任六萬。又劉芝芬往荷屬自任能另籌一萬元，文島籌款員又報告可得二萬元以上。伯先回港，就港與曾伯謬商令兩平切實與之交涉，據其答應兄弟各出萬元。故大略定爲荷屬有六七萬之收入。（詎其後泗水於正月來五千，久久無信，至三月始又來五千，三月二十幾，始又來萬五千元，前後共計來二萬五千，芝芬交來出納課三千，合之古亮初，謝魯倩所交，荷屬總共不過三萬。（良牧回港，未交一文。曾伯謬兄弟始終一錢不出）二月間，英屬南洋連西貢暹羅之款，亦已及五萬，美洲則域多利致公堂變產，電到

三萬二千，溫哥華致公堂電到萬九千，滿得可埠電到一萬一千，金山一萬，檀香山二千，紐約二千餘，故英屬南洋與美洲，俱不失預算之數，（美洲且過之）獨荷屬款未符原擬，且遲到。弟等信海外愛國同志，其熱度無有高下，惟籌款員到荷屬者，實不統一，紛言運動，經手又不一人，所以與各處稍異，此經濟出入之大略也。（出納課組織嚴密，凡各處捐款，以交到出納課發回收據爲憑，其未交到者，即惟經手人是問，凡用款必統籌部長認可簽字，由出納課長支付，事後當使出納課將總收支簿呈寄南洋，以次轉美洲，昭信用於各埠，此係發難前弟等公決如此）

初擬於去年十二月，先殺李準，以去一大阻力。適馮憶藻目庇能回，伊力任其事，既教以裝配發擲炸彈之法，且爲之布置一切，而馮屢次推宕，延至正月。弟等以此事行之不宜於發難時期過近，乃與約限二月十五，馮則匿跡十餘日始出，自云墮水染病還鄉。及出再爲之謀，但忽言彈藥須人代裝，及派人往，則又言無須。其始於去年克等即問伊需否租店爲業，伊力言不必；到二月則又言必須覓舖，否則，僕僕爲勞。二月初旬重來香港，伯先怒其反復游移，毫無決心，面責之，伊若稍發憤者，則再請給費五十元

(以前屢支公款約數百元)使爲最後之經費，(蓋彈藥各事已爲布置此祇係居省城之旅費耳)馮揚長而去，隨行與約最遲不得過二十，以爲要其決心，且以經過許多時間，仍不能圖，則必不實也。馮去後未幾，而又還鄉，其在省未嘗到省機關，索取利器，以是貽誤。當時伊若不自負，則尙有他人担任，乃彼色厲而內荏，蹉跎誤事，此着關係不細。以彼之慷慨自承者，竟無其事，而溫生才則不謀於朋友衆人，一擊而殺孚琦，其志行真屬高卓。但孚琦死而我黨之障礙物尤在，且使彼驚駭而預防，真吾黨之不幸也。

軍事既以省城爲主力，同時着手於惠州，以惠州爲省之屏蔽，形勢所在，故曾秀自南洋歸，克等卽與商辦。惟察其人軍事上智識不周，決不足以當一面，因與伯先共任羅熾揚主其事。(因姚雨平方保之伯先亦素器重其人)，羅嘉應州人，曾爲新軍砲營排長，去年正月之事，犯險而出者，預算其經費需五千元，運動會黨，購槍彈爲補充。羅使同鄉陳甫仁入惠交通嚴德明，而身自帶銀數百往汕，謂將購械，前後共支四千餘元。自汕頭歸港，(其在汕又令港寄五百元爲械價言已定購須此數立付價也)僅携回六响數枝。(每枝最多不過值十餘元者)是時羅則軍會其光二君，因展之約，自南洋歸，展邀羅曾與

熾揚共事，熾揚不欲，謂二人有攬歸惠州人自辦之意，將來必且壞事。而羅則軍會其光則調查得熾揚挾妓浪費，及種種不名譽事，克等猶未敢信。然汕頭購械滙銀五百，而購小槍數枝，則已不能無疑。及二月下旬，熾揚見陳甫仁偕嚴德明出，則謂運動已成熟，須親入惠，求補加槍枝，遂給以駁壳一，八响一，七响曲尺九，切屬其設法運帶，（是晚支銀千五百元，連前後伊一人實支四千餘元，）遽行至澳，遽被搜去槍枝，同伴四人，陳甫仁嚴德明被捕，伊與謝姓幸免。伊歸港報告，則云同時失去現銀二千三百。閱二日，嚴德明自虜手逃出，則言當被搜時，既發見槍械，即將行李物件一一點明取去，其中並無銀兩，以此實熾揚，熾揚惟矢天日而已。德明被捕，熾揚見之。既捕一日，尙未起解，乃借入廁所潛逃得免，熾揚未之料也。及德明聞熾揚支過公款四千，則大驚奇，謂甫仁入惠，所用不過三百餘元，餘款安在，而熾揚嗣是亦匿迹不出，克等始爽然知人之不易。然熾揚不可恃，而惠州未可不顧，則以此專責嚴德明與鍾君任之，另外備款二千五百元爲用費，嚴鍾皆若操必得之券。願廿七日（是日克已入省展爲代理），鍾猶出求加款數百，謂可多得數百人云云。展以時期已迫，鍾猶來港，且得人亦復何用，叩其

槍械，則云已購定未到手，大約廿九或來不及，則縱火焚城亦是一策云云。及廿八晚，省再定廿九之期，展乃發密電與之，使三十發動，然至今尙無消息，（初一日，有嘉應州人黃醒民買寶然來，自云報告惠州已破，叩其說，則撫報紙之虛傳，語語荒唐，展立斥之），惠州之無效，實不得其人以辦事也。（曾秀初不愿與人共事，及失敗，舉以專任，則伊亦不敢承，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至原議三月十五爲發動期，顧不能不展緩者，一則美屬款未到齊，全荷屬萬五千元更到於二十以後。二則適遇溫生財事件發生，省會方戒嚴，欲俟其防弛。（旗界所租借放火之用屋，有數處被查詢，詎其後任事者竟率性遷避，）三則日本所購之械，其大數尙未到，（其中尙有一悞事之人，則由日本帶槍，係托日本留學同志，以行李分次携歸，港無入口稅，向不搜查，一日洪承點見金山上海船到，有上船搜查者，歸報克，因電日本，令來者注意。日本吳君，是時主任發付之事，因告知帶貨之湖南留學生周來蘇，並爲改搭頭等位，周以爲專令伊自己注意防衛也，舟過門司，已盡棄之大海，凡七响無烟七十五枝，金山卑飛箭之六响四十枝，碼子數千，船到香港，則並無搜檢者，許多利

器，盡付洪流，不知是何肺腸。而此部貨到於二月下旬，無此顛預之人，則早已接收得用矣。）然早知四月初有二標退伍之確消息，故時期亦祇能盡三月底，乃粵吏有溫生才事件後，防備日密，偵探四出，南洋則有報告，北京則有電報，風聲漸緊，然同志決不肯知難而退。

是時外省之選鋒到者十九，伯先所部悉江南安徽人，克則有川省同志數人，閩省同志數人，皆留學生之最有程度者。閩同志並招其鄉死士三十餘人來，南洋安南之同志來者悉願從克。既皆集居於港。初衆議恐選鋒臨時不及照應，故公定先期齊集於省城。至廿四五，伯先之人已半上，克所僭爲將領之同志，亦先上，餘人所部，亦陸續上。

至於器械，一則彈子已由頭髮密運到達，槍則僅運到七十餘枝。（係西貢到者，由周之貞郭漢園與展妹從他路運入，）以十幾上省，儲備課事，由克展代理。頭髮及他路輸運之策，原定於毅生。其担任頭髮者爲陳鏡波，於港設頭髮公司，（名爲公司，不過一小舖，月租十餘元，店夥即自己一人，不須修費，）省設公司二，其始凡運碼子三次，以小而續多，皆無失，乃願恃此路，毅亦因此而愈信鏡波。至廿四，日本之械已陸續

到，則續出頭髮裝運，同時王鶴鳴與杜君（俱星州同志，業機器者，）發明一法，用罐頭裝載，於廿六日始付寄，廿七西貢第二次械到，日本之械全到，則俱由頭髮裝運。連日風聲愈緊，港部恐省中無主，因共請克於廿五日入。克未入時，省中已欲定廿八舉事。

及克入省，爰定廿九，因電告港部，蓋預計西貢及日本之械至此日方能運到，接收分配也。詎廿七日張鳴政率淮調回巡防兩營，以三哨助守龍王廟高地。毅生即提議改緩時期，陳炯明和之，宋建侯亦懼不敵，贊其說。（宋君，伯先在省之代表也。）姚雨平則反對，惟姚亦要槍數在五百以上方允。此時槍枝接收者，不過七十餘，罐頭一幫，尙未取出，不敢作必得之數。原公議到期，必發槍械，或有意外，則不能照原數分配。今姚爲此要求，知必難辦到。克見各部如此，所謂改期，無異解散，克之痛心爲何如。故克即決心，願以一人一死拚李準，以謝海外之同胞，而令各部即速退散，免被搜捕之禍。當與宋建侯洪承點商量，先將伯先所部，全數返港，餘亦陸續出退，一面保存已到之槍枝，留爲後起者之用。後林時爽君喻紀雲君到克處云，不但不能緩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以巡警局四五日已有搜索戶口之札，且夕必發也。（河南一巡官係四川同志，

報告於喻者，)克以兩兄之決心，則欲集三四十人，以擊督署。議已決，毅聞之，仍不謂然，復說林使遣林部十人歸。

是日陳炯明姚雨平偕至報告云，李準調來三營，由順德返者，內皆同志，現泊天字碼頭。即可乘此機會，姚陳遂往與其人商定，不久即回復，言其人已決心，當即密電滬，仍定期廿九。克意此三營，若能反正，不患餘營不降。既有新軍之大力從外而入，又巡警教練所有學生二百人，皆決心相助，事當可成，即定計劃，陳任八十人攻巡警教練所，姚任破小北門飛來廟，並迎巡防營與新軍，毅生以二十人守大南門，克自攻督署，定約二十九午後五點半鐘。是早早船，克部閩省同志，及海防同志，俱上省，俱入克處。伯先所部，亦有數人上省，但俱未到其代表宋君之機關，致宋無一人，不能獨當一面。(伯先所部，亦有領盛裝上省而即他逃者，謂不滿意于軍令之忽退忽進，於是歎李文甫羅則軍爲難也。)

克即召集餘人，以攻督署。由小東營出，槍殺巡警於道。疾行前猛擊衛隊，殺其管帶。破入督署，守者皆逃。並有一二衛隊被迫署內不得出，棄槍降，求爲引導。於

是直入內進，克與林時爽朱執信李文楷嚴驥君等，親行遍搜，無一要人。克欲搜覓放火之材料，如文件書籍之類，亦不可得。乃置火種於床上而後出。（及克出大南門河南火始大），觀其情形，有似二三日前走去者，（報紙云，藩臬適在開會，皆虛捏之詞，以內外無輜儀仗，及一切物也，）知發動之期，知督署之必攻，此中當另有最密切之偵探報告，否則不能如是之靈活。（廿六七，毅生已疑陳鏡波爲偵探，後益知其確，然再定期廿九，臨時克親攻督署，此等事陳尙不足以知之。兩平逢人運動，信巡防營爲可恃，此必又爲人賣，而使滿吏知吾軍一切內容。）

初攻入督署時，僅死三人，既出督署，則林時爽（福建人）於東轅門招撫李準之先鋒，蓋是時李準衛隊已至，與張鳴岐衛隊合，（以伯先所部嘗言先鋒隊已交通多人也）突然腦中槍死。克中傷右手，斷兩指。他同志亦多死於衛隊門首者。時分兵三路，克與十人欲出大南門，與巡防營接。徐維揚以花縣四十人，欲出小北門與新軍接。餘以閩同志及海防南洋同志欲進攻督練公所。方聲洞（福建人）先與克俱與巡防營遇於雙門底，見其并無相應之號，且舉槍相向，乃急發手槍立斃其哨弁，敵來愈衆，戰死。喻紀雲（四川人）

，與七十人攻督練公所，途遇防勇，繞路攻龍王廟，六人當先拋擲炸彈，防勇爲之披靡，後失手遇害。李文甫（廣東人），先攻督署時，非常猛烈，既出，傷其足，後爲虜獲。從容談笑以死。其餘殉國而死者，粵同志則羅則軍，李子奎，李羣，周華，王鶴鳴，杜君，李文楷，馮昌，羅坤；四川則有饒國樑，秦炳；福建則有林覺民，陳可鈞，陳與新，（林陳數君嘗學習法律，皆編緝課課員也，）劉六湖，劉元棟，陳更新，吳任之，馮郁莊，林伊民，郭炎利，郭增興，郭細官，郭天財，翁長祥，陳考文，陳大發，林茂增，王文達，林七妹，曾顯，劉文藩，虞金鼎，周圍生，吳順利，吳炎妹，尙有不知姓名者一人；徐維揚之部下，花縣之衆，死二十人，被捉在監者六人，負傷生還者十六人。克既負傷，偕方聲洞等在雙門底遇防營，猶豫未肯先發槍，既審敵槍肆擊，回顧部下不見一人，乃以肩撞破一小店門入，而後掩之，從內發槍，轟中七八人，敵却，且不知克所在，亦停槍聲，久之，聞其傳呼，須急往保護提署，乃相率去，克遂易服出大南門，入河南女同志家，初二始返港。朱執信兄攻督署時，奮勇爭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在二門，爲後列誤傷肩際，乃偕克攻出大南門，遇敵相失，幸遇其門生家人，易服走出。

何克夫負傷力戰，出大南門後，就至戚家易服，至初三日出。四川熊克武，福建王以通，嚴驥，皆負傷而出。鄭坤負傷走大南門一小店，爲所逐，且呼賊，坤憤殺之；劉梅卿輾轉戰於小北一帶，衆既散亡，闖入人家，亦殺人奪衣而出，此二人事由自衛，情尙可原。鄭坤甚戀，然甚勇。劉梅卿則每戰必先，臨機敏捷，向爲戰將。周之貞揚十兩人，戰後亦幸走免。克同攻督署者百三十人左右，內有徐維揚四十餘人，劉古香十四人，徐劉部稍弱。餘則以朱執信李文甫陳與新之溫文，而敢先當敵，無絲毫之怯懦，蓋義理之勇爲之也。林時爽本同與陳與新林覺民在日本籌得經濟，將歸閩起事，既來港，則同致死於粵；閩省同志，多在東畢業專門學校者，年少俊才，傷心俱盡。喻紀雲學藥學畢業能製炸彈炸藥；精衛北京事件，喻實同謀，炸彈發現，喻再往日本合藥；而精衛黃理君被捕，此次舉事，喻最先決心，蓋已置死生於度外。羅則軍本有十人担任毀電局，至廿七令其退返，李文甫有五十人欲攻石馬槽，亦於是日受令退返；而二人再知定期廿九之說，隻身赴難，殉義而死，俱爲難能。王鶴鳴，杜某某，李文楷，事事勤慎，不辭苦瘁，倉猝戰死，可惜可哀。戰之翌日，海防同志數人，入米店，據米爲壘，拋擲炸彈，

營勇不敢近。張鳴岐下令焚燒，惟羅穩走出。伯先在省之代表宋建侯君，亦輕裘緩帶之士，既已遣散其部下，仍與數人合克隊攻督署，後不知如何被捕，各報登有宋玉琳口供，慷慨仁明，如見其生平矣。龐雄爲高州吳川人，素運動廣州灣方面：此次亦遇害。石經武留守建侯所住機關被捉，亦從容就義。其餘江皖湘粵之士，雖未與戰，而陷在城內，以無辯被害者不少。

此次以經營過久，人先械到，日露風聲，（此着乃事勢使然，因豫料購械之地多不如願也，而周來蘇之棄槍大海，要重購重運，亦貽害不淺，）且知人不明，內藏偵探，使敵爲備。至溫生才之事件，新軍之退伍，皆屬意外障礙。如使各任事之人，俱能盡其任務，則虜雖密防，而其戰鬥力如彼，祇百餘人橫直衝突，虜幾無如何。克卽晚出大南門，徐維揚到小北門，俱無守備者。當時若巡防營從南入，新軍從北入，必無抵禦。張李爲空衛空城之計，若軍界有變，卽不啻自貽伊戚。而孰知一皆虛僞，平日專任調度處之人，匿不敢出，僞言其衆有槍無彈，（是時姚雨平所部全在省，並未退去他處。初雨平言殺生不肯發彈，克亦姑信其言。後查知伊已由女同志忠漢手收彈三千餘，且是日雨

平到某某書院收取槍彈。二三其說，後亦不自取而去。惟有彈三千，儘足以起。又伊另支公款三千五百元，爲自購槍彈之用，此項又安在。以平日慣爲運動至確信爲即可反正之軍隊，一與觸接，又復何難。倪映典隻身入軍，而三千人皆反，人之賢不肖相去遠矣。是日再三言巡防營必反必應，克等因之再定廿九之期，詎伊臨時並不一往應接，（防營與我黨相遇亦隨處敵視，）非詐僞欺人，卽忍心作壁上觀耳，此姚兩平悞事之罪也。毅生本任百人，連東莞五十人，爲百五十人，廿七因有改期之說，乃盡遣返。廿八晚，由執信兄馳往順德，廿九午後歸云，有十人至蓮塘街，比往視，則克部李群之人，克知其衆不能復來，乃聽其擇陳炯明二十人守大南門。距其日三時，陳炯明馳至某某書院告毅生，謂又改期三十。（此說係港部廿八晚發電求緩者，因廿八晚十時港始接省再定廿九之密電，以早船不克全部來，乃分早晚發，（早船少晚船五隻也，）而同時發電求緩。然克等在省，議已決定。炯明初以爲言，卽拒之，再使其友馬君來，則克衆已裝好身將備戰。不知炯明何所據而謬謂克已允改期之妄傳，讓還守大南門之職務與毅生，謂與炯明之衆言語不通，（炯明部下多爲海陸豐人，）而身自出大南門會順德派來之人，後遂不

及入城。毅生既有任務，初豈不知爛明之衆，爲海陸豐人，何至臨時方始悟及，輕將守大南門之任，並還於爛明，其悞事一。爲其任守大南門，故克聽其多分駁亮槍，否則克部戰鬥力增，傷或少，其悞事二。爛明本不知兵，然既承指揮之任不辭，乃硬造爲克已允改三十之說，自悞悞人，殊不可解。先担任攻巡警教練所，因毅生讓還其部二十人，則云如此，並以全衆守大南門，不攻督練公所，既已非矣；後則並大南門而不守，徘徊於城外，此皆爛明周章悞事之處也。至廿六日克已當衆公定廿九爲期，倘始終不改，不撤退各部之衆，而且陸續仍進，則在省多三四百人，虜不足懼；即敗，或能盡衝出；而毅生爛明等則僅以風聲之透露，以爲事必不成；（以事勢論，防營新軍不能反正，雖有黨人數百，恐亦難於占領廣東，如毅所料，然究竟有進無退，方爲我輩之決心。）懼頭髮公司之有偵探，則不敢往取子彈；見巡警之屬目，與防勇之加增，則憂其難圖。殊不知張李二賊，方設網羅，在我輩之盡數投入，倘爲盡數之拚命，未必果全燼也。當廿八晚，港部接省電，仍定廿九日之期，其時在港者餘三百人，翌日早船只有一隻，以當時謠言已重，恐一船數百無辯之人，不得登岸，故分半上省。而大半入夜搭船上，同時

發電請省緩一夜，展與伯先俱以嫌疑重，而識面者多，故俱搭夜船上，至則廿九晚之事已敗，城門已閉不得入，乃相率歸港，共議暫將外省外鄉之人，先分別遣散。一面派人上省分別計招呼，其負傷者延醫給費治之。戰死之士，則撫恤其家，其在內地之軍器，則設法保全之。巡防營實不足信，新軍與警練之人，則因臨時無人接洽，不得責以不來，幸事後尙無大牽涉，可留爲後圖。

至於此次辦事，由開辦至發難之日，共用款十七萬餘，溢出原來預算四萬餘。統籌部溢出一萬餘，儲備課溢出二萬餘，選錄課溢出一萬餘。統籌部之溢出，因經營既久，費自稍多。且內含有電報費三千餘：又去年各科未成立之時，一切費用俱屬於統籌部故也。儲備課之溢出，則原擬購槍六百餘，價三萬八千餘，加入運送費四千，炸彈費一千，及他種軍用品費，定預算爲四萬五千餘：後因選錄加多人數三百，於是另發款，由該主任自購槍械。即如下開姚，張，鄭，莫，黃所支購槍費，又爲新軍補充子彈增購炸藥，在日本購槍六百二十八枝，連子彈及運送費（四千餘元）用銀三萬五千餘。由西貢購槍一百六十餘枝，用銀一萬二千九百餘。（此兩處所以加購槍械浮於原額者，以周來蘇葉

槍於海，凡失去七兩七十五，大六兩四十也，）在港購得三十餘枝，用銀三千七百元；
三共銀五萬一千餘，加入各主任人購槍費七千三百餘，打刀費七百二十，省港運費秘密
保存費軍用品費共三千餘元，總共銀六萬五千九百餘元，現尙欠日本槍債一千元。
（日本銀）此外如惠州一方面，已被羅熾揚先用去預算之款，而其後再給費嚴德明謀之
，此處去款二千五百。交通課本算五千，伯兄所任爲交通委員鄭贊臣者既盡所指定三千
之款，更攬伯選錄款千數百元用之，尤以爲未足。三月初，儲備課使林直勉往滬購械
，餘款二千，鄭竟僞造電報將該款騙去，（人固不易知，知人不明，弟等當共負其責也
，）其餘尙有各項瑣碎之費，爲當初預算所未及者，此超過原來預算之情形也。

此次以黨之全力舉事，中外周知。而事機貽誤，不能有成。省會既失，（樂從墟未
幾卽退）各處都不能發。雖虜以黨人之敢死勇戰，至今尤草木皆兵，費如許力量，得此
結果，豈初念所能及耶。又况殉我仁勇俱備之同志之多耶。謀之不臧，負黨負友，弟等
之罪，實無可辭。惟此心益傷益憤，一息尙存，此仇必復，斷不使張李等賊，安枕而臥
也。此數日內痛悼戰死之良友，哀方未艾，而忽又有一大傷心之事，則伯先兄患腸病，

加以鬱鬱，初不肯調理，至劇痛時，延西醫再三診視，乃知爲盲腸發炎。展克卽催其入醫院割治，既又數日，始行割治，則腸已灌膿，割處亦竟不知痛而流黑水，飲食俱不能進，且嘔且噎，至十九日竟長逝矣。哀哉痛哉！以伯兄平日之豪雄，不獲殺國仇而死，乃死於無常之劇病，可謂死非其所。彼蒼無良，殲我志士不已，又奪我一大將，想公等聞之，亦將悲慨不置，若弟等則更無可言矣。書至此，不能復記，惟公等鑒之，卽頌義安，弟黃與展堂頓首。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跋 (一)

三月廿九之役，不旋踵而事多湮沒，其故由於圍攻督署及分任各方之破壞者，事有專屬，人自爲戰，經過之情況，不易吻合；次則有某部爲虜捕獲，無遺留者。如初入督署時，不移時，督署西之射圃，卽着火，事後問縱火者何人，舉莫之知，是縱火者全部被害，以致事蹟悉泯；又次則敗逃後，各自藏匿，不能悉集之，使詳道其經歷，事之不完，理有然也。至此篇所載，皆克強展堂二公所親歷，并述其致敗之由者，以視裨史報

章所記爲翔實矣。自庚戌新軍倡義，虜已震聳，踰年而有是役，虜益兇懼。因其兇也，而武昌軍起，民國以立。謂非是役有以啓之，甯可得耶？在當時以百十荏弱之士，剖巢探穴，以與虎狼相鬥，生死甯所計及？而諸烈士之意志，以爲前此之挫折，適足使吾人望目振厲。吾人以爲同志之義死不足憂，而憂已之不能繼起；敗軀不足爲恥，而耻敗後之不得復興。故前仆後繼，無或後者。用能光復舊業，其堅貞義烈，庸可及乎！

澤公於此役肩任籌餉，事後黃胡二公，以此書報之。閱十六年，而以此付梓，以餉後進，而囑應芬跋之。民國十五年九月三日古應芬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跋（二）

鄧公澤如出中國革命同盟會南方支部軍事統籌部『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屬題，余展誦之，不禁慨然。旋憶胡公展堂之言曰：『……廣州三月廿九之役，死者七十二人……殉義之日，知與不知，皆爲垂涕……傾覆滿洲二百六十年一姓之政府，改造中國四千餘年專制之政治，實是役爲民流血犧牲者之代價……』是七十二士死事之忠

烈，豈惟當世之人受其感動，卽萬世後亦當爲其精誠所感而莫或已也。是書敘述斯役始末甚詳，當時同志籌劃之苦心，輸將之盡力，與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之悲壯，活現楮墨中。亦足感召萬世而莫或已焉。

余於舉事前兩旬往滬購械南旋，原擬偕李祺勗（介齡）助李文甫攻旗下街一帶；李海雲原擬助胡展堂等襲江防艦隊；後以籌備未竣，轉而偕行。於廿八早乘港船出發，午後二時許，到省會始平書院，見胡毅生，陳炯明先後至，皆云『改期起事。』乃與介齡海雲寄居長堤逆旅，越晨候在港同志畢至乃復集合，不想是晚以倉卒舉事而敗，動作差池，遂不獲與七十二士同殺賊而死，迄今時愧無以對死友，然李介齡卒於民國四年殉義矣。『既傷逝者還自念，』益自悲也。

澤如與余常歎息吾黨同志自推倒滿廷後，無形中日漸腐化，日漸惡化，能保全其忠勇奮發之氣概者，不可多情。袁世凱能使吾黨解體，鮑羅廷能使吾黨分化，蔣中正能竊據吾黨中樞，弄權禍國，苟非同志等腐化惡化，袁鮑夫何蔣輩能爲。彼袁鮑蔣輩之各能肆所欲爲者，足証吾同志之已趨腐化已趨惡化，無可諱言矣。撫今思昔，悽惋如何。

彼日本帝國主義者窺吾黨之崩潰，吾同志之寇敗，遂敢肆無顧忌，大舉來侵。去年九月十八日佔我東三省，三月四日卒佔我淞滬。而蔣中正久握最高軍權，平日只勇於內爭，而今外患緊迫，反坐視不一援手。孫哲生故曰：彼所謂抵抗計劃，不過欺騙民衆。國破家亡，而彼等獨全無心肝若是。國人今後對誤國者須加以清楚之認識。蔣既自負爲革命軍人，而竟畏敵誤國至此，無怪日本帝國主義者視如無物也。

然而吾黨同志，豈竟無人焉，本諸先烈大無畏之精神，爲民族爭生存，爲國家保人格者，我第十九路軍等在淞滬戰線抗敵月餘，雖彈盡援絕，固屹然與敵相持于崑山太倉間，不屈不撓，義無反顧也。若同志大多數能如彼之忠勇奮發，視死如歸，則蔣雖畏敵誤國，亦終有挽救之一日。我同志既念七十二士之忠勇，復念第十九路軍將士之悲壯，能不蹶然興起乎。

跋竟，澤如見而歎曰：「民國十五年時，其匪作祟，其勢彌熾，吾黨之最高機關，爲其竊據，吾黨之根據地，遭其蹂躪，吾黨同志，遭其殘害，禍患之深，不知何所底止。余甚憂傷，日圖消弭禍患，以救黨國之厄。惜厥效未著，昕夕焦思，於『清黨運動』外

，亟集吾黨革命救國之史料，輯而成篇，以激勵同志，而史料中之足以激勵後人者，厥爲三月廿九之役的記載。『廣州三月廿九之役』，諸同志以死勤事，足爲人模楷。此報告書裝治既竟，而爾仍羈黑獄，蔣中正受鮑羅廷囑使，欲使爾瘼斃獄中，當時冀爾題一言於卷末，詎可得哉。今於七十二烈士殉國廿一週紀念之日，爾所感較深，故所言較切。世之覽者，其亦有同感與。』並書其言於此。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廿九日林直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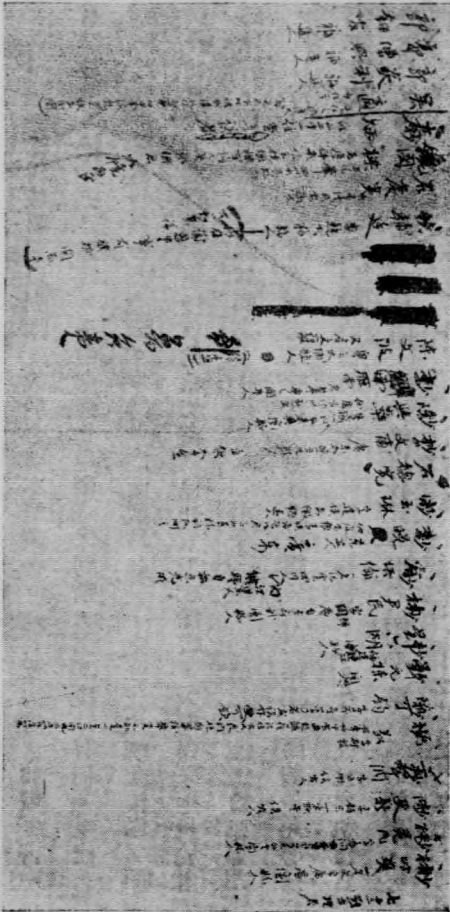
附胡漢民先生致鄒魯先生書

海濱吾兄惠鑒，前日見報載有吳稚暉先生函，詢黃花崗烈士姓名，以是役報告書校勘碑文，用心愼密，疑兄等審查未及取檢報告書。弟知兄與執信兄諸人開審查會時，必經考檢及此，惟是役之報告書，何以有不能翔實之故，則外間或多未明，弟爲作書之一人，不能不以當日情形爲一般同志告，以釋來者之惑。一，當時選錄之組織，以求秘密故，惟各部之首領負責，不使他一部人知其姓名，卽統籌其事如克強先生伯先先生，亦僅知其中素有有名之同志，而不及遍知一切。二，則克強先生由廣

州出險，到港數日即來弟處，以受傷斷指，乃口授弟作書。是役弟與伯先俱以三月二十九曉方搭夜船上省，未與戰事，故先後情形，當然以克強先生之意爲準。克強先生爾時憤激感傷之餘，又在省港戒嚴邏騎四出之際，其所得消息，大都間接之報也，或即就報紙所載而加以判斷，故於事實不能盡合。（其重要者，如報告書中指揭兩平毅生，競存三八罪狀，全由克強先生爾時之判斷，而其後却有種種反證，足以證明三人行事不如報告書所云。）乃未幾而武昌起義，克強先生既赴漢陽，而弟等又各爲實際上之行動，更無就此報告書爲追加更正之餘暇，（克強先生對於兩平雖已諒解，而未嘗更爲海外同志重提舊事。）由今追憶，則疏忽之過，弟亦當分任之，蓋居常以爲必有編輯革命史之一日，則訂訛正謬，不患無期。而對於此等將爲重要革命史料之文件，不能隨時修改，聽其流傳，其咎實大。今幸經兄與執信當日檢查，而又幸有稚暉先生之詰問，適予弟以發言辨正之機會，弟故不敢緘默，亦如信上所云，雖克強復生亦必無異言也。（兄復吳先生書時，可抄附弟書）專此，即頌

近安

弟 漢 民



(一) 記附及稿原名烈士烈二十七崗花黃查審

（此處為黃查審原稿之影印，文字模糊，難以辨認。根據上下文及標題，應為黃查審烈士之生平事蹟或相關文獻。）

(三) 附記及稿原名姓士烈二十七崗花黃查審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

(四) 記附及稿原名姓士烈二十七圖花黃查審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

敬啟者：先夫黃查，字子衡，廣東番禺縣人，生於清光緒十一年（即一八八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自幼志氣不凡，好學不倦。年長後，入學於縣，成績優異。後入省城，入學於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留校任教。

先生性剛直，不畏權勢。在任職期間，曾多次向校方提出改革建議，均被採納。先生之為人，深受師生之愛戴。先生之逝世，實為教育界之重大損失。

先生之遺孀黃氏，現居廣東省城。先生之子女，均在各機關或學校任職。先生之遺產，業已清理完竣。

先生之靈柩，現已運回故里，擇於農曆正月二十七日（即公曆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在番禺縣城內某處舉行安葬儀式。屆時，懇請親友蒞臨弔唁。

此啟

黃查遺孀黃氏 泣血

黃查之子 黃某某 泣血

黃查之孫 黃某某 泣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五) 記附及稿原名姓士烈二十七崗花黃查審

附 審查七十二烈士姓名經過附記

鄒魯

右爲黃花岡烈士姓名表原稿五張，係民國九年彙集各處所得表件編列後，附以意見，寄交廣州黃花岡烈士審查會第一次會議者，凡塗抹點圈悉皆依舊，第一列林時爽至秦炳共二十一位，余按爲常無誤者。當時第一次審查者得十八位，而陳文褒一位，則將稿寄返港後，魯簽鄒魯負責四字，所遺者爲石德寬石慶寬二名，無人證明，故第一次書諸墓碑者，此二十一位中得十九位。第二列吳適至吳炎妹共十七位，魯按爲統見克強報告書中，當可據，亦須詢問中舊同志與是役之人，方得確定者，而審查會中審定不確，故概未書諸墓碑。是節爲吳稚暉先生詢問黃花岡烈士姓名函中列其姓名在己庚兩項，認爲發生問題之十六人，因十七人中除去吳適（即吳在之）未死，則爲十六人，十六人中吳先生分

男女別爲已庚二項也。吳先生認爲發生問題者，係十六人之姓名，見於黃克強胡展堂兩先生之報告，黃胡係是役統籌之人，報告至可據，此而未書諸墓碑，疑爲參定碑文時胡先生失已失去其報告，實則魯處雖無報告原本，抄本則有二，當時與朱執信先生列表發問，徵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事實時，實根據此本而爲排列。卽魯列七十二烈士姓名表付審查會，亦按明姓名，統見克強報告書中，是參攷碑文時，非失去黃胡兩先生之報告，實黃胡兩先生之報告有未實耳。報告書中之未實，其至明者，則吳任之云已就義，實則尙存，花縣死義十八人，報告書中謂爲二十四人，是也。而所以致此未實者，則當時報告在忙亂之中，傳言清吏日殺黨人，報紙復日載其事，宣佈其姓名，而最足令人注意者，則死義會載有女同志，當時以爲胡七姑，（胡先生之妹）實則胡七姑無恙，而黃胡報告並言明閩女士林七妹吳炎妹，當時閩女同志有方君瑛會醒二先生，會詢之，並無是人。另有烈士一人，則男人而女名者，郭繼枚是已。蓋南洋人皆呼之爲繼妹，實則是役並無女烈士在內，至報告書中雖未言其姓名，而其人確死於是役者，亦已一一證明。足見黃胡報告所列姓名，未盡死義之烈士，死義之烈士，不盡列於黃胡之報告。第三列陳與申至

陳汝環十二位，魯按爲另須多詢當時與事之人，確切證明，方能作實者。此十四姓名中，魯意至不敢信，故按語如此，審查結果悉皆不實。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列，黎開等七位，均案無可證，審查結果，亦承認不實。第八列李德山至林盛初六位，李烈士於元年已得恤款，自無誤，其餘五位則見於李烈士傳中，復與古香芹先生當時對魯言死義人數相符，故魯按爲最可注意，并請查元年恤案及詢廣西當時與是役之人，審查結果，則皆確實。第九列徐進貽至曹日全十八位，魯按爲徐維揚所開無誤者，審查結果，亦皆確實。第十列龐雄至陳春十四位，魯按爲何克夫所開，可無誤者，審查結果，除羅坤外則皆審定爲實。第十一列李羣一位注明，查李羣即李雁南，已在第一列表中，審定爲確。此第一次審定五十六烈士姓名之經過也。表中蓋有抄字硃章者，皆在會中決定，蓋章備抄正者，惟陳文褒一位，係魯補簽字，未有抄字硃章，原稿中姓名下之注明及列後之按語，其字體一致者，皆魯手稿，其字體不一致者，則當審查時各審查人簽注之字，其中簽注之多，以朱執信先生爲最，亦以其知之較詳也。（稿中簽注）（一）（此係新加以醒目者）內者皆朱先生簽注）至第一次審查原稿，雖由魯提出，審查後由魯編定及保存，但當時

魯因主張粵人治粵，反對廣西盜系盤據廣東，不能安於省城，正在港居，未能與會。會議情形，不克目擊，至為抱歉。然此原稿猶存，則當時審查之真相，可一目瞭然。至十一年春，續開審查會，審查得十六位，補勸於碑，當時原稿亦由魯手起，魯復親自在場，不過審查後，原稿存林子超先生處。十一年六月，廣州變亂，林先生將原稿失去，無從再供衆覽，實憾事耳。但加此十六位，魯仍可配述者，則卓秋元，黃忠炳，陳清疇，羅乃琳，胡應昇，王燦登，林西惠，陳發炎，魏金龍九烈士，由吳任之先生提出。周憎，張學齡，林修明，三烈士，由姚雨平先生提出。石德寬，程良二烈士，由張樞仁提出，陳潮烈士，由陳炯明先生提出。吳姚張陳各位皆當時在事之人，所提自無不實，審查亦一致通過。其中石德寬、林修明二烈士，則曾提出於第一次審查，雖未得人證明其是，亦未經人反證其非，第二次審查，由姚張二先生證明，自無疑義加入。惟羅坤提出第一次審查時，原注籍貫南海人，朱執信先生簽注爲「二十九日出險後，於民國三年爲龍濟光所害」。呂天民先生簽注「梅縣人，民國元年會隨粵軍北伐至寧，」是第一次審查是認羅坤爲二，一爲南海，一爲梅縣，然皆不死於二十九日之役，而第二次審查乃行加入者，當

時仍由何克夫先生提出，（第一次羅烈士之提出亦由何先生）并證明朱呂二先生之簽注爲有誤，由衆確切證明，始加入者。何先生係當時在事要人，以之證明，自無不實，而對於朱呂二先生之簽注，亦有辨證，惜審查底稿及議事錄皆失去，莫能印供衆覽，而何先生復不在廣州，未能再爲詢明，祇能將當時經過情形記憶者陳述。然提出必有至切當之人，審查必力求慎審，此則可爲當時同人共信者。魯於十一年六月，廣州之變亂，失去歷年所積購之數千元圖書，而獨保此七十二烈士第一次審查原稿數紙，適吳稚暉先生擬問之發生，又在第一次審查未確諸姓名，子超先生屬檢出付石印以公諸世，俾知當時審查詳慎之一斑。用再附記經過實情，庶留心史料者得其真相焉。仍請吳先生及邦人君子有以教之，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

鄒魯

民國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興率同志舉義於廣州攻兩廣總督署不克死者駢羅得屍葬黃花園者僅七十有式人是年冬武漢揚靈滄社遂屋實此舉致之安可無以紀其詳先是總理孫中山先生以數舉義不成赴海外籌費圖再舉紀元前式年庚戌聞廣州舉義復敗乃自檀香山東返至南洋庇能約趙聲黃興胡漢民孫眉及南洋英屬各埠同志代表鄧澤如黃金慶吳世榮熊玉珊李世安李孝章等集四間街寓所秘密會議決再在廣州舉義仍以新軍爲主力巡防營及會黨可恃者並運用之擇同志五百人爲選鋒負發難領導之責組織統籌部總其事先襲占廣州軍事政治主要機關廣州底定后以黃興率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率一軍出江西趨南京議既定即席籌資得八千餘元總理及各同志復分赴海外籌資趙聲先還香港保存前新軍

舉義機關翌年正月各同志先後集香港遂舉黃興爲統籌部長趙聲副之部設八課曰調度掌運
動新舊軍人舉姚雨平主之曰交通掌江浙皖鄂湘桂滇閩各路交通趙聲主之曰儲備掌購運器
械胡毅主之曰編制掌章定規制陳炯明主之曰秘書掌一切文件胡漢民主之曰出納掌財政出
納李海雲主之曰調查掌伺察敵情羅熾揚主之曰庶務掌其他一切雜務洪承點主之并組織可
報爲特別宣傳機關專輸灌革命思潮于軍隊鄒魯任之統籌部設于香港跑馬地三十五號設分
機關多處鑒于歷次失敗皆以一部分機關被破牽連全局乃議定各課事不相問告由其主任人
負責組織既定各課任職人遂分投入廣州機關之設遍佈全城各機關多標公館名以女同志飾
眷屬掩人耳目每伴爲嫁娶以轉運軍械時新軍下級軍官均陸軍速成學校畢業生多歷年聯絡
之同志學兵營復多黨人散在各營任棚長蓋趙聲爲總統時力倡革命故新軍中革命思潮益蓬
勃雖庚戌舉義失敗倪映典戰死同志有離散者而大體終無變且訓練精而紀律嚴故擬用爲主
軍專設機關五處與之聯絡巡防營自紀元前四年清光緒母子死鄒魯約譚復舉義雖期屆事洩
譚復葛謙嚴國豐先後被殺曾傳範羅樹滄錢占榮黎萼先後繫獄姚碧樓以奔走積勞身故然當
時營中受運動者已十之七八清水師提督李準之心腹吳宗禹所統三營其哨官溫帶雄陳輔臣

范秀山范錦聲哨長羅傑等尤傾向革命初各同志以李準擁兵狡狠最爲舉義障礙於是役發難前先刺殺之以所任非人未能得常南洋同志溫生才聞而以此事自任不告於衆三月初十日在廣州諮議局前候有夾軍隊呵道而來者意爲李準突發手槍擊殺之譚觀乃清將軍孚琦也自是清軍膽寒防範益密李準乃由順德調吳宗禹三營回省駐靖海門河沿一帶船上黨人與之聯絡益便新軍及巡防警之運動均由姚雨平任之海軍則由李海雲負責襲取警察則注意巡警教練所以所內有學生三百人槍械完備而所長乃同志夏壽華也選鋒原定五百人以不足增至八百人三月十日開發難會議于統籌部議決十路進攻黃興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攻兩廣總督署趙聲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水師行臺徐維揚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陳炯明胡毅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人防截疏滿界及佔領歸德門大北門兩城樓黃俠毅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巡警道及廣州中協署兼守大南門姚雨平率所部百人佔領飛來廟小北門延燕塘新軍入城李文甫率五十人攻麻界石馬槽軍械局張壽村率五十人佔龍王廟高地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砲營羅仲霏率五十人破壞電信局別派放火委員入旗界賃屋九處以備臨時放火擾敵軍心計劃既定決以三月十五日爲發難期選鋒陸續先期集廣州旋以籌布不及改定二十八

日黃興於廿五日進廣州主持原設于香港擺花街之製造炸彈所亦移廣州甘家巷李應生李培
其莊六李晚女同志徐宗漢莊漢翹卓國興等主持之喻培倫方聲洞自日本歸加入製造羅鐳則
任購彈殼製成炸彈三百顆黃興先曾命東莞同志在鄉鍊白刃三百由黃俠毅運省其餘鎗械悉
購諸外國最初由日本購得槍百餘枝彈數千顆運送者周來蘇懼抵港受檢獲乃悉沉諸海失此
利器故舉事欲速不能也至三月二十四日日本之槍械始陸續運到而皆裝以白鉄罐若食物狀
未能即取出以前各地運到槍械僅七十餘枝預計日本安南寄運大宗槍械須二十七日後始到
尙須分配勢難如期發難而新軍第二標有四月初退伍之訊最遲之期不能出三月外黃興乃決
定再展緩一日是時黨人紛集益多風聲日急清吏戒備益嚴軍營搜查無間晝夜設在旗界備放
火之機關受迫遷出者四處並聞擬按戶搜索全城黃興乃於二十六日電香港示意準備晉省者
暫毋行然是夜仍進省者男女各同志之運械派械者即在此時爭先赴命若行所無事益激於爲
主義而革命之熱誠直不知有死生利害也二十七日清吏復調巡防二營回省以三哨助守龍王
廟各部主任人以敵既戒備有主張再改期者黃興以如此無異解散即決心以一人死拚李準以
謝海外同胞而令各部選鋒速退并保存槍械以爲後圖林文喻培倫亦以風聲既露非速發不啻

授敵以隙翌日陳炯明姚雨平報告顧德調回之巡防營中同志已決心反正黃興乃再電示香港同志仍定二十九日發難以選鋒既有退去原定計劃不得不變更於是決定黃興攻兩廣總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門佔飛來廟並延新軍及巡防營進城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胡毅以二十人守大南門約定是日下午五時半齊發至發難日香港同志以期迫不及悉進省請緩一日而部署已定實不能改陳炯明竟誤會以告胡毅謂改期三十日故二人均未準備出發姚雨平亦因故未發黃興先致絕命書於南洋同志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乃分給象牙印章黑鐵時鏢于選鋒令以白布纏臂着黑布樹膠鞋爲發難標誌吹螺角爲號選鋒分二處集合一在蓮塘街吳公館共三十餘人四川及華僑同志各半一在小東營共一百三十餘人爲福建廣東花縣華僑及他處同志分編爲二隊一攻督署衛隊林文主之一攻督署正門何克夫主之是日下午四時黃興集衆激昂陳詞衆益鼓舞林文何克夫劉梅卿○○四人競吹螺角一時嗚嗚聲震風起雲湧直撲而前途遇警察皆槍殺之疾行入督署見衛隊呼之歸順不悟殺其管帶金振邦攻入二門守門兵及大堂衛隊憑倚柱以狙擊杜鳳書黃鶴鳴徐廣滔徐進治徐禮明徐臨端死之黃興由大柱還後槍傷其一餘奔避被截擊棄槍降願爲引導乃直入內黃興林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分頭搜索渺無一人乃

以火種置於床架上而出至東轅門遇李準之先鋒隊林文嘗聞趙聲言李部有同志遂突前招撫高呼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復漢土言未畢彈中腦立仆劉元棟林尹民馮超一余東雄曾日全亦中彈死黃興傷右手斷二指猶能調度就所部分爲三路以徐維揚率花縣數十人出小北門擬與新軍接應以川閩及南洋同志往攻督練公所自率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何克夫李子奎羅坤等十餘人出大南門擬與巡防營接應行至雙門底遇防營見其無相當臂號且舉槍相向方聲洞乃發手槍斃其先行哨官一人防營環擊方死之黃興且戰且前回顧所部不見一人乃入洋貨店從內出兩槍左右射擊中七八人防營却退聞彼營中傳語往保護提署實則順德調回之三營約定接應發難者其先之一哨官爲溫帶雄雄殿後者陳輔臣均黨人之熱心者哨中黨人亦多而以未纏臂號至相殺傷蓋由各課不相問告所致惜哉是役陣亡知者尙有華金元卓秋元阮德三馬侶徐熠成徐日培徐茂燎徐培添陳潮江繼復魏金龍郭繼枚陳發炎陳清疇陳文棗李子奎李文楷李晚羅乃琳林西惠韋統鈴章統淮章樹模章榮初石德寬游壽秦炳周華林修朋張學齡勞培陳才陳福被執不屈死者喻培倫羅仲霍李文甫李德山徐滿凌徐佩旒徐廉輝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宋玉琳林覺民龐雄陳可鈞李雁南饒國樑饒輔庭陳更新程良陳興榮周

增羅坤黃忠炳韋雲卿劉六符王燦登胡應昇陳春林盛初徐國泰羅進羅幹羅聯羅遇坤受傷歸家死者徐容九在澳頭惠州被執解省遇害者有陳甫仁嚴確廷在樂從發難進至佛山戰死者有張朝諸烈士多一時英彥赴義之勇罕與倫比若羅仲霍李文甫已奉令率所部退散而復隻身赴難尤爲難能可貴諸烈士遺骸至四月初三日清吏始令善堂檢拾以次移於諮議局前多折臂破腦血肉模糊黨人潘達微奔謀地營葬得善堂贈岡地一片曰黃花岡初肆日潘乃督工移屍得七十二具作工百餘人絡繹于道竟日始畢壙分四積直列安葬嗟乎烈士爲三民主義而犧牲卽由烈士犧牲之精神傳播三民主義于民衆不數月而武漢一呼全國響應未及百日而民國告成其成功顯不偉哉民國七年方聲濤募修舊墓林森復募華僑資建紀功坊墓亭朱執信與魯徵集各烈士事實林森約當日未死同志在粵者爲之審查魯以茲役之事不可不令人詳也故記其始末並表烈士就義情形於碑陰其未列名七十二烈碑中知其確者亦補列於此以垂來世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鄒魯記並書

三月廿九一役死難烈士姓名籍貫及就義情形表

姓名	別號	籍貫	年歲	職業	如何就義	地點	就義時日
石德寬	景武	安徽壽縣	二十六	日本警監學校學生	守機關與敵搏戰而死		二十九
林覺民	意洞 抖飛	福建閩縣	二十五	日本慶應大學學生	攻督署受傷被執就義		
饒國傑	少峯	四川大足	二十三	四川陸軍速成畢業學生	攻督署後轉戰至大北門被執就義		
方聲洞	子明	福建侯官	二十六	日本千葉醫學學生	雙門底遇防營擊之被反擊而死	雙門底	二十九
宋玉琳	建侯 豫琳	安徽懷遠	三十二	軍官	攻督署後至華寧里與敵戰力盡被執就義		
林文	時爽 廣塵	福建侯官	二十五	日本大學學生	攻督署出時招撫防營被彈中腦	督署東 韓門	二十九
喻培倫	雲紀	四川內江	二十六	日本千葉醫學學生	與敵抗戰被執就義		

廣州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記

陳可鈞	龐雄	羅仲霍	陳與桑	李德山	陳文彥	林尹民	李文甫
少希 若吾	魁漢	則軍	瘴心	澤三		無靖 我庵	熾
侯福 官建	吳廣 川東	惠廣 州東	閩福 縣建	羅廣 城西	大廣 浦東	閩福 縣建	東廣 莞東
二十四	二十一	三十	二十四		三十餘	二十五	二十餘
日本正 則學校 學生		南洋教 員	日本早 稻學生	龍岸民 團管帶	南洋商 人	日本陸 軍士官 畢業生	香港中 國日報 總理
攻督署 後受傷 被執就 義	攻督署 後至四 月初一 被執就 義	攻督署 後被執 就義	攻督署 後彈中 目身受 創被執 就義	攻督署 轉戰至 次日高 陽里米 店後受 傷被執 就義	與清軍 搏戰死	攻督署 彈中胸 死	攻督署 傷足戰 至北較 場後被 執就義
						督署	
一四 月初	一四 月初				二十九	二十九	

劉六符	林修明	劉元棟	李雁南	馮超驥	程良	陳更新	饒輔廷
鋒宇	德昭	鍾萃	萃	敬郁莊		耿鑄三	競可權
連福建	廣東 焦嶺	福建 閩縣	廣東 開平	福建 侯官	安徽 懷遠	福建 侯官	廣東 嘉應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二	二十八	二十二	三十一
福建講武 堂學生	學校教員	南台消防 會會長	南洋華僑	南洋水師 學校學生	陸軍小學 畢業任軍 官	長門炮術 學校畢業	學校教員
義	攻督署戰死	死	攻督署在二門中彈三 十日在觀音山脚六十 四號機關被執就義	戰死	義	夕被執就義	就義
		攻督署出太陽穴中彈		攻督署出東轅門與敵	攻督署後轉戰至華甯 里與敵戰盡力被執就	攻督署後與敵抗三日	二十九日機關破被執
		督署東 轅門		督署東 轅門			
		二十九		二十九			八月初

廣州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記

李炳輝	李文楷	李晚	周增	郭繼枚	余棟雄	羅坤	陳潮
子奎	芬	晚發 晚君	能益				
廣東肇慶	廣東清遠	廣東雲浮	廣東嘉應	廣東增城	廣東南海	廣東南海	廣東海豐
二十餘	二十五	三十八	二十	十九	十八	二十八	二十餘
南洋教士	星州晨報 印刷工人	南洋華僑		南洋華僑	南洋華僑		業農
攻督署戰死	與清軍巷戰死	與清軍戰死	二十九日三眼井機關 部被破抗敵被執就義	攻督署後退至大南門 與敵戰死	攻督署出轅門陣亡	攻督署被執就義	清兵圍搜始平書院擲 彈擊敵已亦死之
督署				大南門	督署		始平書院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曾日全	徐禮明	徐臨端	徐廣滔	徐進煥	徐培添	杜鳳書	黃鶴鳴
				德熙			
廣東 花縣	廣東 花縣	廣東 花縣	廣東 花縣	廣東 花縣	廣東 花縣		廣東 南海
				三十四			
				業 農		南洋 機器 工人	南洋 機器 工人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 里米店戰死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署死
督署照 壁外	督署階 前	督署甬 道	督署二 堂	督署二 堂	高陽里 米店	督署大 堂	督署大 堂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廣州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記

徐廉輝	徐佩旒	徐茂燎	徐滿凌	徐容九	徐日培	徐熠成	江繼復
廣東花縣	廣東花縣	廣東花縣	廣東花縣	廣東花縣	廣東花縣	廣東花縣	廣東花縣
在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攻督署後轉戰二牌樓等處扶傷至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攻督署轉戰高陽里等處彈陣亡	攻督署轉戰高陽里等處被執就義	攻督署轉戰高陽里等處受重傷及家而歿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源盛米店拒敵陣亡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源盛米店拒敵陣亡	攻督署後轉戰至蓮塘街陣亡
		二牌樓 莘慶里		花縣家 中	高陽里 源盛米店	高陽里 源盛米店	蓮塘街
		二十九			三十日	三十日	二十九

胡應昇	卓秋元	黃燦登	黃忠炳	徐應安	徐昭良	徐保生	徐松根
			赤中				
連禮 江建	連福 江建	連福 江建	連福 江建	花廣 縣東	花廣 縣東	花廣 縣東	花廣 縣東
四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技 擊 家	業 農 技 擊 家				
義 攻 督 署 後 翌 晨 被 執 就	腦 攻 督 署 後 復 攻 軍 械 局 中 彈 陣 亡	義 攻 督 署 後 翌 晨 被 執 就	義 攻 督 署 後 翌 晨 被 執 就	在 高 塘 車 站 被 執 就 義	在 高 塘 車 站 被 執 就 義	在 高 塘 車 站 被 執 就 義	在 高 塘 車 站 被 執 就 義
	軍 械 局						
	二 十 九						

廣州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記

章樹模	章統淮	章統鈴	林西惠	羅乃琳	陳發炎	陳清疇	魏金龍
煥初	義廷	香泉		萬霖			
廣西 平南	廣西 平南	廣西 平南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二十七	三十二	三十一		
					業 農	技 擊 家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後巷戰死	攻督署後巷戰死	攻督署後巷戰死	攻督署後巷戰死	攻督署戰死
							督 署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游壽	勞培	馬侶	陳齡	周華	秦炳	林盛初	韋榮初
廣東南海	廣東開平	廣東番禺	廣東南海	廣東南海	四川廣安	廣西平南	廣西平南
		攻督署後轉戰至小石街陣亡	攻督署肩中彈四月初五六在觀音山脚工人館被執就義			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復與馬巡戰彈盡被執死	攻督署戰死
							二十九

嚴確廷	華金元	韋雲卿	羅進	羅幹	陳甫仁	徐國泰	張學齡
						晒西	
廣東 惠陽	江甯 江蘇	廣西 南甯	廣東 南海	廣東 南海	廣東 梅縣	江蘇 丕縣	廣東 興甯
						廿二	
商人	軍人	軍官	安南機器 工人	安南華僑		軍人	
在惠州被執遇害	攻督署後戰死	攻督署後轉戰被執遇 害	攻督署後被執就義	攻督署後被執就義	在澳頭被執解省遇害	攻督署後轉戰至雙門 底力戰被執就義	
					督署前		
三月 十日					三月 十日		

陳福	羅遇坤	張潮	阮德三	陳才	羅聯
	裕坤				
廣東南海	廣東南海	廣東順德	江蘇丹徒	廣東南海	廣東南海
		十八			
安南機器工人	安南機器工人	機器工人	軍人	安南華僑	軍人
攻督署後轉戰司後街陣亡	攻督署後被執就義	由樂從起義至佛山戰死	攻督署後戰死	攻督署後轉戰司後街陣亡	攻督署後轉戰被執就義
司後街				司後街	
	日四月八	日四月二			日四月八

民國紀元前廣州革命諸役年表

- 乙未年九月九日 孫中山先生舉義于廣州不克陸皓東邱四朱貴全死之程奎光瘐死獄中
- 庚子年九月六日 史堅如炸撫署死之
- 壬寅年十二月廿九日 李杞堂洪全福謀舉義于廣州事洩梁慕義死之
- 丁未年五月一日 劉恩復謀炸清提督李準未遂自炸傷
- 戊申年十一月十四日 譚復葛謙嚴國豐等謀舉義于廣州不克死之
- 庚戌年元月三日 新軍舉義于廣州不克倪映典等死之
- 辛亥年三月十日 溫生才誅滿將軍孚琦于東門外死之
- 辛亥年三月廿九日 革命黨人舉義于廣州不克殉難葬于黃花崗者七十有二人
- 辛亥年閏六月十九日 林冠慈陳敬岳同炸清提督李準死之
- 亥辛年九月四日 李沛基炸滿將軍鳳山于倉前街
- 辛亥年九月十九日 黨軍四起粵垣文武官盡逃廣州都督府正式成立全粵光復

先烈傳畧

喻培倫烈士傳

章太炎

民國之先，以氣矜懾清吏，獨行奇材相繼也。浙江則徐錫麟，於廣東則溫生財，在四川則喻培倫彭家珍。培倫兩發難，始入宛平，欲擊清攝政王載灃，不得，後與百餘人入廣州，擊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與七十二人俱死，功雖不成，然自武昌兵起，清吏所在奉頭駭駭者，其氣奪也。培倫者，字紀雲，內江人也，先世爲江西人，明時有官四川者，遂家內江。培倫性精敏，好技術，少時見時辰表，卽仿爲之。又嘗刻石，自署世界惡少年。聞塾師說史事，及國家興廢，種族代起狀，必動容質其所從來，師訶之乃已，其光復之志始萌矣。清光緒末，與弟培棟遊日本，入同盟會，初學警監，後入經緯學校，旋習工。培棟好尙與兄異，然皆銳身任國事，自責與攻河口，培倫兄弟從奔走雲南交趾間，後轉入南洋羣島，散資財無算。培倫素多病，欲致命遂志，而責培棟承家事，故所

爲皆竭力徑行事也。初培倫在日本，嘗習化學，又入千葉醫學，習藥科，由是能造爆藥，技甚精。時同志習射擊，多治銀藥者，培倫以試銀藥傷臂，求所以安全者，乃窮搜海外爆藥諸書，講於日本人藤澤氏，質衣物以供藥，藥成著書道其利病，爲同志法。故中土言爆藥者，本之培倫。清宣統初，與汪兆銘謀擊清直隸總督端方，不果，遂入宛平，與汪兆銘黃復生等謀擊載灃，造爆彈，重二十餘斤，夜匿橋下，俟明載灃車過，以電發之。未及期，橋多大吠，驚居人；起視，覺有物，培倫跳得去，而兆銘復生以故入獄。外人視其爆彈曰，幸不發，發則二十里中無噍類矣。培倫已脫，卽東行，更造藥，聞宛平不可入，遂以已藝食於香港。歲餘，黃興起廣州，以手槍數百挺潛渡，令培倫與吳珊主轉運，方到，培倫已挾彈至，謂培倫曰，吾分死，爾當嗣吾宗，麾之去。會溫生財擊殺廣東將軍孚琦，省會戒嚴，不可動。培倫曰等死，不如以身決之。或曰公一臂廢，何苦自送。培倫奮曰，諸公具四體，不如吾偏枯人也。衆大感動，遂與熊克武，但懋辛等，將百餘人攻督部，擲大彈，洞其壁，登陣放丸如雨下，當者碎糜，身創甚，賊羣至，被執，自承王光明，死與七十二人叢葬黃花岡。後五月武昌兵起，應者十三省，無銳

突師騎皆走矣。民國元年南京政府論元功，贈大將軍，而克武懋辛培棟亦以蜀軍立於四川。

贊曰，薄族光復，藉狙擊之威，餘烈訟於數歲。袁世凱已定江南，猶曰吾不畏南兵反攻，畏其樂取人命於顧眙間。由此觀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非虛言也。然非輕死生外功名者亦弗能爲。十年之間，南北更仆迭起，皆以戎卒相角，抑有由哉。

林文烈士傳

鄭烈

林文，字廣塵，號南散，初名時瓊，閩之侯官人，祖鴻年，字勿郵，以進士第一人及第，累官至雲南巡撫，以廉明稱。會太平天國初興，各省響應，勢張甚，滿廷命其出征，不肯奉命，奪官歸田。父景，字希村，名孝廉也。詩文風節冠一時。君生而岐嶷，及長，穎悟絕倫，性活淡，有大志，嘗以武侯靖節自况，鐫其印文云，進爲諸葛退淵明。爲人豪邁爽俠，得金輒揮盡，盡則敝衣惡食不厭，遇友極厚，有無共通，世其財者不責償，豐顯廣穎，目若明星，負殊力，黨中人呼爲林大將軍。能詩，音節悲壯，逼肖

少陵，書法出入顏柳間，後益超脫入神。家學淵源，不可企及也。幼失恃，有賢姊撫之良善。君留日時，姊萬里外寄書，惟諄諄以勵志勉學爲囑，不涉瑣屑。君每執書泣曰，吾若不幸，未竟其志以歿，負吾良姊矣。有妹學於滬，庚戌春，君以國事赴粵，道出滬上，妹聞之痛甚，手足相見，不發一言，但慟哭不已，天倫至性，視尋常爲獨摯。君年既冠，伉儷猶虛，人勸之娶，然君方立志救國，不暇及此也。年十五，隨父宦浙，入學堂，與靖菴相友善。父旋卒，年十九以姊命渡東留學，初入成城學校習普通學，旋進日本大學法科，悉心專攻國法學甚精，私法僅略一涉獵而已。治陽明學禪學，尤有所得，故其臨事從容不迫，鎮靜如山，人莫不服其有養焉。到東後，見國事日非，憤滿廷之無狀，欲捨身以拯危亡，遂與同志組織同盟會，極見重於孫中山先生。與黃興，張繼，汪東，汪精衛，胡漢民，倪映典，李文甫，趙聲諸人最契。其在鄉人同志間，德望尤著，推之爲長，共兄事之。有事，君一呼無不立應。民報既建，君駐社爲經理，增刊之天討，卽君署書也。居恆不喜爲文，然偶一作，必大可觀，嘗草一稿，載某報，章太炎亟贊其精，謂浩壯有司馬子長之風。比年以來，馳驅國事，曲歷艱虞，前此數役所建義旗，

多與其事，往返香港南洋者數矣。庚戌春，新軍事敗，返東，日本警吏，知君爲重要人物，伺察甚嚴而君了不當意。辛亥春，肺病經月，忽得黃趙書，言事大有可爲，請偕同志來。君喜甚，卽與鄉之同志者數十人西行。離東時病甫愈，銷瘦殊甚，而君不願安於暇逸也。抵港，語諸同志曰，前此舉義，死者多鄉氓，人僉謂吾輩怯，吾實恥之，今日願與諸君挾彈爲前驅，使若輩爲後勁。縱事無成，我弟兄同時共葬一邱，亦可無憾。若幸得廣州，則請分軍爲二，以克強伯先爲總司令，吾當率鄉人，隸克強麾下爲前鋒，長驅掃穴，以光復神州，報祖宗之仇，雪萬民之憤，我志旣畢，則當茅結西湖之畔，領略風光，優游詩酒，以爲大中華之國民可耳。心事拳拳，聞者感奮。遂以三月廿五夜入粵垣。願自溫生財狙擊後，謠言紛起，官場咸有戒心，預防極密。迨至三月廿九日形勢益惡。有主退者，有主改期者，君代表福建全部，與四川喻培倫雲紀力主戰，以爲不但不能改期，且須速發，方可制人。蓋巡警局搜索戶口之事，且夕且發也。克強素重二君，意遂決。其晚五時許，君左執號筒，右執小鎗，身懷炸彈，腰佩短劍，偕克強當先，麾同志數十人前進，由小東營發，槍聲巡警於道，至督署，直前營撲衝隊，虜衆大潰，有衛

隊數人棄槍降，藉爲前導，直抵署內，見其虛無人，知己先時遁去。君憤甚，奮擊而出，其時喊聲大震，鎗如雨集，君屹立如神，意氣彌厲，衝鋒突陣，無能當其勇者，至東轅門，遇李準之先鋒隊。先是趙聲常言李準部下有同志者，於是君遽奮身向前招撫之，高呼同胞，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用打，不用打，聲未畢，而鎗已中腦，血肉紛飛，腦漿狂湧而仆，春秋二十五。

宋玉琳烈士傳

宋玉琳一名豫琴，字建侯，安徽懷遠之世家子也，天姿俊爽，二目炯炯射人。年十二，讀書私塾，一目十行，爲文操筆立就，一時有神童之譽。年十五，父命應童子試，府試冠軍，補博士弟子員，非所願也。年十九，娶同邑林氏女爲室，伉儷極篤，然未三月而妻死，未期年而父又死。玉琳固世家，然極寒素，性復廉介，雖飢寒，未嘗稱貸於人，或有救仰之者，非有深交，不受也。戊申安慶之變，不知者祇以爲熊承基，實則玉琳暨其死友范傳甲也。玉琳時充某標書記，范一炮營正目耳。范傳甲，壽州人，或云合肥人，爲人

堅苦沉鷲，居皖十年，無日不以恢復漢族爲事。皖軍一混成協，無慮數千人，幾無有不識傳甲之才氣者。傳甲與徐錫麟，交情極深，徐既敗，傳甲痛飲沉醉，登龍山嶺，北向長號，誓成其志，以報死友。及見玉琳，曰，此亡友徐錫麟後一人也，深自結納，戊申之舉，多出自二人之謀。傳甲以熊承基能得衆，推之爲長，事敗，傳甲謀刺余某，未成被逮，監獄卒某者，重傳甲爲人，釋其縛，曰，子去，脫有責言者，吾自任之，傳甲慨然曰，今不幸事敗，吾黨死者纍纍，傳甲義不容獨活，吾子既相愛，請與子約，以兩旬鏡爲限，吾摒擋家事訖，當來就死，監卒竟釋之，傳甲亦如約就死，嗚呼難矣。傳甲臨刑時，顏色揚揚如平時。玉琳時未被株連，雜人叢中，噉然失聲哭，傳甲怒目以止之，玉琳乃逡巡遁去，不知者以爲兄弟也。庚戌秋，玉琳復來安慶，謀有所舉，不遂，恐見疑於偵者，時方試優拔，玉琳亦報名入場，有高等巡警分校者，甚腐敗，玉琳亦往肄業焉，人咸怪之，不知固將此韜其光也。玉琳居安慶旅舍中，房屋湫隘，因自榜其樓楹曰，危樓無下士，矮屋住高人。辛亥春，應同志之召，至廣州代表趙聲主持所部。及二十九日，所部因改期之議已退去，猶與數人加入黃興所部攻督署。先登陷陣，其後彈絕被

避，訊供時，述黃興主張即時進攻，有三大理由：一、前次革黨屢失敗，今既以全力來，自應冒險進行，若心存畏葸，實無面目久羈廣州。二、此次冒險運送軍械，所費不貲，若解散則難再運，且此次用費至十餘萬元。皆由同志募集，若無端解散，人將疑其誑騙，是絕後來籌款之路也。三、軍人性質，有進無退，既奉總部命令來粵進攻，若不戰而退，如軍令何，如隣國訕笑何。玉琳言詞慷慨：當時問官及觀審者無不動容。玉琳初入廣州，與饒輔庭同治餉糈，可不與戰事，事急或勸之去。玉琳曰，安慶之役吾應死而不死，將有以報死友范君也，今日者可以死矣，遂及於難，時年三十二歲。

方聲洞烈士傳

鄭烈

方聲洞，字子明，閩之侯官人。姿貌魁秀，胆略過人，尙氣節，重然許，有智辯，能傾靡一座，性抗直，朋友有過，喜面諍，立身簡素，常徒步而餐粗糲，每言勞則習苦，儉則不匱，國事日非，來日大難，非克自昂勵，將何以任天下大事，人服其志。十七歲，東渡入日京成城學校。時成城爲我國陸軍學生之普通養成所，君既入學，益自負，蓋

以他年易於自見也。值強俄爲暴，邊境騷然，東京學生憤懣已極，於是有義勇隊之組織，（尋改名軍國民教育會）入會決死者，至五百餘人，君與焉，後經解散，悲憤欲絕，逢人便痛論國事，謂非一刀兩斷，顛覆異族專制以建共和，漢人必無奠枕之日，每以此自勉勉人。旋丁母憂，歸國，度革命非軍界發難不爲功，思入武備肆業，以竟願，又以孤立無援，消息隔閡，有大舉或致見遺，後復中阻，以是日常鬱鬱。既而思開通風氣，乃出家藏新舊各種書籍，創立書報閱所覽，縱人觀覽，期文明輸入，使革命思想，普及於國民。越二年，再渡東，入原校續業，時虜廷忌革命，禁自費學陸軍。成城已改爲普通中學之性質，君大失望。顧念此心不易，但有一藝之長，亦能貢獻於國家，由是遂投考入千葉醫學校，堅苦力學，無間寒暑。年二十三，暑中旋國，娶王氏女，相得甚，假期既滿，遂挈以東渡，同居於千葉，習醫，翌年舉一子，在懷抱中，已桓桓有武概。君奇愛之。然君雖有室家之樂，而未嘗須臾忘國事，語及時局，則熱血如沸，涕淚交集。初，孫總理中山先生在日組織同盟會，君與兄聲濤，暨一姊兩嫂，皆相繼同盟，至是，又自介夫人入黨，舉族赴義，聞者莫不嘆羨焉。辛亥春，同志得港信，知粵東且大舉，議

以林廣應諸人赴港主粵事，意洞諸人旋聞謀逆應，留君在東，繼廣應職。君愕然曰，諸君不許吾同死耶？我雖不才，習醫數載，頗自信有得，義師起，軍醫必不可缺，則吾亦有此微長，且吾願爲國捐軀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吾去。嗣經衆語以留東責任重大，報國進行，不能無所先後，始釋然。時英俄寇邊，風雲一日千變，血氣之倫，罔不奔走呼籲，開會研究救亡之策，君善演說，登壇疾呼，聲淚交迸，聞者莫不感奮，是以有國民會之成立，閩人尤爲激昂，君之力居多。君以器幹爲人推崇，於學校爲總代表，於同鄉則爲議事部長及歸國代表，而於黨內又爲福建支部長，以一人而兼四職，其能而勞可想也。君卒業期在六月間，以港事日佳，不惜犧牲功課從事馳驅，預草家書累函，囑夫人照常按期寄父，以安其心，復託故向使署學校告假，國民會同鄉會辭職，以三月二日離東。三月二十九晨，入粵垣發難，直撲督署，搜張鳴岐，不得，復偕黃克強轉戰，突圍欲出大南門接防營，至雙門底，遇防營，見無臂號，又有舉槍相向狀，乃發手槍擊斃其哨官，敵槍環攻死之，春秋二十六。千葉學校見君久不復業，詢之君同學某，某漫應曰，中途爲盜所殺矣。校長大惋惜，向使署詰其實，使署不能答。事見東京朝日新聞，

於君一則曰成績優良之俊才，再則曰非常之慷慨家，三則曰太息支那之現狀。時放激烈之言。嗚呼，人莫不有死，君之死也，能使外人稱道至此，雖謂之生焉可也。

饒國樑烈士傳

饒自述

饒國樑號少峯，四川大足縣人也，畢業於四川陸軍速成學堂，歲己酉，往雲南，欲投身軍界不遇，旋赴奉天，謁統制陳某，又不遂，轉向上海，在中國公學當舍監，不久復回雲南，過香港識黃克強，談中國之積弱，非宣布立憲，便不能挽救，必須實行民族革命，創立民國，乃可免瓜分之慘禍。國樑遂加入中國同盟會，隨入滇。居未久，適辛亥正月，克強馳書約同陳汝環來粵舉義，遂辭職偕同鄉六人赴焉，至港晤克強而漢民發生兄弟亦在座，克強謂吾輩籌備就緒，不日發難，總理孫中山先生所購軍械不日運到軍隊綠林，輕已聯絡，各處同志，先後入粵，用去之款，已十餘萬，尚有款存貯外洋及香港，是時克強爲統籌部長，故各事盡悉也。無何發給款項及軍械交國樑等六人帶運上省，克強亦後至，國樑到省，初寓名利棧，後遷入蓮塘街機關部，以便舉事，廿九日下

午，克強率所部七十餘人攻督署，國樑與二十餘人担任在蓮塘街口截清軍，相持甚久，而虜兵愈衆，乃轉往大北門欲出城，因迷途，誤入清軍營盤，互相轟擊，傷手被執，不屈而死。

林覺民烈士傳

鄭烈

林覺民，字意洞，號抖飛，又號天外生，閩之閩縣人，幼嗣季父可山先生孝穎，名士也，詩詞稱於時，君嬰年善病幾殤，八齡失母無依，寢食與父共，從受國文，未嘗就外傳，性慧甚，讀書一覽輒不忘，意緒瀟灑，目灼燦如流星，雖不事邊幅，而雄姿煥發，氣像儼然，年十四，入高等學堂，時新學說西來，學子心醉平等自由之說，君私自號抖飛，校中數起風潮，同班輒推君爲魁，以君不畏強禦也，居平襟度曠達，雖屢空，未嘗有戚容，喜與童稚游，迎機利導，終日不倦，善談諧，涉口成趣，一座爲之傾倒，校長獨愛其個儻，嘗謂君父，是兒不凡，曷少寬假，以養其剛大浩然之氣，父笑諾，間與同志私立小學於城北，又於城南創設閱報所，他如社會公益，朋友急難，罔不竭力以赴。

，課餘談及時事，輒言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慷慨激昂，聲望大著，殉國之志，長而彌堅，十九歲，以父命成婚，未匝月，一日，君父突接郵函，拆視則君手書，謂兒有急事赴南洋，猝不及叩辭，歸期未可卜，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父爲慘然，翌晨，搭輪赴廈，圖阻其行，大索三日不得，復買棹歸，至家，則君笑而立於門，詰之，則以他語枝梧，堅守秘密，踰年，夫人舉一子，旣卒業，力請自費東游，父許之，留東一年，專習日語，費竭，趣其歸，適有官費生丁某蹈海死，補其缺，遂入慶應大學文科，專肆力於哲學，兼嫻英德兩國言文，孜孜力學，夙夜不懈，生有至性，不二色，嘗語人曰，吾妻性癖，好尙與余絕同，天真爛熳女子也，曾著原愛，論男女愛情之真理，讀者擊節，有友致書曰，讀大著原愛，理義公正，才情高絕，乃知文學家自有真也，其推重於人如此，當國事日亟，噩電紛馳，友朋聚首，相向涕零，君獨疾起言曰，中國危殆至此，男兒死耳，奈何效新亭對泣耶，吾輩旣以壯士自許，當仗劍而起，解決根本問題，則累卵之危，庶可挽救，嗟呼，凡有血氣，寧忍坐視第式次亡國之慘狀哉，衆聞之，咸肅然起敬，君於國文愛莊騷，遍習其筆意，每登壇演說，左顧右盼，久而彌壯，因與滌心齋名，人稱

陳林，與南散及族弟無我，同對一廬。並知名，號爲三林，人稱南散爲大林，君爲中林，無我爲小林，蓋以齒序之也，父聞其在東所與遊者，率皆赤心人，恆寓書規之，君答書云，大人所不安者，恐兒學非所用，將有殺身之禍，今習文科，文科主心理倫理諸學，豈有學心理倫理之人而得禍者，父無以折，噫，豈知其廣州起義，卽本民族心理，以解決根本問題耶。辛亥春，廣塵得黃超來書，謂事大有可爲，衆議以廣塵赴港主粵事，君旋聞謀響應，於是二君最先行，同舟赴港，蓋欲與在港當事之人接洽，得回閩，庶使於舉措，不至抵牾，嗣後消息愈佳，於是瘖心子明希吾諸人，皆相繼離東，君既抵港，黃與喜曰，意洞來，天贊我也，運籌帷幄，何可一日無君，因罷福州響應謀，專注於粵事。君以廣塵命旋閩召集同志，父見君闖然歸，駭問其故，則云東學櫻假，東友拉歸導遊，吾越諸勝耳，滯十日，事竣卽返港，於是郁莊，元棟，肩宇，任之，諸人，始相繼而至。故是役閩人赴義，視他省獨多，君之力也。三月二十五日，君偕廣塵，希吾，鑄三，郁莊，諸人先入粵，二十六日，聞靖菴，天嘯已由東蒞港，特偕鑄三復來港爲前導，是夜，竊心，靖菴，仲謀，天嘯，同宿於濱江之樓，子明，元棟，明鑑，諸人則別宿他處，

至夜半，君與鑄三始到，談竟，鑄三，天嘯等疲倦甚，遂就寢，君獨挑燈草絕命書，至破曉，始輟筆，翌晨，携囑某友云，我死，幸爲轉達，遂偕靖菴，仲謀，天嘯入粵，舟中，靖菴仲謀居一室，君與天嘯居一室，低聲謂天嘯曰，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定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緩，特畏首畏尾，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今試以余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者耶，願肯從容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木石有知，亦當爲我墜泊，况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況，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尙不醒者，吾決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寧有憾哉，寧有憾哉！既抵粵，以二十八日尙有同志自閩中來，須導之入省，故君復於二十七晚馳港，至二十九早，遂偕子明，瘡心，鑄三，郁莊，元棟，肩宇，任之等，率全部閩人入，與廣慶輩會於城內，午後五時許，同馳轟攻督署，君揮彈當先，直擣署內，不見張鳴岐，及出遇防營，受傷力盡見獲，報載獲一斷髮西裝之美少年，蓋卽君也，訊於水提署內，君素嫻國語，毫無閩腔，然以委員多粵人，恐難曉喻，因操英語問

其解否，蓋以粵人多嫻此也。移時，李準諸民賊出訊，君則侃侃而談，綜論世界大勢，各國時事，羣賊爲之心折，傾耳以聽，君初坐地，至是，賊爲開去鐐扣，延坐堂上，假以筆墨，君縱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書至處，釋衣磅礴，以手捶胸，若不復忍書者。書一紙，李準攜與張鳴岐閱，更書第二紙，臨筆，稍爲停頓，狀似欲嘔，猶恐污地，未遑吐，李親持唾盂近前，始吐，奉以茶烟，猶起鞠躬爲禮，旣供畢，又在堂上演說，至時局悲處捶胸頓足，勸清吏洗心革面，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漢族鞏結，則吾死瞑目矣。繫數日，勺飲不入口，棄市之時，面不改色，俯仰自若，引頸就戮，春秋二十五，事後，由友轉寄一大函至家，則君三月二十六日夜絕筆書也。一寄父，斬截數言云，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于全國同胞也。一致夫人陳氏，婉轉千餘言，曲當情節，未數語且云，吾死，汝尤當善撫遺孤，他日使成吾志，若汝腹中是男，則一意洞死，尚有兩意洞存，不患不達吾目的。夫人聞耗，瀕死者數，後遺腹果得男云。君在東所譯有六國比較憲法論，已付刊，其遺著僅存四篇，一駁康有爲物質救國論，一告父老文，一家書，一莫那國之犯人。

石德寬烈士傳

張根仁

石德寬，安徽壽縣人也，字景吾，又號敬五，終易名曰經武，年十七，通小學，能文章，慷慨有大志，不甘家食，從學皖垣陸軍學校，二年不成，游學東瀛，肄業於警監學校，次年入同盟會，愈奮發，身長七尺，英俊沈毅，人咸器重之，會清曾母子相繼死，南北軍合操太湖，君以機可乘，急於發難，歸皖游說新軍，與熊承基范壽山合謀，以馬炮二營爲根據，部署同志，特起江干，鏖戰集貨關口，事敗，范殉難，逾二年，熊亦於吉林被逮，死之，君聞之大痛，辛亥春，二月，宋豫淋爲趙聲代表，率江淮子弟九十人，力盡而亡，年二十六，有子一，有弟一名鳴球云。

贊曰，吾愛經武柔情俠骨，文士知兵，接物推誠，喜紓友難，可謂賢矣，繼自東京盟誓，潛歸圖皖，皖事不成，亡之瀝瀆，奔馳滬粵，再接再厲，可謂勞矣，及攻督署失敗，賢者死，健者逃，彼猶以七尺血肉軀，抗滿清焯赫兵力，身無完膚，猶呼殺賊，非傳所謂臨難不苟者耶，忠烈義氣，宜與暨如孟俠先後等倫矣。

李文甫烈士傳

陳融

李文甫，東莞石龍人，髫齡之歲，嶷然聰異，長讀書涉百家氏，能究其略，研金石學，工書法，下逮片長小技，不問纖鉅，悉如宿諳，然天懷磊落，淬厲大業，文藝毫末，餘事緣之，平居恂恂若柔怯，及決疑定計，必行之志，毅不可奪，家中資，以紓難故，毀焉，時滿廷日恣專橫，公慨然謂人曰，吾輩讀書明道，當致力實行，功業之成，不求自我，功業之創造，我何讓為，士患不勇，奚患不能，粉骨碎身，而魂魄奚愧也，戊申遂謁汪精衛胡漢民，與論世變，相對歎歎，乃共組同盟會南方支部。奔走內地，往來僕僕，無憚煩意，雖偵騎四出，機陷叢布，而銜膽自若，了無怖色，旋總理中國報事，及主數事畫報筆政，鼓吹革命之力，尤以公為最焉，己酉春，新軍舉義於廣州，公與其役，事不果克，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義師攻廣州總督署，公手持二槍，挾炸彈，與林公時爽，率衆為前驅，擲彈猛擊，死敵兵無算，傷足，猶手斃數敵，敗後為清督臣張鳴岐所害，是役死者七十餘人，同葬於黃花之原，嗚乎，民國底成，皆公與諸烈士之熱血所

締造，公雖死而創造功業之志，可以不朽，公死無子，林直勉與公患難交而有子二，以其次子漢陽以義嗣公，以慰公於泉下，而弗以異姓嫌，公之墓既彰，余恐其事之伏而弗傳也，爲傳以叙其略。

贊曰，英雄屈躄在閩巷，一市皆以怯懦笑，及夫刎頭不易，九裂不恨，匹夫志往，強於三軍，矧李公從容國難，剛必柔守者乎，故李公殉義日，曾聞人曰，平生不識李文甫，今不復相天下士矣，嗚呼！碌碌者何足以鑒深沉智勇之士哉。

林尹民烈士傳

鄭烈

林尹民，字靖菴，號無我，閩之閩縣人，意洞族地也，父眉叔先生，名孝揚，號樂天，仁厚稱於時，婚梁氏生二子，君其次也，長曰肇民，字璞初，少學陸軍於日本士官學校，與子明聲濤諸人，首先倡革命，鼓舞一時，既卒業歸國，而志不少變，武漢發難，四方響應，時肇民在閩爲標統，謀聯絡軍人舉義，毅然以其家爲會議地，于山之役，督戰有殊功，殲醜虜無數，願未嘗自矜，知者莫不多之，君生而喪母，少以孝悌聞，比

長個儻有大志，喜揮霍，見客齋者，輒深惡痛絕之，素嗜飲，數斗不亂，願每逢伏臘，飲後輒袒胸哭母，極其哀痛，己酉冬，罹暴疾幾殆，既瘳，親友切諫之，遂絕不復飲，君風骨偉岸，有神力，能舉石三百斤，嘗學少林之技者五稔，盡其術，酷好打獵，嘗入山手格猛獸，瀕險者數而氣益壯，少時讀三國志素慕張桓侯，遇不平事，挺身大唱曰，吾冀德也，奮拳毆擊，當者立賠，嘗黑夜袖刃，戲伏欄上，三漏將殘，擊柝者適過其前，君疾下拔刃擬之，擊柝者疑爲綠林之傑，戰慄投拜乞命，君笑釋之，時年方十六七耳，其不羈如此，其神武可想見矣，伯父宦浙，招君往，令入學堂，與廣塵同校，最友善，廣塵寧靜和謹，而君殊趑趄，情性雖異而交義甚篤，人多奇之，君天稟絕慧，雖終日嬉戲，而課試屢第一，伯父深器重之，迨廣塵渡東，君悒悒有失侶之感，伯父爲代請君父，許其赴日留學，遂東渡，入成城學校，武藝冠其儔，是時君年旣冠，深自斂抑，不似少時狂態，以是人皆畏愛之，二十三，卒業，尋考入第一高等學校醫科，補官費，然非其素志也，嘗太息曰，大丈夫生此世，當以鐵騎五千橫行天下，效檀王徐常輩，驅逐胡虜，收復河山耳，何能終身伏案作博士耶，至是益參究中外兵書，淹通戎略，庚戌春

，新軍事敗，倪映典死焉，廣慶極悼慟，夏六月，由港返東，血淚猶在眼也，君嘗言中國病入膏肓，舍革命無可藥救，既見廣慶，因固求入黨，君字蹟高古秀勁，諸友爭謂爲岳武穆城南塘儔也，君笑曰，是淺淺者寧足道，功業能克肖二公者，方無愧耳，君與同志儼居一廬，名曰田野，每中宵起舞，運劍如飛，人面月影劍光，交相輝映，然以修養久，亦雅有雍容敦厚之風，管製一印，曰劍胆琴心，蓋可以此代表其人，每介人入黨，人多願戀家族，輒泣告之曰，余豈不知家族可戀，顧中國將亡，何有于家族，毋寧立定主義，於必不可犧牲必不忍犧牲者而犧牲之，假能奮袂而起，克復神州，快何如耶，凡事祇問當爲不當爲，成敗利鈍，不必計也，今日志士，中道變節者甚多，甚且爲虜所用，越捕同志，曾狗彘之不若，而賢者亦多因磨折而生厭世之想，吾甚惜之，鄭所南曰，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吾人不可無此堅忍不拔百折不撓之精神也，第一次不成，由第二次而進至十百千萬次，最終必有放大光明之日，吾身亦何憾不親見哉，父屢欲爲之娶婦，君慮累風雲之氣，百計婉却之，庚戌冬，以父母旋梓度歲，君性最愛馬，春風淡蕩，獨偕二三親友，跨馬出郊，角逐爲戲，而閩罕良馬，君擇其最駟駿號爲龍者騎之

，如騎羸狗，揚鞭疾馳，體重力強，馬不能勝，汗下如雨，御者瞠目咋舌，驚爲天神云，辛亥春，三月初七日，始到東，是時閩人同志，已紛紛赴粵，君知旦夕且大舉，甚喜，亦與友挈軍械六箱返國，共襄大事，二十六抵港，二十七早入粵，二十九晚，事發，君偕諸同志馳攻督署，直前摧陷虜衆如拉朽，卒以飛大中腦，血湧如注，遂仆，春秋二十五。

陳文褒烈士傳

鄒魯

烈士字文褒，以字行，粵人之大埔也，目爛爛有棱，失狂笑，聲震屋瓦，瞋呵人，咸辟易之，家貧，初商于惠州，繼商于南小，得貲，則沽酒結客，旋散去，嘗歸里，買舟溯韓江而上，每食自任烹調，飽酒肉，則乘醉陸行，遇神像輒毀投之，在高陂途中，投其鄉最迷信之神，鄉人得報，數十人埽戈逐之，至則既立中閣舟上狂笑，邑中婦女，髻似船似蓬，笨且陋，相沿久，無能易者，烈士未三十卽蓄鬚，復高翹之，邑俗純謹，幾無五十以下蓄鬚者，妻厭，勸去之，曰我厭汝髻，猶汝厭我鬚，汝能易髻，我卽去鬚

，妻無奈從之，已而妻以衆咻復舊髮，烈士亦復鬚，卒易其妻之髮而始去鬚，邑中婦女，自後始有易髮，其不羈大抵類此，有所信仰，必求其達，自南洋感受三民主義，投身同盟後，日夕思酬其志，平居雖放縱不羈，而于國事則異常誠篤，清末，美洲南洋華僑，革命思潮至磅礴，清廷乃派其大臣楊士琦假名撫慰，並重其事，以軍艦送之，實則欲偵黨人行動以爲防範謀，且欲撻華僑金錢以供內府，如剛毅之南下者，楊甫至馬來半島，聞藉富商胡某，廣集所知，開歡迎大會，座甫定，烈士昂然直入，趨座前，怒斥楊曰，滿奴來何爲，豈吸四萬萬內地國民之脂膏猶不足，而必及此別鄉離井骨肉艱難困苦之華僑？若云撫慰，內地國民，日加殘虐，何有華僑，華僑回國，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滿奴來何爲？速返，勿污乃公刃，全座失色股慄，環向烈士乞哀，烈士大笑曰，犬羊不足食，君輩何懼爲，各人如鳥獸散，楊卽乘軍艦當夜回國，清室盈廷之謀，敗於烈士一斥，人皆壯之，烈士蔑如也，庚戌正月，廣州新軍之役，烈士後期不能與，憾甚，既聞各省同志仍在廣州，籌大舉，恐又後，則急歸，事前籌二三事助大舉費，不達，日切齒曰，事成將不與守財虜同中國，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大舉之

期，烈士任城外發難之役，嗣因子彈未至，不能與攻督署者同時並舉，烈士聞城內鎗聲，急走入，忘其鎗尙無彈，適遇以筒送彈者至城門，遇遮截，無所投，烈士乃挾其筒，登靖海門外某富者家，揮之曰，可急促同人持鎗至此取彈，毋誤，已乃滿囊彈，衝入城，攻督署，敗，及於難，其遺骸與是役同難諸人共葬黃花崗，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時年三十有奇，兄一，妻一，妾一，子一，其妾日人，蓋烈士數奔走革命，回南洋貧無立錫時，依其當爐賣咖啡以度日者，烈士死，妻在南洋，尙爲措資送之返籍。

贊曰，余與烈士同里，里人多厭其狂，余獨喜其真而與之善，烈士對余，亦敬謹有加，及入同盟會，對同志皆親愛，而於余尤切，凡事皆得可而行，日必過余，每聞戶外步履挾風沙而奔者，必烈士無疑，性無所忌，惟求其信，旣信而行，不知毀譽榮辱艱險，卒本此天真，視死如歸，以徇主義，孔子曰，狂者進取，烈士有焉，無惑乎世人以狂目之也。

李德山烈士傳

鄒魯

李德山，字澤三，廣西柳州羅城人，性和藹，鄉里稱善人，惟家鮮恆產，不能給學費，年十六，乃棄書習技擊之術，恆爲人雪不平，鄉人咸畏服之。年已長，術益精，從學者日衆，君憤滯清專制，政治腐敗，遂熱心革命，惟時機未至，權授徒以延擱同志，爲待時而動計也。嘗謂技擊一道，吾國南北二派，各有專長，拳術之外，復有劍術，循序漸精，直通神秘，日本人竊吾緒餘，小變其形式，自謂駕吾國而上之，然終弗吾及，近年二國力士，嘗擇尤比較，彼輒敗歟，特彼吾國人多尙武精神，習其術者，乃較吾國爲普及，曩者日人戰勝俄國，每短兵相接，咸奏大捷，由是日本柔術，震於世界，而吾國學者，反舍己從人，不能考其原委，辦其優劣，良可浩歎。蓋吾國自甲午後，對外着着失敗，國人心理，震於外國物質之文明，於是對於學藝，亦因崇拜而啓盲從，視吾國固有之文明，轉鄙棄而不屑道，僕武人也，不敢侈談學術，今但舉關於拳術者言之，吾國技擊家，有點穴之術，以每日十二時推知血脈之行度，某時擊某穴，其人必死，或傷

而不死，或目前無恙，數年而後死，而皆於下手時定之，無或爽者，願傷勢雖劇，欲解救之，亦反手間事，惟必由施術之人，或其師傳者能之，以宗派非一，其手術亦非一也，凡此非極精於生理者不辦，而其源則由於醫學，蓋上古醫術，專用鍼法，按穴而施，其應如何，惟穴位宜極精審，稍有錯誤，關係非小，是以改用湯藥，而此術轉為技擊家之秘傳，今人多崇尚西醫，以其習於解剖，生理上觀察較精，轉訾中醫為理想之空談，而沒先哲之絕詣，寧非僥乎？夫西醫固有專長，然泥於形質，而疏於感應傳變之理，即現在科學多所發明，醫術資以進益，然論其造詣，尚不及中醫所造之精，如目生翳障等證，西醫必用手術，或斷為不治者，中醫則能以藥愈之，且西醫惟就眼施治，不能治病源故每有翳障去而復生者，中醫則無慮是，此實經切實比較而得之，非混舉一二事以為斷案者，故可為西醫疏於感應傳變之理之確證。吾意習中醫者，當先研究科學，採其所長，補吾所短，必能為中國醫學大放光明，今中國醫生，誠多不學無術之輩，然遂因是而薄中醫之學術，而專尚西醫，是猶厭家雞而愛野鶩也。醫學如是，他學可知，羨他人之長，而乃自棄其固有之長，吾殊為青年惜。技擊雖云小道，然為依法練習，循序漸進

，亦足壯民氣而揚國光，倘爲由外功而內功，貞之以恆，豈但化弱爲強，且可涵養氣質，則神乎技而進於道矣，其見理之精有如此者。暇又常與學徒演說滿清虐待漢人故事，播種革命思想，由是黨徒漸衆壬寅癸卯年間，柳州股匪蔓延，君欲聯絡之，冀可乘機而動，時岑春萱督兩廣，乃說東省善堂紳士左麟書，以招撫請，岑卽命左協同君赴柳辦理，諸匪首陸阿發等，俱願聽君指揮，已就撫，將各股匪改編成軍，君方竊自負，謂大功之將成也，不意爲官吏所疑，聞有勅令繳械解散消息，君乃潛逃歸里，各首領亦復其綠林之舊，甲辰春，龍岸紳商議辦民國，公推君管帶，土匪相戒不敢侵犯，地方賴以安靖。是年冬，忠字營統領黃忠浩，患土匪猖獗，命君設法招撫，君應命往，陰說以大義，令入革命黨，而表面陽爲官軍，免爲民害，於是匪首謝源安歐正光歐華罔等，皆願就撫。黃統領卽委君爲先鋒幫帶，未幾，黃統領聞其隱謀，卽收君於獄，數月始出。戊申秋，與同志張鐵臣陳曉峯等，在柳州創辦樟腦公司，及華熙客棧，借爲革命機關，接納志士之地，與同志登鯉里峯測繪柳州城地圖，以備舉事之用。後又爲官吏所疑，相率遁去，君知黨人多在廣州，乃東行，謀聚合，庚戌春初粵新軍起事，君實與其謀，時藏身廣

府學宮羣治學校，將與同志爲新軍內應，不意新軍一戰而敗，計無所施。清吏搜捕餘黨甚急，君易服去粵，抵平南，託迹堪輿，以寄其生涯，兼教拳術，聯絡壯士，雖屢遭挫敗，而其氣曾不少衰。未幾，由平遠羅，四月，有所運動，又爲吏逮捕下獄，鞫訊時，以酷刑逼供黨羽，終不一詞，後得善堂聯電請保，並本地紳商聯名稟請，始得保釋，而薄產則蕩然盡矣。嗣後鬱鬱家居，每言及國事，輒慷慨奮發，未嘗一日忘國仇也。辛亥春二月，聞黨人將大舉起事，喜極，卽欲起程，適劉古香亦函請赴粵協力發難，君毅然不告家人而行，至粵垣，古香爲介紹之於黃克強及諸首領，皆大悅如舊相識，克強尤倚重之。初定四月初旬發難，旋以事機洩漏，提前於三月二十九日舉事，時有以倉猝無成，欲中止者，克強難之，君慨然曰，事已至此，寧有退理，吾此行原不顧成敗，但得之所，便可以對同胞，不幸而敗，吾國四萬萬人，豈能無繼事者，何多慮爲。克強深然死，二十九日攻督署，君奮勇無比，及後轉戰至高陽里米店，積米爲壘拒敵，敵軍環攻，戰至次日，不能勝，而死傷甚多，張鳴岐下令縱火，君乃衝出，以槍刀連殺數敵，俄彈中腮部，猶負傷力戰，而敵兵益至，所偕同志韋絃鈴，韋明禮，韋煥禮，韋義廷，林盛

禮等，相繼中彈亡，君力盡，遂被獲，臨刑，了無怖色，遺骸葬黃花崗，光復後乃賜言。焉副官子三，長先春，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護法軍興，任第三軍司令部混成旅，次先英，先岐，尙幼。

陳與燦烈士傳畧

鄭烈

陳與燦，字瘡心，閩之閩縣人，早失恃，父爲碩儒，善教育，君少負氣節，尙質，樸，嫻辭令，讀書有慧根，過目成誦，屬文動筆如飛，著述頗富，而內外方圓，與物無忤，獨痛宗邦淪亡，民生凋敝，常毅然以國事爲己任，素喜汪精衛之爲人，文章學識，差相若。惟貌絕奇，色微黑，大口隆，目光炯然，人望而敬畏之。年十三，肄業侯官高等小學堂，常以規則自繩，並以繩同學，友有過輒面陳不少恕，然忠告善道，能令受者如飲醇醪，居常每以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校中立自治會，每選舉必咸屬意於君，君亦以是自奮，遇國事必竭力爲之，奔走呼籲，從未嘗以疾病勞苦辭，有時瀏覽書報，見時局孔亟，則放卷呆座，時或號咷大哭，其愛國根於天性也。日俄之

役，君憤虜廷柔闊誤國，欲北走燕，有所爲，因事不果，未弱冠閩人曾以割閩易遼事開各界全體大會，研商辦法，蒞者多巨紳碩彥，所議多不諧時勢大計，君於稠人中挺身提議，痛論時局，多中肯綮，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者雖冥頑老朽，亦爲之感奮。君名由是噪時，尋投入報界掌筆政，以持論不利於滿虜被封禁，君益憤，有劣紳某私以閩鑛售於法，閩人大譁，開會議拒之，君蒞會，卽首躍壇上，剖辯利害，繼以痛哭，衆皆眦髮指，氣勢倍壯，約因之遂廢。閩路緝於欸，不能辦，雖募之南洋，猶不足，君爲之奔走呼號，卒使閩人踴躍購股，獲成厥之功，其關心公益常如此。父旣卒，遂東渡日本，時年二十一也，入早稻田大學，習法律，勤苦力學，成績卓著，初君之留東學費，仰於其於其舊薩鎮冰，薩性迂怪，視子弟如遺，獨雅重君，月資給之以二十五，實不足用，君安之，不請益，惟以課暇譯述各種法學，得償自助焉。以少蓄革命思想，故到東立入黨，然志在必成，初欲姑忍一時之憤，以待學成大舉，日惟閉戶讀書，絕意酒色，以故研究法理，獨得精奧，至忘寢食，夢囈猶作誦聲，舉止言笑，率含有法律氣味，或戲呼爲法學者，副其實也。迨至汪黃暗殺起，君聞精衛被逐，大爲感動，悲不自勝，始

思不一擲爲快，庚戌夏，盛宣懷借假外資，以圖自利，君聞而欲往刺之，致書囑暗殺部員方女士云。有機可乘，卽見示，後以事不果行，磨盾草檄，夜闖不休，鄉人同志中所組織規模，及一切法令，皆倉卒立定，並君之所建也。君以雄辯推演說界中巨擘，論鋒之銳，無能當者，每當衆論紛紜，會場洶沸之時，以最簡明數語解決之，則秩序整然，以此益爲人所推重。庚戌夏，嘗與諸友擬創天聲月刊鼓吹公義，君與意洞擔任論說，所作稱最，大有民報精衛漢民之風，未付刊，以事中阻。辛亥春，君行將卒業矣，聞粵東將大舉，則與友舍之而來會，悉焚其積稿，以示決志，售器物以充旅費之不足者。旣抵港，君以廣塵命，於二月初十日偕彥功赴台灣林氏處，募得軍需三千元帶歸。衆以君體弱，不宜赴行陣，皆力阻其入粵，廣塵，鑄三，二人阻之尤力。君不聽，曰，事苟不成，諸君盡死，我義難獨生，倘幸而成，廣州一得，基礎旣立，雲捲電掣，天下不足平也。於此盛舉，奈何使我觀壁上耶。卒以三月二十九早偕諸友入粵，事迫時，君與諸友皆力主戰，曰，戰亦死，不戰亦死，天下寧有束手待縛之壯士哉。遂至午後五時許，同擊督署，君奮身爭先，當者皆靡。直入署內，大索張鳴岐，不得，憤甚疾衝而出，飛

彈中左目，血溢如注，身又被創，踣而復起，忍痛死戰，力盡見獲，直供不諱。越數日就義，臨刑不跪，容色恬然，時年二十四歲，嗚呼偉矣。

羅仲霍烈士傳畧

鄒魯

仲霍名暨，別字則軍，廣東惠陽縣蘇茅壟鄉人。太平天國之役，有羅添者起義新安九龍率萬人入長，與洪秀全合，轉戰克捷，以功封都督。仲霍其堂侄孫也。仲霍幼就傅，聰明穎異，嶄然露頭角。前清科舉時，鄉塾競習帖括，仲霍獨好作古文。年及歲，父卒，事畜無資，授徒隣里，奉母以孝聞。踰二年，家益落，子身走安南南洋各埠。丙午，在檳榔嶼師範學堂卒業最優等。旋籌辦吉隆遵孔學堂，荷屬火水山中華學堂，歷充兩學堂校長，及該埠報館主筆，獲晤孫總理，親炙其言論多采，大啓民族思想。遂遊各島，演說革命，旁皇奔走者六年。辛亥正月，由南洋返香港，從事秘密運動。妻聞耗挈子往訪，仲霍避不見。友人強導之，夫妻闊別十年，寒暄數語，冷淡逾昔日，相處月餘，賓朋遞雜，籌謀大事，日無暇晷，絕不及於家務，蓋其以身許國，家族主義早已脫離。

迨三月二十九，借黃克強先生及諸同志攻督署，傷左足，誤入旗人街，被執縛之庭柱，仲霍對清吏昌言革命理由，痛罵滿奴，洋洋數千言，卒被害，年三十歲。

龐雄烈士傳畧

江山淵

吳川地濱海，海水衝擊，波濤瀆湃，昕夕聲震入耳，人民處其地，咸有海國之觀，而活潑沈摯冒險之性質爲尤富，龐雄其著也。雄姓龐氏，字甦漢，吳川之上蒙人，家頗寒其父壁如先生，恆以課士爲業。先生篤於學，知華夷之辨，每指之以訓示諸生，雄慕崇父訓，益卓犖有大志，卒以一死報國家，先生有子矣。雄少年時，卽負奇氣，落落不羣，膂尤壯，遇事輒勇于直前，一時罕其匹，而貌則溫文爾雅，恂恂然有儒者氣象，不肖其爲人。能讀父書，惟祇舉大義，尤關心於一代盛衰興亡之迹。每讀史至夷狄入主中原，卽怒髮上豎，拍案大叫，氣怦怦而不可遏，不知者，以爲病狂，而不知其愛國之心，根於天性也。書法尤精到，寄小楷，秀妙入神，然生平最憎趙孟頫，以其以有宋華族，低首胡元，是別有肺腸者。其書法雖傾倒一時，不足學也，年稍長。衡覺中國事，益潛

然涕下，恆欲以一身爲國用，偶談於鄉縉紳先生，莫不目瞠舌捲，神喪色沮，急掩其口，而羣嘗之曰：駭兒子，胡敢作此大逆不道，想滅吾族矣。用是益悵悵無所之，有時兀坐斗室，怒目睜視，口翁張欲動。扣之無則聲，終日不言，不笑，不寢，亦不食，有時撫斗酒，登後嶺，箕踞坐，解衣痛飲，大醉，倒於地，醒後大哭。適前僞督募召新軍，令至，高州衆人，猶未敢前，雄振臂起曰，此吾投筆時也。有親友等以爲苦，欲阻之。雄曰：不有今日苦，何以有後日樂，不有吾苦，何以有天下樂，吾輩死且不畏，奚區區之苦耶，卒應召，隸砲兵，入伍後，峻夕操練，不辭勞瘁，思有以養成偉大之體格，密察軍中情形。知新軍可用，乃於暇日，密動以華夷大義，及中國君主專制屠戮人民之慘，口講指畫，繼以泣，衆爲動，咸相結約，相機而行，指天日以誓。己酉冬，倪映典欲起事於廣州。雄喜甚，立趨倪與之盟，且商進行之策，次年春正月，新軍力未固，爲袁樹勛李準所擊退，遂潰敗，倪死亂軍中，雄儘以身死，乃赴香港，渡日本，歷經南洋各島，與諸黨人聯絡聲氣，而籌第二次之進行。時同舉事者，因事已敗，多有散者，各黨人爲籌舟車費，使歸榔里，雄獨不肯，泫然泣曰：國之不存，家於何有，匈奴未滅，何

以宗爲也，卒不行。以善書故，乃爲同黨司編繕書報文稿之事。秋七月，知新軍力復厚，恐外無應者，乃遣歸高州，以聯絡廉雷瓊各府之同志，以壯其聲援，時政界疑之日甚，乃擬由梅棗，設一藥房，爲西部之機關，蓋以梅棗爲高州之中樞，而士庶複雜之場也。旋因集資匪易，卒不果。十一月，復渡東洋，翌年返省垣，而有三月式十九之事。時趙聲黃興率黨人入省垣，定期大舉，然部下多別省人，不解粵語，恐言語不通，彼此捍格，乃以雄爲舌人，兼主管一切往來文件。時事已洩，政府捕甚急，進不能，退亦不得。式十九夕，黃興遂率衆攻僑督署，聲動天地，黨人無不以一當百，雄寓於旅舍，職司文牘，可不必與攻戰之事，然聞事起，心躍然動，興勃發，不可自止，急拔鎗趨隨黨人後，直進督署搜張鳴岐不得乃出。雄與諸黨人轉戰達旦，且戰且走，日擊黨人死傷過半，尸首相枕藉，流血凝於地，作赤色，誓不獨生，肆月初一日，送束手就縛。縛時，惘然無張皇色，沿途談笑自若，恂恂然仍不失其往日儒者之氣象。又就訊，慨然承認，不少諱，并直述起義之情形，及痛罵官場之腐敗，痛快淋漓，痛者感動。述畢，復大笑，詰以同黨姓名，則舉徐錫錫汪精衛以對。問曰，爾至此，得無悔乎。雄厲聲曰，吾視死

如歸，立志已久，祇恨一死未足以盡責，男兒死耳，詎似爾等之首鼠兩端耶。言時聲色俱厲，眼眦欲裂。聞者皆辟易，聲洪大，震屋宇，審官懼，不敢與之辯，麾出，斬之，臨刑時，神色如平時，首墜地，離數武，猶見其怒目睜視，口翕張欲動，望者悚然生畏，時年僅二十有二云。

陳可鈞烈士傳

鄭烈

陳可鈞字希吾，一字少若，閩之侯官人，幼失怙恃，依于姊，家世艱難，備嘗苦厄。君貌皙而臞，目光如水，氣度閒雅若神人，生平不嗜飲，不近女色。善理財，思慮精密，處事明敏。性慈愛，聞貧民疾苦呻吟之聲，輒惻然容動。時清政日非，國命岌岌，君悲天憫人，慨然有爲國捐軀之志，願沈重不輕談國事。每當衆論蜂起慷慨激昂，君猶唯唯不置可否，人以其訥，笑之。然君則以爲多大言者少成事，誠欲救國者，吾惟實事求是，作懇切之規畫，徒作空言無益也。少時肄業侯官高等小學人器之。尤與瘡心鑄三善，嘗聯盟顯胡，後隨伯父官秦，入西陝大學肄業，嗣往日本入弘文學院普學科，不一

月，而有留學生取締規則事，君憤外人辱我甚，趣裝歸。翌年事平，復東渡，入原校，時年十九也。逾二年卒業，赴試第一高等學校，已獲選矣，以驗體格黜落，乃入正則英語學校高等科，研究泰西文學，夜入德國學校，兼習德語，嗣後凡四赴第一高等學試驗，及第者三，而以身體弱被黜。蓋君矢志進帝國大學工科，而第一高等爲必經之階級，帶爲體格所阻，願弗之遂，或勸其赴試他校，非君志也。庚戌歲，嘗謀赴德留學，不果，乃一意從事于救國運動，以推翻虜爲職志，但以當時法網綦密，知大舉發難之不易集事，決意欲效子房博浪之椎，入燕刺殺載灃，以繼汪兆銘未竟之志，故其室內盈篋皆炸彈小槍也，恨未得其當，卒無可洩，辛亥歲，得港信，知粵東將大舉，乃于三月初五日離東，粵九日抵港。是役也，黨人以福建爲多，助賞華僑，大半又隸閩籍，君勉鄉人曰，事起，我等當爭先死難，否則匪特無以對我明季抗虜之諸先烈，抑亦無以見吾閩助贛之華僑也。衆皆願死戰，二十五晚君偕廣塵，意洞，鑄三，兩蒼諸人先入省，時議者多謂虜吏醉生夢死，霹靂一聲，當失魂魄，得廣州指顧間耳，君獨有憂色，曰，彼張李諸奸，雖才能不電，而凶險有餘，語云，蠶蠶有毒，未可輕視，吾黨人數既多，良莠非一

，誠恐風聲洩漏，彼已防備，亦正堪虞，特吾輩至此，義無反顧，終當冒險行耳。二十九晚，同赴攻督署，君揮彈馳戰，敵兵奮氣，倏忽竄散殆盡，鼓噪攻入搜張鳴歧不得，知已先避，乃復噪而出，則李準之兵，已圍于外數重矣。君揮彈衝其中堅，敵陣大亂，君亦被多創，血殷衣，猶死戰，力竭被獲，虜吏謂若白面書生，何苦爲逆以自殘。君勃然怒叱之曰，爾謂我輩此舉爲已失敗耶，國內同胞，必有繼起，而成我輩之志者矣，爾等利祿黨心，遂以不義之富貴爲可恃耶。吏深愧之。越日赴市，引項就刃，略無怯容，時四月初一日，而君年僅二十四云，識君者聞之，莫不驚嘆希吾之端重瘦弱如處子，而竟能爲此轟烈之事業也。君父字心若，君愛父，故別字曰少若，未婚無子，兄可敏，性情意態，皆與君逼肖，弟可潛嘗以煙臺海軍卒業生留學英國，愛國情殷，竟不計已身利害，竊取秘密軍書，事覺，被驅回國，聞者稱爲難兄難弟云。

饒輔廷烈士傳

烈士諱可權，字鏡夫，一字輔廷，廣東梅縣人，秉性誠篤任事果毅，少失怙恃，賴

兄教養成立，讀自書悟新理，每以帖括爲恥，雅好專門學，及後爲歐美風潮激盪，知祖國革新事業，不容一日緩。嘗言曰，學問以人格而立，教育蘇敗，人格委靡之國，決難插足競爭旋渦中。丙午歲乞兄資助，肄業上海中國公學。庚戌畢業旋里，充高等小學教師，循循善誘，然國家種族思想，時溢言表。是歲十二月與溫慧玉女士結婚，明年二月革命黨結秘密社於羊城，伺機舉義。是秋清吏偵知，防範森嚴，城內房屋搜查益密，以故無眷屬者不能僦屋而居。烈士聞知之，卽挈女士住，與丘哲同住於謝恩里，調度部啣姚雨平，陳競存，多在彼處，商議要事，秘密機關，多所掩護焉，同志又以其誠懇可信，俾轄糧臺任，影響較大，遂被清吏察覺。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之際，被捕，研訊數次，施以慘刑，烈士堅不吐實，且責以大義，清吏赧然，遂於四月初八日就義，年三十一，女士猝遇變故，誓殉夫，友人勸之歸，憂鬱多病，數月嘔血而死，嗣子蘭芳，現留學日本。

陳更新烈士傳

鄭烈

陳更新，字鑄三，一字耿星，福建福州侯官人，早失怙恃，無兄弟之親，孑然一身，境遇至苦。少有志操，讀書穎慧如素習，美丰姿，神采奕奕，風度翩翩，善擊劍，精馬術，發鎗，無不中，智略深沈，意氣縱橫，好談論軍國大事，嘗自比吳桓王。或戲之曰，君儀表如此，成固追跡伯符，敗亦不失與史堅如稱爲雙絕也，君大笑。年十一，入省垣某高等小學堂肄業，與憲心希吾共筆硯，雅相契重，久之遂成刎頸交，瘡心諸人，皆閩中一時傑出者也。其穎敏絕人，見者莫不嗟異，而君乃能駕而上之，學冠其曹，試必第一，論齒則君最稚也。稍長，讀明季清初歷史，及揚州江陰諸記，則涕淚交流，憤不欲生，於是民族思想，深印入腦，無一日忘，後又讀盧梭民約論等各種新學說，遂恍然悟平等自由之義，專制病民之非，由是立志改革，然以儀節自持，未嘗放縱。但密與瘡心希吾歃血指心泣而相誓曰，我輩所志，君若不爲，我當殺君，我若不爲，君當殺我，宗旨既定，盟誓既立，海枯石爛無改也，年十六，以全班第一卒業，尋即渡東，九段

體育會，晝則學馬術，習步操，夜則研究數學，及英日兩國言文，終日營營，略無倦色，不數月，操日語嫻熟自由，如久居者，是雖其聰明天資之由，抑亦堅苦奮勵之所致也。卒業後，以學資不繼，弗克升學，君深憾焉。既歸里，在城南某小學堂授數學及體操，僅一年，辭去而長門，入炮術學校功課復寇。當時，父老器之。君少定婚某氏女，既及笄，岳家敦促函，十九歲，乃旋里迎娶，琴瑟甚篤，踰年舉一子，秀穎有父風，君甚愛憐之。二十一歲，以最優等第一卒業，入都赴試，得協軍校，復旋閩，所如不偶，某體育會聘爲教授，居數月，以不能展其平生懷抱，恆鬱鬱不樂，翠年辛亥春訪友於廣西桂林，適瘴心至香港，謀大舉電陳共計，君遂欣然往焉。舟中謂友曰，余結褵三年，婦甚賢淑，能與余同艱苦，蓬茅甘心，藜藿不怨，家雖蕭條，沽酒對酌，形影相依，自謂此樂不讓古賢，此行不幸，若膝無兒者，婦必以死殉。我今兒在襁褓中求死不可得也，而家亦貧無立錫地，雖有感好，人情淡薄，自古已然，况當此末俗哉，嗟乎，我死不足惜，孤兒寡婦，托之誰乎。語畢，容顏慘然，淚落如豆，襟袖盡濕，友亦爲之心酸，相對飲泣。抵港後，與諸摯友日規劃一切進行方略，摩礪以須，三月廿九早，偕瘴心等

入省，後肆時許，同赴蕪攻督署，君奮勇爭先，擊斃敵管帶金振邦，官軍辟易，廣慶靖菴，郁莊，元棟，既陣亡，君與意洞，瘡心，子明，希吾人，殺入署內，無不被大創，血濺遍體，既而諸人或被衝散，或被擒獲，傷亡略盡，而君猶孤身獨戰，官軍不敢近，至肆月初三日，相持三晝夜，不眠無食，目紅如血，官軍望君服裝殊異，斷髮輕鞋，知爲首領，環之數匝，君彈盡力瘁，遂見獲，官吏怪其以美少年而爲此，謂之曰，子齒尚稚，何故倡亂，自罹殺身之禍。君厲聲曰，吾起義，所以破醒同胞迷夢，何謂倡亂，殺身成仁，古聖明訓。赴市死，仰天大笑，神色自若，觀者莫不垂涕，年二十二歲。

程良烈士傳

張根仁

程良者，安徽懷遠縣人也，其父萬彭，性任俠，好爲鄉里排難解紛，不避權貴，里中舊習，競恃閥閱。縉紳之家，遇有侵陵孤弱，萬彭時與之忤，勸駭群衆。初，清提李君紹武，左宗棠郭寶昌之部將也，以善戰名，老而無子，素與萬彭有葭莩誼，值其年少，愛育之，乘祿以爲己子，後爲李族所擠，良乃自立門戶，良兄早殤，良居次，其弟曰傑

，良少時，通達文史，膂力過人，年十九，肄業皖垣陸軍小學，又三年，由倪映典鄭贊臣介紹入同盟會，始悟國家種族大義，當此之時，趙聲統三十三標，駐金陵，良爲部屬正目，趙時率操明陵，演繹革命真諦，良極誠樸，爲之感泣，次年，清總督端方因孫毓筠於程狂，趙聲因之南走粵，柏文蔚北走湖，良卽在粵覓趙，充下級軍官，明年返皖，與熊承基圖謀兵敗，安慶，范壽山，薛明甫，死之。次年，良復返甯，與宋玉琳相誓，同死粵垣，隨之而去，吳陽谷向張根仁言曰，程良必死。張根仁曰，其爲人也忠勇。吳曰，不止此，真義士也。辛亥廣州大舉，宋玉琳先至粵垣馬鞍街立機關部。入虎狼穴，良爲之從，往返港粵，傳遞機宜，三月廿九日下午，宋部署各部，同至小東營出發，攻督署，轉戰華寧里北約，憑屋壁，鎗擊清兵，戰至日暮，宋見尸骸狼藉，我軍大挫，急呼程良，下牆壁死戰。良托鎗入重圍，撞刺衛兵，扑之地，再斃數人，退歸報命，警兵追呼，又斃之，加入無人之境，血殷襟袖，宋知大勢已去，驚謂良曰，吾不可爲不義屈，又何生爲，汝可去也。良曰與君同來，不能忍去，須與彈盡均被逮，僞提督李準，嚴刑訊鞠，良大罵曰，吾與滿奴無可言者。問其事，良不答，問其姓氏里居，亦不答，當

日所謂啞黨人之就義者，卽此人也，死時：年二十八，有昆季三，仲曰杰，季曰權，烈士居長未娶，以仲之子芝海嗣焉。嗚呼，黃花不死，碧血長埋，烈士之風，與天地並存矣。

贊曰，程良少年，天真爛漫，里中所謂呆公子也。冠年從軍，志在國家，許健侯死生與共，充踐前言。嗚呼，事前炎炎，事敗反目，背義事仇，傾害同志，甚至小臨利害，轉眼不相識，落陷阱不引救，而下石者，皆是也，聞程良之風，可以愧矣。

馮超驥烈士傳

鄭烈

馮超驥，字雨蒼，一作郁莊，初名敬，其先閩之延平南平人，後徙侯官，世以武功顯。君狀貌魁偉，目瞬如電，善騎好獵，力能禦奔馬，蓋所謂將門出將者也。幼不羈，好與羣兒戲於曠野，編成軍隊，已則持刀指揮，如大將狀。音聲宏亮，氣象凜如。福州駐防旗丁二百餘年，橫恣如一日。輕其地者，輒遭侮辱，人雖恨之刺骨，而畏不敢較，君每聞其事，則積火填胸，誓爲報復。一日伺其悍酋數人出，君部勸羣兒，一鼓擒之，

曳至大澤之中，毆之幾斃。由是俠名聞遐邇，爲衆所景仰焉，讀書絕慧，善屬文，長篇鉅製，倚馬可待，書法奇崛如其人，又餘歲入邑庠，父老歎羨曰，是兒早慧，舉止不凡，他日必成重器。會庚子之亂，國勢岌岌，而國人尙冥頑如故，酣嬉自若，君獨投筆嘆曰，昂藏七尺軀，生此國破家亡之日，常赴戰場執銳殺敵，何能，晤作孱書生酸腐態，坐待爲奴乎。自是絕意仕進，不講舉業，惟欲學武。弱冠負笈游金陵，入南洋水師學堂，習海軍。於時風氣初開，一知半解之徒，輒以識時務自命，南京水陸師學生，多如鸚鵡學言，高談革命，實則於學理時勢，茫然十不知一，惟爲新潮流所激刺，似不談革命不得謂文明也。君大憤痛，對衆責數曰，革命乃誅殘伐罪，救民水火之謂，湯武是也。今日中國，誠非此莫救，諸君果有志者，但當蓄之於心，待時而動，奈何視同兒戲，以此爲口頭禪乎。是時趙聲亦肄業於陸師，聞君名，亟訪之，一見語合，結友而去。君在學校未卒業，以病闕旋，爲人方雅正直，和藹可親。人樂與交遊，因益知名，馳驅國事，不憚艱苦，經理繁務，輒井井有條。家貧事親孝，早娶，夫人明大義，能與君共艱難，衣食敝陋，不以爲戚。甚至日不舉火，而意泊如也，友人見君生涯日落，咸代爲憂，而

君殊坦然。言笑如恆，體貌且益壯，其涵養之深如此。嘗語人曰：貧何足爲吾輩病，彼宋武帝、明太祖諸人，豈非尺土之階，而無聊賴者哉。嗣借鑄三趨闕口長門，入要塞砲術學校，試輒哀然高列，與鑄三五相切磋，砥行勵學，夙夜精勤，聲譽益華，畢業後，並擢入營，經部試，鑄三列第一，君列第四，皆得協軍校。復旋閩，或言舉人軍校，等是僞號，君何獨棄舉人，而取軍校乎。君曰：是自有故，舉人而仕，祇作文官，弄刀筆耳，軍校雖小，可望爲將，一旦軍權在握，要使逆胡匹馬不還也。僞號之受，非不滋愧，顧納履之恥，勝下之辱，古賢尙復爲之，吾何人斯，敢不隱忍而謀遠大乎。旋就職於閩口砲臺，才大位卑，不克有爲，深引爲恨。辛亥春，粵東將舉事，意洞回閩，招募同志，趣君同往，時君母卒已久，父病甚，頗躊躇不能決意，洞以其情關父子，不敢強，旣而君奮然起曰：吾意決矣，國事公也，家事私也，吾愛父之心，何嘗不百倍於常人，顧此時當捨私從公，吾寧受負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載一之機，而終爲亡國奴也。入與父別，父曰：兒弟去爲國努力，勿以吾爲念，君泣不能仰視。又與妻別，妻曰：君趣去，萬不一幸，三月而後，苟無音耗，妾當投繯相從於地下。君曰：此決不可，家中有老病之父，

下有釋弟，我死罪已不可道，卿若復爾，則仰事俯育，託之誰乎，遂涕泣而別。君行後，父疾頓革，中途聞父凶耗，一慟幾絕，嘔盈盃。擊几言曰，父死我定不生，此去即幸而捷，事成之後，吾必自刎而謝吾父也。抵港則諸同志多舊友，相見甚歡，三月十五晚君偕廣慶。意洞。希吾。鑄三。諸人先入省，二十八早復以事旋港。二十九日又偕子明。瘡心。鑄三。諸人入省，會於省城吳公館，其晚同赴轟攻督署，君奮身搏戰，舉彈拋擲，聲震如雷，短兵裁接，敵皆散走。旋水師兵圍之數重，君縱彈橫掃，敵陣崩亂，君創血傾溢，猶左彈右鎗力戰，剎那間身被十餘創，尙挺立握鎗而顫，面又被一創，轟然遂仆，蓋君固蓄死志，故搏戰尤烈也，時年三十有二云。

李雁南烈士傳

鄒魯

李雁南，名羣，粵之開平人，幼失恃，伶仃孤苦，長尤寡，爲人沈毅寡言，而實蘊不羈氣概，旣窘於養母資，迺遂蹈馬武王常之覆轍，觸文網者數，常得自脫，而名益噪，逮益亟，因逸香港，吏弗得，則火其室，母妻胥流離失所，逾年始獲相會。先是

與中會舉事廣州，雖敗，然民族潮流，澎湃香港，李棲遲其間，頓悟漢滿畛域，欲振種族沉淪，願喧囂者多，而機關部莫克悉，李終以孤行其意之非計也，跡三合會而風身焉，三合會者，明遺民所創，以光復爲旨，願寢久稍有龐雜者，悖港憲，李遂挈母妻南渡，寓檳榔嶼，介薛南君就正孫總理。既聞進行方略，志益堅銳，願經濟梗塞，適借張某之緬，有所捭搯，卒弗得，於是嘆曰，毛羽未豐，奚自高飛，僕僕風塵，希得有魯肅者指囿舉大事，猶夸父追日咸池耳，則讀貨殖，斬自植，越數載，僅足給，持籌握算之餘，借故人作燕市悲歌，見者怪之，李自若也。庚戌冬，其同志麇聚香港，李聞之，則大喜，攜妻女北旋，蓋李居緬母既亡矣。辛亥三月二十九偕入廣攻督署，中彈被獲，問詢其顛末，李慷慨直陳平生宗旨。因嘆曰，恨吾身被重創，不復能戰，雖然，自今已往，不數年中國必亡國，百年必亡種，雖生何益。問官反駁，李曰，此爾輩甘爲奴隸之言，詎足撓吾輩心，言畢，即求速死，清吏命警兵以槍斃之。李蹶然起，自赴營內空地。告警兵曰，請用槍從口擊下，言畢，即大張口飲彈而死，嗚呼烈矣。

劉元棟烈士傳

鄭烈

劉鍾羣，字元棟，閩之閩縣人，少磊落，負奇氣，風儀修偉，志意廓然，多膂力，有膽略，善技擊，勇猛冠一時，顧白皙灑脫，靄然可親，天性任俠，急人之急，重金不靳，見不平等，則怒眦欲裂，拍案而起，必使屈者得直乃已。革命之志，蓄之已十年，事無難易，輒以身先。讀書通大畧。尤好左氏春秋，及古偉人傳記，每讀史至班超蘇裂傳，輒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與人論史，識解超然，嘗言魏武帝擊烏桓，斬蹋頓，降虜二十餘萬，功高一世，吾愛之，敬之，而不願效之也。今者國事方殷，生民塗炭，吾人當以聖貴之心，行英雄之事，不爾必啓爭端，一蹈洪楊故轍，大事去矣，聞者莫不肅然起敬，廣交游，能折節下士，嘗單身入荒僻地，運動會黨，不避艱險，來依者皆推誠待之，多所贍給。家日以貧，殊不介意，因是爲豪客所歸：稱之曰慷慨劉先生，名大噪，雖販夫傭兒皆知之。日俄戰後，割閩易遼之說起，君泣數日不食，潛入山，號召所部，痛哭聲嘶，曉以大義，謀獨立，殺虜吏。仰天矢曰，但爲之，苟不成，刀鋸斧釁，歸予

一人。衆未集，事已洪，禍將發，人皆惶惶失措，君獨凝然，不動聲色，乃偕逸，倉卒莫名一文，沿途絕食，脫衣付典，市餅餌，以餉諸人，身自饑寒，弗恤也。事寢，旋省，深以不學爲憾，乃入普通學堂肄業，未幾以事罷學歸，遂獻身社會，謀公益事，如禁烟救火，雖焦頭爛額，拮手拘足，苟有小補於同胞，無不爲之，南臺者閩之商賈輻輳地，多火災，大吏以其在城外，危不及己也，漠視之，每有警，輒藉詞防亂，立命閉城，任其自焚自滅，爲狀極慘，南臺故多豪商，因是大憤，羣起謀自救之術，集資立消防會，以備急，以君義，推爲會長，君毅然任之，因蒞會經理一切，有急則立督多人馳援，身自縱橫烟火之中，神至堅定，焰燒身勿顧也。卒賴其力，倏忽以熄，人咸德之，誦不絕口。生平視友如手足，友有難，則蹙額竭力爲之營救，意洞瘡心諸人，皆與君爲莫逆交，得暇則手不釋書，凡政學軍畧，無所不覺，意性朗悟，一過輒了其大旨，願苟有疑，必以質人，兢兢然若惟患時日之或逝者。又研究暗殺術，善鎗銃擊，庚戌秋，嘗欲殺一公仇，嗣以仇家遠遁，遂不果，深引爲憾。既好養士，飲食起居，皆與共，劇盜剽客，咸出其門，君恩威並用，涕泣戒之，不可爲不義，犯之者立以法從事，婉轉譬喻，衆

化其德，願同生死。辛亥春，意洞旋梓，招募往志。君喜不自勝，謂意洞曰，吾黨亦有今日耶。予所部皆能明大義，必可用，當率以往，因謂其曹曰，時至矣，予將以死報國，願從者去，不願者聽之。衆皆泣曰，先生死同志等何敢生，誓相隨作雄鬼，蹈湯赴火，唯先生生命。君喜曰，今日乃見諸子之心，元棟雖死，亦無憾矣。願衆多，恐駭人耳目，乃分爲二，自率一部，偕意洞郁莊先去，所餘則矚肩宇任之挈往。是役福建所死十五人之猛士，皆君與任之所部也，三月二十八日，始皆到集。君諭之曰，此地去家千里，退不可歸，中國興亡，在此一戰，諸子勉之。衆皆踴躍，惟欲速發，戰時衝堅陷陣，罔不以一當百，卒與君並傳不朽，嗚呼。二十九早，君偕諸友入粵垣，午後事起，君吼怒猛撲，所向摧破，敵驚爲軍神，望而却走。鏖戰方酣，額忽被鎗，遽仆，血漬面目，幾不可辨識，呼其名，則仰之，立其旁者，適係其妻友，見狀大痛，乃昇置之路側，君猶示以姆指，揮之去，移時而絕。春二十有七。凶問到閩，哭聲滿野。君死，寡妻外，尙有寡孀寡嫂，皆待君以生者，慘哉，然而君不朽矣。

林脩明烈士傳

姚雨平

林烈士脩明，字德昭，粵之蕉嶺縣人也。體魁梧，性情誠篤，不苟言笑，父雲軒，爲南洋僑商，積資鉅萬，君生長富豪家，而絕無纨绔習氣。時南洋華僑，團體散漫，恆受侮於外人，君每有感觸，輒義憤填膺，莫能安處，慨然回國，受業於同鄉林岳東先生之門。先生爲蕉嶺耆宿，道德學問，邑人所共欽仰，設館講學，從者甚衆，君已得所宗依，學乃日進。平日處朋友間，樸實和易，虛懷若谷，朋友亦咸愛重之。時值清季。政治窳敗，國勢日非，君因在南洋受外侮刺激，亟望吾國能振國威，一雪恥辱；見政府如此，更爲傷心，知非實行改革，萬難振興。惟自顧學識尙淺，不足舉大事，聞日本文化發達，乃負笈東游，欲吸收進化的學術，以備將來建設之用，在校注重體育，研精科學，歷數年，畢業旋里，即從事於革命運動，嗣應蕉嶺中學及松口公學之聘，擔任教席。居恆輒以革新事業勸勉同事，學生被其感動，能盡力於革命者尤多，蓋君已決心犧牲一切，專以革命爲志事矣。會國中政府，親貴用事，貪婪無厭，徒欲假立憲以欺國民，

國之革命風潮，躍躍欲動。辛亥春，聞黃克強趙聲等諸鉅子，在粵密謀起事，君惟恐坐失機會，乃急辭教職，遠赴省垣，與同志多所摩畫。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君隨克強入攻督署，力戰而死，知其身世者，莫不爲之惜，謂不意其激烈之至於斯也。妻黃氏，性淑慧，能守志撫孤，子一，名捷忠，現肄業邑中五全高等小學，天資英邁，意能不凡，識者多以大器期之云。

劉六符烈士傳

鄭烈

劉六符，一名鋒，字肩宇，閩之連江人，父孝廉，遠醫學有聲，生六子，君其季也，故字之曰六符。諸兄俱邑諸生，行循謹，鄉黨稱善士。獨君少而在俠，好武，以個儻不羈名，英姿軒爽，精拳，善劍術，學於其友周某，周固以勇俠名震八閩者也。君已盡傳其術，悲歌慷慨，有燕趙風，每酒酣輒起舞，低昂中節，而人莫之知也。方就傅時，聞人說漢高祖故事，憤然曰，劉季險詐，元璋殘忍，雖有誅秦驅元之功，皆不足學，當學聖賢而英雄者耳。讀書警悟絕人，曉暢戎畧，好談兵，意氣豪邁，不可一世。初入

閩縣小學堂肄氣，漸知時局，仰天嘆曰：吾族不武，內外交侵，非鐵血無以自振，願無學術，鐵血胡爲者，於是投考福州武備學堂，及保定陸軍學堂，皆不得入。父母諸兄，又相繼卒，兄子亦歿亡，僅存寡嫂侄女。家窘甚，嫂薄有奩費，君不忍苦其嫂也，盡其家之所有，以與嫂，而自食其力，或累日不食，單衣走風雪中，絕不作凍餒可憐色。偶得錢，卽沽飲，囊罄乃已。或誡曰：今日飲矣，若明日何。君瞋目叱曰：六符斲水亦可活，寧患飢哉。醉輒痛斥時政，或環走斗室中，呼曰：中國欲自強，必先清其源，非是終亡耳，聞者輒以妄人目之，相戒不敢近，坐是交益寡，踽踽獨行，而志不少挫，愈以杯中物爲知己矣。偶步西湖，見山川之明秀，景物之幽淒，酌酒自勞，愴然有感，乃爲文以歌之，名曰熱囁。熱囁者熱血蘊於中？不得沒，而以嘯出之也。其旨約，其詞直，其志壯，時人方之屈子之離騷。久之益貧困無聊，授徒自給。嗣考入官立法政學堂，會講武堂第三期招生，君欲習武，則棄法政而入講武，未幾講武以經費支絀停辦，不得已乃復就法政。既卒業，志終在武，將謀入陸軍部，不果，因念但得從戎，卽身儕卒伍，亦可應徵，遂所欲爲。庚戌秋，乃北入燕，聞保定招考禁衛軍赴之，又以外省人見擯，

君大恚憤，返過鄆，止於其友薇蓀家，友設席款之，以其善飲，命侍者以巨觥進，君起謝曰，僕久以酒狂名，卮酒安足辭。願自以志在爲國竭命，誠恐或以酒敗吾事，曩已於知己前誓戒之，今斷飲已匝月矣，負君盛意，幸恕之。薇蓀贊嘆曰，果哉，君之絕飲也，以此臨事，何事不成，雖然，以君量，何至逕醉。君拍座吟曰，十觴亦不醉，痛飲非其時，乃罷，適聞閩新軍砲營募兵，君大喜，謀歸，臨行見案頭有血史一卷，略一按閱，釋書朗誦文信公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逕別去。既抵閩，遂入營練外，兼服挑水等役，怡然忘苦，與兵卒雜處，懷之以德，盡得其歡心。乃從容說之曰，軍人之責，今日立國者之所同認，蓋以國家安危，人民榮辱之所繫也。是故軍人之責任在於衛國保民，大義所在，死生以之，諸君若不厭聽吾言，請暢談中外史略，以破岑寂，衆領之自是日愛國敢死等故事，潛喻而默化之。談國史至外族盜國之際，則神志激昂，淚流被面，衆亦泣不可仰，全營師之，今春以馬蹶傷臂，因創劇退伍就醫，士卒皆依依不捨，有失聲者，辛亥三月廣州將大舉，鄉人自粵招之。不待創愈，倉猝就道，以三月二十八日抵港，翌晨偕諸友入省垣，午後同攻督署，君鼓勇直前，攻進督署，及出，

敵援至，圍之數重，君力戰被創，力盡見獲，報載劉枕玉者是也。第三日與瘵心鑄三同景遇害，臨刑皆不跪，時君年二十有五，聞其死者，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悼惜云。

李炳輝烈士傳畧

李炳輝，又名祖奎，別號路得士，廣東肇慶人也。性敦厚，以孝稱。每以海禁大開，謀社會事業，宜識英文，因隨人到南洋大霹靂埠，就教會所設學校而學焉。次年又由校送麻六甲某校肄業，並得研究教理，遂爲耶穌教徒，旋分發星加坡英長老會教堂，從事傳道，歷任石叻日里諸埠教務，成績卓著，商民信服。君雖羈身域外，而救國之志，未嘗一日去諸懷。會羅仲奎在南洋運動革命，君聞其演說，愛國熱血，盈涌不禁，遂因蕭錦蘭介紹入同盟會，向之一心宣傳黨務者，至是更熱心宣傳黨務，華僑信從革命者，益蓬勃而不可遏矣。辛亥春，黨中決定由廣東大舉，熱革命者無不踴躍從事，君與同志馳至香港，其母聞之，以書促其回家，且以誕辰宜歸爲言，君復書道不能歸意，并附以詩云，回頭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墜地時，慚愧劬勞恩未報，只緣報國誤烏私。嗚呼，

此寥寥數句，而熱性決心，俱可見知。至三月二十九日，隨黃興入攻督署，力戰而死，遺骸與諸烈士並葬黃花園，君父諱善昌，母聶氏，俱老壽，妻劉氏，子一，名坤。

李文楷烈士傳畧

李文楷，名芬廣東清遠縣人，髫齡受經，粗通典籍，壯隨季父經商粵垣。爲人豪邁不羈尤嘉結納，而酷嗜施耐菴水滸，或詰之，則以慕草澤英雄卓立故。後家道中落，故操印刷業，己酉，就役星洲晨報。庚戌冬，黨人謀大舉，李聞之，撫髀笑曰，吾致志祖國之時機至矣，遂束裝，偕羅坤北旋，臨行，其黨設餞筵於酒樓，爲李君壯行色，酒酣，李君起與同志握手話別，慨然曰，此爲吾與諸君最後之相見乎，淚隨聲下，聞者黯然。今日祖國風雲，日急一日，君等皆漢族男兒，幸勿自棄，舉座聽之。蓋李之心，早置七尺軀於槍林彈雨中矣，明年，廣州事起，李偕衆人奮勇前進，與清軍巷戰至一小時之久，斃敵甚多。李身中數彈，猶奮力直前，血流如注，卒以傷重仆地而死，行年二十五云。

李晚烈士傳畧

李晚，一名晚發，字晚君，雲浮縣路心村人也。貌豐腴而性峭直，每厚自期許，童年時嘗憤差吏貪橫，屢擾鄉閭，謂吾他日當掃除此輩爲民害者，父老聞而奇之，顧家貧，早歲輟學，從事耕鑿，成年後不甘蟻屈田間，乃出香港習車衣業，以是得與開通之士近，始悉漢人蟻伏於滿人勢力圍下之患害，每談國事，輒熱血潮湧，鬚髮戟張。聞南洋多革命黨機關，卽輟業出清，請願入黨，矢志實行，入吉隆埠中國青年會，遇社會公益事，無不力助。光緒二十五年，偕同志數人返粵，租借本邑腰古墟汛地前民房，爲諸同志憩息之地，事聞於官，將捕治之，幸得消息，不至被逮。遂復出南洋，辛亥從克強至港，組織機關，謀入粵省發難，本欲於四月初旬起事，不意事機洩漏，二十八晚，警吏已着手搜捕，有某機關分部被破，同事被捕者數人，克強主張速行發難，斯時諸路同人，意見不一，多欲解散以待再舉者，克強持不可，君亦力贊其議，謂吾輩此行，早置生命不顧，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今明知無濟，祇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爲犧牲

，庶足以振聳發聵，使國民皆知救國之義務，而共表同情，其收效正不在遠。遂於二十九日申刻同攻督署，力戰而殉，爲七十二烈士之一。古人謂死有重於泰山者，其此之謂歟。君年方三十八歲，有志未竟，論者惜之，迨九月十八日，黨人在武昌發難，革命竟成，廣東亦於是月光復，相距不出六閱月，謂非由諸烈士之浩氣英風所感召而致者乎，又胡得以一時失敗少之耶。還駭合葬黃花崗。有寡妻區氏，嗣子可滔，尙幼，聞其族人爲立專嗣於腰古墟，以留紀念，亦可風已。

周增烈士傳畧

姚雨平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周增者，字能益，世居梅縣之松口堡，性剛果，膂力過人，善技擊之術。年十五，棄學爲商，隨父營木廠，常以採辦材木故，往返閩粵之汀漳潮嘉間，結織洪門豪士甚多。民國紀元前戊申，梁鳴九，謝真牧，姚雨平等，在松口設立同盟會機關部，謀革命之進行，烈士乃投身入會，効力奔走，艱辛險阻，無不備嘗。辛亥三月廣州之役，良牧向統籌部認集敢死士三十餘人，自爲一隊，卽當時所稱選鋒者，

烈士與焉。全隊到廣州後，分註天香街三眼井，候令舉事。二十九日晨，因饒輔廷事洩，清吏大索黨人，有滿城風雨之狀。同志到三眼井，陰告之，囑暫避，烈士以屋中多貯炸彈手槍，思守護，未幾敵卒果至，力抗拒，力盡被執，是夕督署事敗，乃遇害，年僅二十。

郭繼枚烈士傳畧

姚雨平

郭烈士繼枚，增城人，尙新之孫，瓊之子也。生於南洋庇叻務邊埠，母早喪，烈士性聰穎，自幼就傳習英文。後就孺維育才學堂，中英文字，均明大畧。稍長回里，每靜談，必述革命說，意甚傾慕，知者咸異之。庚戌夏，復南遊，慨然入同盟會。是歲冬，父爲之訂婚丘氏女。將以戀愛心奪其愛國心也，烈士曰，男兒有志未遂，何以家爲，戚友協勸，始勉強迎歸，辛亥正月，黨謀定，還粵舉事，瀕行慰其妻曰，我懼卿矣，此行成敗不可知，願毋我念，倘有不測，幸卿爲我盡孝可矣。正月二十九，偕余君東雄返省，三月二十九，隨何君克夫，受黃克強先生命，炸清督署，冒險爭先，不少畏怯，事敗，偕何君克夫退至大南門，彈丸俱無，慘被戕害，嗚呼痛哉，時年十有九歲。

余東雄烈士傳畧

余東雄，南海佛山人，庇叻巨商廣晉君次子也，母何氏，兄東祐，現爲佛山同盟會幹事，少失怙，有孝思，自幼穎絕倫，寡言笑，貌娟好如處女，初學英文，比稍習中學，與郭君寶榮，郭烈士繼枚比鄰，共習拳術，屢與二君登山射獵，鎗無虛發。嘗有由國內新到埠者，不諳土語，爲土人所欺，烈士挺身斥之，蓋其愛種愛國之心，有如是者。嫡堂兄某，庇叻著名巨商也，烈士遇經濟困難，有友勸其登門借貸，則曰，人貴自立，吾輩豈搖尾乞憐者，年十五，聞郭君應章有革命黨名，訝之，後得悉其旨，乃與二君要求章爲介紹，入同盟會，應章知三人志堅，允之，後屢欲謀暗殺，奈素未一回祖國，不諳中國情形。及庚戌冬，應章出檳城，會孫黃趙諸公，知國中民黨將有大舉，以告三君，三君力求應章修書介紹回國，應章君初不允，蓋二烈士皆鮮兄弟，若有不測，不獨傷烈士親心，且關係嗣續非輕，嗣求之再四，應章君見其志不移，允之。將成行，而寶榮一病不起，二烈士洒淚握其手，寶榮嘆曰，本欲與二兄同心救國，奈天不假年，不遂吾志，二兄好自爲之，一慟而絕。二烈士揮淚視殮，痛若骨肉，乃於辛亥正月二十九日

，同繼梅由叻返國，母不知也，抵省居九如坊十號屋，由省寄信告其母，但云前往上海，不日即回，蓋權詞也。至三月二十九日，偕羅烈士仲蠶，何君克夫，前往攻督署，奮勇直前，連發三炸彈斃衛隊多人，即至署內，不見張鳴岐，反身欲出，適防勇蜂集，彈如雨下，竟殉義焉，嗚呼，烈已，君之年僅十有八，然其名已不朽矣。

羅坤烈士傳畧

何天克

羅烈士坤，南海人，幼誦書，識大義，遊學日本，回國經香港，遇孫中山先生，信其主義，爲黨員，每聞胡漢民議論，輒心折，以故對於革命，力任奮鬥，數往來於廣州香港，所辦之事獨多，黨中人咸推重之。辛亥三月二十九日起義時，由仙湖街携彈挾槍，偕攻督署，奮勇爭先，卒以衆寡不侔，勢孤被捕，就義之年，二十有八。

陳潮烈士傳畧

林二九口述
馬思齊筆記

陳潮，海豐縣優埔鄉人，家世業農，鄉居濱海，故又以漁爲副業，本身健碩有力，而善於農作，有裝番薯者，以一根所結最重量者，獲優獎，潮常列首名。民國紀元前六

年，陳炯明等奉 總理命於潮循一帶，爲革命運動，密設五坡會於海豐，常集黨於縣之五坡嶺，爲路命之準備，初僅學生十餘輩加入，君聞之，因糾集同夥數人請加盟焉，君每於開會時聆滿清腐敗，國族淪亡，狀輒怒目切齒，願卽棄所業，犧牲身命以爲國，富於革命熱情，有如此者。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君乃慨然應召爲選鋒，并約同輩四十五人赴廣州參加，惟君與其同輩未諳粵語與廣州地形，因蟄居於始平書院之貯械機關，終日不出。三月初九日，宇琦被溫烈士生才槍擊，殪之，廣州戒嚴更甚，因此舉義日期，定而又改，至廿七日，君之同輩乃移藏河南，以待後命，潮獨與林二九陳雪等數人，看守始平書院，廿九日事發，移居河南之同輩不獲趕至，而始平書院，猝獲清兵圍搜，君不稍畏怯，獨力應戰，盡出所儲炸彈登瓦面抗敵，劇戰兩小時之久，清兵被炸斃者不尠，旋以一彈施放過近，炸力猛發，君不幸亦同殉炸火中，肉骨橫飛，死事頗慘烈，君平日以愿農稱，然一旦臨難則慷慨就義，力戰不屈，殊足多者，今黃花岡上七十二烈士，君備其一，但事蹟未詳，故補略其梗概於此，以表揚先烈。

黃鶴鳴烈士傳畧

謝湛泉口述
鄧慕韓筆記

烈士諱鶴鳴，又名觚，父照生四子，伯名勝，仲名顏，少殤，叔名義，君其季也。其先饒有產業，至父漸中落，君年十三，在十八甫聯泰習機器，藝成役於增步製造局，蒞往香港星洲，仍理故業，時南洋革命風潮澎湃，君聞而慕義。戊申，余適奉孫中山先生命來星洲，勸理靈務，君入黨時，慕韓忝爲主盟，自是益君盡力於革命，庚戌春新軍舉義於廣州不克，黨人益憤，十月，孫先生召集黨人開大會於檳榔嶼，圖再舉，計劃既定，黃興趙聲胡漢民諸同志先後返港，策劃進行，君亦於辛亥正月十五，由星洲附輪返粵，奔走一切，發難期迫，君於三月廿七返廣州省其母，適母回鄉不及見，乃以款交姊丈謝湛泉，轉遺其母而去。廿九之役，君隨黃興進攻督署。奮不顧身，殉義於該署附近，君母陳氏，壽八十餘，至民國十四年而逝，妻何靜宜，十五年卒，一子早夭，一女出嫁未久死，族人立其從姪增輝爲嗣。

杜鳳書烈士傳畧

鄧慕韓

杜鳳書，粵南海，金蕉鄉人也，少往星洲習機器，由黃鶴鳴介紹加盟於中國同盟會，與人談國亡故事，未嘗不歎歔太息，有道及陸皓東史堅如吳樹徐錫麟秋瑾諸先烈，則景慕不置，蓋君之蓄意犧牲復國，已非一日也。辛亥圍大舉，君與南洋諸同志紛紛返國，三月廿九之役，隨黃興進攻督署殉焉，嗚呼烈矣。

徐培添烈士傳畧

徐維揚

烈士徐培添，花縣三華村人也，父秉國，家資頗饒，烈士生而岐嶷，喜讀書，性亦好鬥，兼習藝武，居閒，嘗言丈夫自有冲天志，但能鬱鬱久居。旋入番花同盟分會充幹事員，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隨同徐維揚攻督署，不避艱險，奮身死戰，殉難於高揚里源盛米店，子一人，名應棟。

徐進始烈士傳畧

徐烈士，名進始，字德熙，廣東花縣三華村人也，世務農，少失怙，母畢氏。兄弟

四人，長進坤，番花同盟分會之正會長也。兄弟均俠俟敢死，爲會中所推重，烈士性剛直酷嗜酒，飲必數升，與至，雖斗酒不及亂也。家貧不能常得酒，曾入酒肆中爲傭，不半月，則肆主屏不之用矣，甲辰五月潦水漲，烈士家居閭極，忽騰身入水，閱數小時不起，家人疑其死也，環哭於家庭，烈士忽携酒與魚，疾趨而歸，笑謂家人曰，何哭之甚也，余豈輕死者是乎，且吾身旣以許國矣，馮夷豈害我哉，於是邀其酒友六七人，相與酌酒爲樂，其豪放如此。庚戌正月初三日，粵省陸軍首義，與巡防營戰於東郊，烈士隨其兄進坤，懷短鎗，挾炸彈，偕敢死者數十人，疾趨圖響應。至則事敗不可爲，乃悲憤而返。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黨人攻兩廣總督署，烈士任先鋒，手曲尺一，炸彈二，短鎗四，躍踴爭先，英勇無匹，卒中彈死於而督署二堂之前，是年僅三十四歲。

江繼復烈士傳畧

徐維揚

江烈士繼復，廣東花縣平山鄉人也，未出世而父見背，事母至孝，母死，泣血絕食者數日，世業農，精於射擊，憤清廷專制，由徐維揚介紹入同盟。辛亥之役，爭任先鋒

，雖揚憐其年老，却之，烈士笑曰，吾年雖老，尙少黃忠十餘年，豈遽無用哉。乃携槍射擊，發必命中，由是人皆翕服，三月二十九之役，殺敵甚衆，焚攻督署時，勇敢無前，其後突圍轉戰，卒爲流彈所中，死於蓮塘街，妻劉氏，子惠倫，惠恆。

王燦登烈士傳畧

吳適

烈士閩連江透堡人，性坦易，厭人詐僞多心計者，好技擊，常服忠炳之杖，與守輝之拳，每論革命曰，如山蠶石，不至平地不止，未知何日至平地時也，得舉事信，曰年來所抱。今日固可實行也，二十九隨攻督署，翌晨同忠炳應昇被捕不諱死。

黃忠炳烈士傳畧

吳適

烈士字赤中，閩連江透堡人，少年好學，家貧不克竟其意。舍學而農。農隙則入山採藥。採藥拔崖蘆，鄉之人勤而耐勞者，始爲之。忠炳業此不以爲苦者，以其堅忍之性過人也。忠炳貌清俊，性真實，處事任勞怨而不辭，好拳術，長棍法，嘗曰如龍如蛇，其勁如風，我將善法，可以柔克剛，丙申歲，與黃克安曾守輝黃瑞聲祖光復曾於透堡之

棋盤堂，誓盟者百五十人。丁酉改會名爲光復，會員將五百人，忠炳熱革命，每欲實行其志，辛亥得赴粵信，喜曰，期至矣，與守輝等率二十三人行，三月二十七日隨攻督署，翌晨被執，直供死，年四十五歲。

卓秋元烈士傳畧

烈士閩鎗江院后鄉人，與兄存元同入光復會，兄學舉子業，秋元不喜伏案咕嗶，以歲自尙，其鄉多獵社，秋元樂與獵角，性英穎，熱革命，攻督署時，奮勇前進，後復轉攻軍械局，猛進中彈仆，腦裂死，年三十歲。

胡應昇烈士傳畧

吳適

烈士閩連江朱山鄉人，性渾厚，不與人較長短，小學坊恆以工自食，入光復會，聞革命事每欲實行其志，遂寓東塘村，以待訊。辛亥三月聞信，喜不自勝，遂與吳濟霖同行，二十九日隨攻督署，夜半與忠炳等同入一空店樓上，翌晨同被執，直供死，年四十歲。

魏金龍烈士傳畧

吳適

烈士閩連江朱山鄉人，隻眼，善放槍，人稱爲獨眼龍槍，光復會會員，隨攻督署死，年三十二歲。

陳清疇烈士傳畧

吳適

烈士閩連江新陽鄉人，好技擊，空拳敵十餘人，其鄉有抗清志士林國賢墓，清疇輟耕隴畔，常引其事作大志談。鄉人嗤之曰，汝一小民耳，不安本分，乃作此語耶，清疇曰，人患無志耳，志士願不可爲耶，甲辰入光復會。知非先革滿清不可，時思實行其志，辛亥三月，攻督署，巷戰死，年三十歲。

陳發炎烈士傳畧

吳適

烈士閩連江新陽縣人，光復會會員，好討論革命事，雖農業，實有遐想，辛亥三月攻督署，巷戰死，三十一歲。

羅乃琳烈士傳畧

吳適

烈士字萬霖，閩連江潘渡鄉人，平居少言，不慕榮利，好讀史，常論漢以後學術不及秦以前者，專制縛之也，宋儒雖入理障，如邵陳等，尙能自具見地，非晉唐人所可及，韓愈小儒，見道殊淺，徒以談詭之文，攻擊異己，所云蟬撼大樹者，毋乃自謂乎。清季州縣立自治，有請之者，琳曰士各有志，某不敢隨諸先生之後也，其自負如此，閩江蘇雜誌民報等，益奮然欲行其志，丙午入光復會，辛亥三月二十九，隨攻督署，巷戰死，三十二歲。

林西惠烈士傳畧

吳適

烈士閩連江朱山鄉人與金龍友善，己亥入鍊營，退伍後，與金龍遊獵，習槍法，欲有所圖也，丙午入光復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巷戰死，年二十七歲。

周華烈士傳畧

何祝三

周華，字鐵梅，廣東南海鷓鴣鄉人，幼孤，家少康，爲人寡言笑，然好交游，性任

俄，以是家中落，從其兄天祥經商龍州，旋入安南，時革命黨人寢盛，君慨然加入，丁未七月防城之役，君掌軍需，轉戰月餘，餉需漸匱，君乃與劉輝廷第六人，由戰地往安南，謁見孫中山先生，請示行止，比抵法界不察，卽被扣留。逾年，遞解星洲，旋服務於黨，辦中興日報，及民鐸劇社，成君乃投身社內，現身說法，周流南洋英荷暹各屬，僑民受君感動者不尠，庚戌廣州新軍敗後，孫先生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與各埠黨中代表開會於檳榔嶼，決圖再舉。君聞之。決然與南洋同志先後返港，三月廿九日君奮不顧身，焚攻督署，力戰死之。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回粵，烈士母往謁孫先生，以烈士無子，郵款三百，命爲立嗣娶妻以延宗祧，其母遵命，以姪盛芳爲嗣，母享壽七十餘，至十七年而逝。

陳春烈士傳畧

陳義華口述
鄧慕韓筆記

陳春，粵南海麗山鄉人也，體魁梧而性豪爽，重然諾，曾服務於安南海防粵東會館，諳悉法人關津情形，以是吾黨來往之招待，軍械書籍秘件之輸運。君實司之，曾無損

失，譚人鳳何克夫等因進行革命，爲法人所拘留，君盡力奔走照料。丁未防城之役，君與馮，辛亥春初，吾黨計畫大舉，豫組織選鋒，領導發難，君以誠俠感人，羅得陳才羅進等數十人，踴躍担任，三月廿九事發，君率所部，隨黃克強進攻督署，轉戰各處，彈盡而肩部受創，避入觀音山麓工人屋內，四月六日乃被捕，死之，無子以姪以森爲嗣。

馬侶烈士傳畧

前人

馬侶，粵番禺大塘鄉人，曾僑於安南海防，投身於中國同盟會，熱心黨務，丁未鎮南關之役，君最出力，翌年黃興再出兵欽廉，君破敵最勇，索爲黃興所器重，辛亥三月廿九之役，君隨黃興進攻督署，死之，遺一妻一子一女，子名齊，服務廣三鐵路。

勞培烈士傳畧

勞烈士家屬來稿

勞培，原名泮光，字肇明，廣東開平長沙塘鄉人，父英煜，生子三人，伯名鉅光，叔名燮光，烈士其仲也，姓至孝，聰穎而有志，髫齡入學，便有華夷之辨，年十四入天主教，尋隨神父劉晉鋆，往潮州揭陽傳道，十八回鄉省親，父母欲與論婚，烈士以何

奴未滅，何以家爲對，父母見其志堅，未便相強，復回揭陽傳道，二十往星洲，時見南洋革命風潮最盛，烈士慨然加入，旋在黨中辦晨報，受職其間，所得薪金，盡寄爲仰事費，並時函問兄弟起居，其孝行若此。三月廿九廣州之役，烈士殉焉。嗚呼，烈士與方聲洞，林覺民等，不特忠于其國，並於其孝親矣，就義時，年僅廿六。

游壽烈士傳畧

鄧慕韓

游壽，又名壽昌，粵南海西城崗人，體磅礴富膂力，目光如電，熱心民族思想，遇有反對革命者，輒面斥之，不惜拔劍相向，素爲孫中山先生所賞識。丁未鎮南關之役，戊申欽廉之役，君皆親歷其間。辛亥三月廿九廣州之役，君隨黃興進攻督署陣亡，年僅十八，母陳氏，七十餘歲尙存，無子，以姪志全爲嗣。

張學齡烈士傳畧

張烈士家屬來稿

烈士姓張氏，諱學齡，廣東興甯大成社人也，父善卿，夙著鄉望，母羅氏，有大家風，烈士少聰敏，志趣不凡，年稍長，出就外傳，習經史學，博覽羣書，文筆縱橫，冠

於儕輩，忽一日慨然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間乎，遂棄書習拳棒。清未政治窳敗，風俗萎靡，烈士目擊傷心，竊以改革爲己任，適族人張則通，在松口創辦體育會，設分會於大成鄉小學校，以提倡國技鼓吹革命爲目的。烈士因肄業而得加入同盟會，辛亥三月廿九日，廣州革命之役，烈士隸張聯村部，廣州友人知其事者，勸勿冒險，留以有待，烈士志氣激昂，謂吾既以身許國，義無他顧，起義之日，手持短槍，首先攻入督署，當者披靡，旋中彈殉義，時年方二十四歲，無子，其母立族人子，賜，賜權爲嗣烈士兄弟四人，兄學修幼殤，三弟學識，又名英力，充軍職，勇敢善戰，且得士心，四弟學文，死於討龍之役，忠義之氣，萃于一門，於戲盛矣。

徐國泰烈士傳（附華金元阮德三）

國泰字晒西，江蘇邵縣人也，世家務農，性誠篤，事孝親，幼畢業於本邑高等小學，因感胡清以異族僭竊華夏，施行暴政，民不聊生，遂奮然投筆，適當南洋陸軍第九鎮徵兵，應徵入炮隊，初充兵士，繼以學術俱優，考升正目，服務於砲標第二營右隊。庚

戊春，得朱鴻賓介紹入同盟會，旋被舉爲炮標全體同盟會員代表，辦理黨務，日有起色，除炮兵外，經烈士到處游說，不及半年，各種兵中由其一手介紹入同盟會者，凡二百餘人。辛亥春，廣州舉義，鄭贊丞奉命返滬，召集江皖同志，烈士在第九鎮集合者，四十餘人，公推烈士爲領袖，凡百計劃，悉聽指揮，此四十餘人中，江甯華金元，丹徒阮德三與焉。當在南京啓程時，凡屬會員，咸秘密集合於下關，爲烈士等送行，分袂之頃，烈士慷慨演說，謂此行不論成敗，誓以身殉，以爲激厲後起之士，所有黨務，均付託留學同志，賡續進行，蓋是時烈士已具必死之志，故能奮勇直往，毫無遲疑。三月二十九日，烈士隨黃興親攻督署，冒險直進，縱火而出，時已身受一彈，烈士尙未知覺，與華金元阮德三逼覓黃興不得，及至雙門底，始悉已經受傷，華阮二烈士始終不離左右，冒險衝突，卒爲警兵所圍，烈士等猶冒死奪得步鎗一枝，轟斃警兵數名，輾轉既久，終不得脫，遂爲大隊警兵所執，是時華阮二烈士，已死於亂軍之中，烈士被執時，警兵憤恨已極，隨用刺刀將其刺傷十餘處，烈士仍罵不絕口，遂遇害，年二十二歲。

羅幹烈士傳畧

陳義華口述
鄧慕韓筆記

羅幹，粵南海良登鄉人，僑於星洲業洋服，庚戌由游榮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旋棄業返粵，投身巡防營，運動同袍，爲哨官某所覺，乃走免，伏處鄉中，辛亥春，黨人將有業事於廣州，由陳春帶同至省，奔走各事，及三月廿九之役，進攻督署，戰殊力，君精槍法，中敵甚衆，轉戰小北一帶，子彈已盡被執，死之，無子，以姪遠爲嗣。

羅遇坤烈士傳畧

前人

羅遇坤（一作裕坤）粵南海良登鄉人，飽膽畧，富膂力，曾服工於安南海防廣隆昌機廠，丁未鎮南關之役，君任運輸之職，辛亥三月廿九，廣州之役，君隨黃克強進攻督署，轉戰各處，中敵甚衆，彈竭被執，於四月初八與饒輔廷同時就義，妻梁氏，遺腹子漢強一人。

羅進烈士傳畧

前人

羅進，粵南海良登鄉人，歲甲辰，僑於安南海防，服工廣隆昌機器廠，尋加入中國

同盟會，誓以身許國，庚戌返粵，投身吳宗禹部運動軍隊，事洩獲遭不測，逃匿鄉間，辛亥春初黨人圖大舉，由陳春陳義華，邀其出省，三月廿九任選鋒隨陳春進攻督署，轉戰小北一帶，傷斃敵人不少，旋彈罄被執，遂就義，無子，以姪盛爲嗣。

陳才烈士傳畧

鄧慕韓

陳才，粵南海蘇村人，歲癸卯，往安南，在海防昇昌洋貨店業商，由張福年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尋返粵，適三月廿九之役，君隨陳春攻督署，轉戰司後街，陣亡，無子，以姪以同爲嗣。

陳福烈士傳畧

前人

陳福，粵南海蘇村人也，甲辰歲往安南，服工於廣隆昌機廠，習聞胡虜之壓迫漢族，不勝憤慨，時海防中國同盟會，日益發展，君挽張福年介紹而加入焉。後辭工返粵，實行革命，辛亥春初，黨人在廣州圖革命之大舉，陳春陳義華介紹君加入選鋒，三月廿九之役，進攻督署，轉戰司後街陣亡，無子，以姪兆渠爲嗣。

羅聯烈士傳畧

前人

羅聯粵南海良登鄉人，向隸營伍，乙巳，往安南業商於河內廣隆什貨店，聞革命主義，輒熱血滿胸。由鄧應介紹入中國同盟會，卽棄業返粵，復投身軍界，從事運動。詎志不遂。返鄉，辛亥春初，黨人圖大舉，物色選鋒，陳春以君膽力過人，乃入鄉約同來省，三月廿九之役，隸何克夫部，進攻轉戰小北被執。初繫番禺獄中，族弟惠南等往探問，烈士曰，吾必捨生取義，望諸弟能繼吾志。旋轉解水師行台李準處，嚴刑訊問，烈士不屈。至四月初八，與饒輔廷羅遇坤三人同時就義，臨刑猶高呼中國非革命無以救亡，望後起者努力前進，勿中餒云。妻杜氏，無子，以姪與爲嗣。

韋雲卿烈士傳畧

方德華

韋雲卿，(或謂非真姓名)廣西南寧人，向以小販度日，隨往暹羅，前清宣統元年，在安南哈總理說革命，頓悟革命救國爲國民應有之責任，遂投身入革命黨。旋由總理給銀二百兩，囑回國從事於革命工作，河口鎮南關諸役，均奮勇參加，與清兵苦戰，隨

在欽州一帶，運動多人加盟，以增厚革命勢力，嗣以諸役失敗，復逃往安南，民元前一年三月，在安南書報社，接廣州約期四月初一日在省會齊攻殷制台衙門之信，卽欣然糾約同志十餘人，于三月初十日由安南內渡，廿七日仍逗留香港，時省方頗有改期舉事之議，未能卽決行止，嗣聞同志劉梅鄉言，省方恐事機洩漏，或早一二日發動，亦未可定。韋恐失參加機會，故急於廿八晚附輪回省，廿九早抵省後，始知吾黨確於廿九日發動，與奮欲狂，因卽趨機關索取軍械號帶，編入先鋒第二隊。當先鋒隊領袖黃興率衆同志攻入督署劇戰時，韋卽隨第二隊衝入衙內接應，與頭門衛隊撲戰甚烈，旋攻入上房，施擲炸彈，未幾，火起，遂卽逃出，時日擊同志多被清兵轟斃，漸不可支，及衝督署右旁橫街，又遇官兵，遂與互轟，且戰且却。同志沿途陸續爲清兵衝散。這韋走至狀元橋地方，清兵亦已逐踵而至。韋見前面無路可逸，遂闖入米店，同時各同志約有二十三人，亦踵至。乃悉竭力放槍拋擲炸彈，力拒追兵，追兵傷亡枕藉，不敢追近，改用火攻。韋等見火勢已熾，知不能守，卽撞牆逃隣小屋，遂被清兵所獲。訊供時，慷慨陳詞，氣不稍屈。供內有「我今日既以身許國，精神更壯」之語。旋被害。

陸烈士皓東畧歷

德華

烈士陸公，中桂其名，皓東則其別號，吾黨之健將也。公世籍廣東翠微村，與總理爲同鄉。嘗經商於滬，後自滬旋港，始與總理稔。時總理肄業於港雅麗士醫院，課餘輒致力於革命之鼓吹，與之交遊者，懼禍之及己也，悉畏避之。獨公與陳少白，楊鶴齡，尤少純三人，極力附和之。公生平，性沉勇，多才藝，尤豐於愛國思想，目擊當時外侮之日亟也，常思所以禦侮之道，及聆總理欲攘外必先靖內之論，始如夢初覺，決志先倒滿清，以謀根本解決。又公於與中會時，常以黨旗之形式建議，今吾黨所用之青天白日旗，卽公所設計而經總理所核定者也。公隨總理從事革命工作，每有所命，輒奮勇當先，迨末後人，居常以無機會發動爲憾。會甲午中日之戰，清兵敗績，高麗，旅，威相繼陷，清廷腐敗之狀益露，國勢險危，人心憤激！總理以時機已至，乃自檀島歸國，謀據廣州以爲根據，於港設乾亨行爲幹部，而於廣州設農學會爲機關，當時計劃發動東西兩江之義軍分兩路襲廣州，公躍起曰：男兒報國，此其時矣！乃與鄭公士首冒險入廣州，主持廣州之農學會機關。公以屆期須分頭招待義軍，以期呼應靈敏，乃

分設機關於雙門底王家祠，東門外鹹魚欄張公館及河南等處，並定九月九日發難。詎事爲奸徒朱祺所洩，遂於事前被李賊家焯捕去王家祠機關，提訊時，公侃侃而談，直認從事於革命不諱。雖受非刑，矢不供出同黨，並以大義斥滿吏之醜顏事仇，滔滔不絕。未謂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盡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欲手刃一二狗官，以喚醒黃魂，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請速行刑，但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也云云。旋於九月廿四日與朱烈士貴全等同遇害，時年僅廿九歲。嗚呼，如公者誠壯烈矣！公爲吾黨第一次舉義失敗而犧牲之第一人，總理特哀之慟，故公殉難後之十年，於北京開第一會時，定秘密口號之第三項問「貴友爲誰」答「陸皓東，史堅如」，亦可見公受總理推重，刻刻不忘之一斑也。

史烈士堅如畧歷

德華

史烈士堅如，諱文緯，原籍深陽，先世徙居於粵，遂爲廣東番禺人。自少聰穎好學，擅詩能畫，貌姣好如女子，而性嚴鏡果毅，待人接物，真摯誠懇，藹然可親。年弱冠，卽浩然有復國之志。聞總理革命談，傾心無已，東渡留學日本時，卽加入與中會，

旋受 總理命，偕日人宮崎至長江沿岸，聯絡哥老會，以壯聲援。總理以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後，密謀再舉，因命鄧士良入惠州舉義，一面命史入廣州招集同志，以謀響應，史偕鄧蔭南入粵，以軍餉無着，謀賤售其家業充之，因庚子義和團影響，日久無所成，以故聯絡防營旗兵綠林之計劃，皆以絀于費而阻。時鄭已發難于惠，清吏傾師而東，史謀殲其魁渠，以寬我師。適售產得三千金，遂租屋於撫署後之后樓房，與其兄古愚等，徹夜掘隧道，通入撫署，埋炸藥二百磅于隧道盡處，而以藥線爲引，轟炸僞兩廣巡撫德壽。默計德壽臥所，詎藏藥地不遠，炸藥爆發，決無倖免之理。乃工作竣後，藥爆炸，以炸藥不能盡發，僅毀撫署一部，德壽仍無恙。史疑不釋，數返原處偵視，遂卒被捕，遇害，乃民國紀元前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也。時年僅廿二歲耳，史有兄名古愚，有妹名儼然，皆盡力以助史。卒未獲償史之願，此誠史所難瞑目者。

吳烈士懋畧歷

姚 懋

吳烈士名懋，安徽桐城縣人，兄弟凡五，烈士居四，貌如婦人女子，性極和平，幼

年當後聚村童多人，以牛爲馬，或泛木屐於塘中，作水陸戰戲，每次必聞嚇哭聲，分勝負而後已。生此劇烈競爭時代，吳烈士幼年之兒戲，既若別有深心，烈士讀書甚聰明，好爲古文詩歌，尤好讀歷史，當專制政府科舉取士之時，獨不習八股文，不應考試，當時人多謂烈士少年之思想，已別有所在，當戊戌康梁政變失敗，人多爲梁歎息。烈士聞之，特具酒肴紹戚友痛飲，常人莫明也。而不知在憲政兩明萌孽之時，烈士則早已抱共和思想，此爲烈士幼年迄成年在鄉里時之事迹也，二十歲後，到上海，初欲入廣方言館，因不喜其學科偏重外國語，乃來北方，由其族人吳摯甫先生介紹入保定高等學堂，刻意求學，間有疾疾，亦不告假，課餘之暇，與同學同志在保定創辦上下江公學，自任義務教授，又創辦直隸白話報，自任義務主筆，烈士之熱心公益有如此者。烈士不苟言笑，擇交最慎，非相知以心，往往終日相對無一語，與湖南陳天華江蘇趙伯先兩烈士最相善，聞鄒容烈士在上海獄中遇害，密寄書章太炎君戒其慎防，其實烈士太炎君初不相識，此書曾載民報，以上爲烈士離家以後之事略也。烈士在保定高等學堂四年，將行畢業考試，因考應畢業，必得獎勵，乃逃考往東三省，時年二十有八，適前清政府致察政治五大臣之

命下，遂來北京住桐城館，同居者以爲烈士來入分科大學，殊不知其爲我四萬萬同胞有所謀而來也。烈士先欲溷入前清宮禁，行破壞手段，不得機會。及考察政治五大臣起程前夕，自置酒饗與同住友人飲，云明日將往天津，再聚未知何日，特與諸君話別，惟我今天不能多飲，夜間尙須作家書，孰知其所飲之酒，爲永訣酒，所作之書，爲絕命書乎！翌日爲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將乘車南下，車站擁衛極嚴，烈士衣學堂操衣，懷炸彈而往，屢不得入，遂往購前清無頂官帽及布靴，改裝前清奴隸的狀態，操衣則包而提之，溷入車站，登五大臣所乘之花車。孰知專制殘喘尙有數年，轟然一聲，烈士所懷之炸彈誤觸而身死，腸腹崩裂，手足皆斷，流血滿地，極生人最苦最悲最慘之現狀，烈士一身受之。烈士爲我四萬萬同胞破壞專制而死，我同胞之對於烈士，曷可一日去諸懷哉？現所陳列破帽破靴。卽烈士昔時假裝奴隸之冠履，欲誅殺專制政府中大奴隸，救出我四萬萬同胞，永久不作奴隸之遺留品也。烈士殉義後，面目血污，模糊難辨，人不知所死者爲誰，更不知死者是何宗旨。蓋烈士事前極秘密，人亦無從而知，嗣由醫生以藥水細洗其尸首，露出烈士本來面目，扶持攝影，警廳使人持而遍訪其姓氏，當時在專制積

威之下，無有敢言烈士姓名者。而烈士之名，終不能埋沒，一日桐城館前小女兒，見警卒所示像片，指而識之曰，此非吳老爺乎？而破壞數千年專制政體，最先發難大烈士吳樾之名，遂聞於天下，以上爲烈士殉義前後之大略情形也。至烈士昔年黨會之組織，及炸彈所由來，另有報告，茲且從略。烈士尙有更名之歷史，烈士之名，本爲無木傍之越，因友爲納監，乃棄前名加木傍爲樾，在烈士意思，無木傍之吳樾爲專制政府之小奴隸，有木傍之吳樾，爲有共和思想之自由民。但破壞專制政體，前後諸烈士辦法，各有不同，如徐錫麟烈士，吳祿貞烈士，皆溷立專制政府之中，以求達其目的，吳烈士欲在專制政府之外，行破壞手段。雖歷史不同，方法不同，而宗旨皆同，目的皆同。同者何？同欲造成今之中華國民也。

徐錫麟烈士傳

南史氏

自丙午以還，清廷昇端方鎮江南，方遣馬販米占元優人夏月恆刺深黨人陰事，捕縛入獄踵相接，米夏固端狎客也，故革命黨人愈憤，丁未五月廿八日遂有會稽徐錫麟槍斃皖撫恩銘事，警耗遙達北庭，駭驚，而徐卒以救援梗絕力竭而死，嗚呼，烈哉，謹按君

譚錫麟，字伯蓀，會稽東浦人也，少讀書，通大義，然恆失愛於其父，乃益自刻厲，應試輒冠其曹，網郡邑吏，欽其才，以收君門下爲榮，君研精數學，善製器具，曾手構星球儀，見者歎爲莫及，後以諸生中副榜，旣復悔之，乃集資設書肆，假以物色豪傑，繼乃從事教育，尤熱心桑梓公益，創辦之始，邑人嘖有煩言，繼乃欽其識，紹興中學校，亦延君任教授，曾乘間至日本，觀博覽會，歸益有志於經世，繼念宗邦削弱，原於祖國之墜沉，邑人某某旅於上海，結合某暗殺團，君緣某君之介紹於滬入會，歸乃運動紹屬會黨，盡交其會豪，傍及金華府，由是草澤間，往往知君名，繼念浙省會黨，知識淺闇，莫若稍事教練以兵法相勸，乃與某某君謀創設大通師範學校於紹興，以普通科學外，尤重體操，六閱月而課畢，由是綠林之豪，廣集其間而勢力亦益盛，然爲官吏者莫知也，繼念非握兵柄，不足舉大計，乃同某某君等，共假金某氏，得數萬金，以捐納得道員，又得俞廉三爲之助，偽設奇策，以干張之洞，袁世凱，欲假官方東游，投身陸軍學校，俟畢業以後，返握重兵，乃束裝再渡日本，適日本振武學校，以君體質素孱，禁其肄業，然君固嫻習武事者，雙目雖短視，願精於鎗術，所發罔不中，皖事之成，卽肇端於此，君

既返國，乃取某氏所貸餘金，運動滿州政府，盡罄其資，昔與君同事者，爭怨之，願莫能測君所爲，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補道，君之蒞皖也，亦賴俞廉三之助，並得清慶王及杭州將軍長某荅函，慶長均皖撫恩銘戚也，君得其函持謁恩銘，恩銘大器之，立命會辦警察學堂事務，於是君遂得發揮其意見，蒞校後，鼓勵諸生，殫竭勞動，每赤日中，戎裝佩劍，躬自督練，儀觀偉然，皖會以爲能，立奏請加二品銜，而不知君報國熱忱，日益歎薄，固將食其肉而寢其皮也，端方既仇殺黨人，皖會心動，亦下命戒嚴，君聞之，竊獨悲憤，謂禍根不除，終且滋蔓，則神州黃胤，寧有重見天日之期耶，乃密約海內外同志，迅速赴皖，共圖舉事，期五月廿八日會警察生將畢業，君乃僞邀皖中官吏，蒞堂觀禮，亦期五月廿八日，而恩會欲速，君對以未集，恩會乃召其校執事顧松問之，松唯唯從命，遂改五月廿六日舉行畢業禮，君慮堅持，則謀將洩，而從之則後援未至，願業已無可如何，不如先發以待天命，遂從之，期近，君日召諸生訓勵綦切，繼之涕泣，諸生咸爲動容，又密與其同志陳伯平馬宗漢嚴爲戒備，二君皆諾之，至日恩會以下，咸戾止，君始終慮謀洩，坐既定，君諭教員某君下鍵，某君承命遠遁，嗣命顧松下鍵，顧松固知

情，至是忽不從，君大憤恨，立擊殺之，遂還擊恩會於堂，鎗連發皆中之，並傷及其左右，獨藩學臬以下官吏皆紛紛奪門逾垣遁，恩會尙未死，其左右急牽之去，君復擊之，洞中腹及巡撫署而死，臨死猶謂人曰：『徐道擊我，徐道擊我，』故其下遂發兵擊君，君知事敗，急率衆據軍械局放槍，子彈竭，發砲，砲機絕，遂被圍，陳伯平死之或曰斃於君手，君復走，爲追者所及，卒就擒，至按察使署，官吏咸臨，訊問君，侃侃不諱，詞氣甚正，遂殺之，剖其心，以祭恩會云。

南史氏曰，長江流域，自林文祥以私憾刺江南總督馬新貽之死，迄今數十年，俠風慘澹，亦幾幾不聞有荆聶之儔矣，至甲辰之冬，春申市上，乃始有萬福華槍擊王之春之事，固皎然皖北之民也，然事不成而敗，聞者惜之，願殺機一開，刺客踵起，至踰年春日，爰有王漢刺鐵良不成而自殺之事，風潮所播，警鐘不鳴，舞台推倒，時警鐘報以登王漢事被錮，而予所著大舞台雜誌，亦受詰問銷毀，蓋亦烈矣，而吳樾一介書生，因之感激，（見其自序）逕懷炸彈，以入北京，力投汽車，期盡殲其渠，志氣勇甚，乃天禍中國，蒲箇無恙，而終殞厥身，悲呼，傷哉，兩歲以來，胡塵蔽日，天地不明，漢朝男子，

終若甘心降服矣，迺端會返國以來，對我江南不務安集，而日爲酷虐，天呼天呼，固有入焉，思割刃於其腹矣，而徐君乃毅然突起其間，先掠小醜而殲之，雖曰傷勇輕生，殺之不武，而其效已著，夙願畢償，要可含笑入地，傲文祥而慚福華，慰王漢而憫吳越，軒然，悚其魂爲厲鬼，以褫奪胡虜之魄，降其靈爲天神，以昭漢族之民，陰佑默相，俾者，盡集巨慝而殲之，重扶漢室歸於中州，永奠河山，長覩日月，則徐君之賜我多矣，故傳其略，以勗吾黨。

秋瑾烈士傳

陳去病

秋瑾字璣卿，浙江紹興人也，家世仕宦，故君生於閩，稍長讀書，通大義，嫻於詞令，工詩文詞，著作甚美，又好劍俠傳，習騎馬，善飲酒，慕朱家郭解之爲人，明媚儻儻，儼然花木蘭秦良玉之倫也，旋客湖南湘潭，湘有富賈王氏，方爲子求婚，聞其賢聘之，因適王氏爲王廷鈞婦，生男女各一，男曰沅德，女曰桂芬，而廷鈞納資爲郎，偕君入京師，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文采昭曜，盛極一時，見者咸驚以爲珊瑚玉樹之齊輝而並美也，時天下喪亂，內外交闕，而中朝政客，日益窳敗，士習民風

，奢侈踰度，饒爲靡靡，幾忘國勢之日落，而深仇大恥之亟宜報也，因日夜忽忽不樂，至甲辰夏，遂脫所御章服及裘珮之屬，悉贈諸芝蔴，而東赴日本留學焉，會孫中山方創同盟會於江戶，以君抱負弘遠，首邀之入會，自是更字竟雄，號「鑑湖女俠」，日以物色人材爲職志，江浙志士之與君相識者，咸因君介紹入同盟會，而同盟會乃大張，間又與諸女士重與其愛會，而已爲之長，隆譽日起，留東學子，慕君者衆，每大會集，輒邀君與俱，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必攝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魄，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當是時，留東學生日益多，其議論咸慷慨激烈，以革命爲歸，清廷患之，陰曠日本禁止之，於是日校乃訂取締留學規則事聞，學子大噪，君尤憤甚，率同志歸國，得識石門夫人自華，留主滄溪女學，許異姓骨肉焉，是夏之浙東，陰求死士，得呂東昇諸人，還至南潯，定計將往瓜哇，會病未果，因留上海，居虹口厚德里，爲同盟會員往來通問地，嘗視陳墨峯同造炸彈，忽藥性爆裂，聲震屋瓦，君與墨峯皆被創甚，里巷驚駭，幾爲警兵所逮，以無左證得免，遂發刊中國女報，識者遽焉，明年丁未歸紹興，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體育會者，徐錫麟之所創，而君爲之

主持者也。時徐方在皖，圖大舉，故君亦往來吳越間，以爲之備，因日部署其衆，得數千人，悉編定之爲八軍，曰光復漢族，大振權國，統名之曰光復軍，每軍置大將，副將，行軍，正副參謀以迄中左中軍，中左右佐尉各職，咸設置之如制。又爲軍服，自大將以至佐尉，均黑色，對襟短袖，白衣布包頭，並加胸帶。（如西洋懸掛寶星之斜胸帶）以色爲等差，黃者居首，白次之，紅又次之，淺藍又次之，兵士則於白月中大書其隸之軍字以爲別（例如光字軍，兵士書光字是也）肩章於白月中書中左右等字，及號數以爲別，旗幟尙白，中標漢字黑色，順旗，則書復漢，黃地黑字，並文書勅令鈐記之屬，咸規定之，無所遺別，鎔金爲約指二十八枚，鑄詩其上曰，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華胄是天驕，頒諸魁傑，以爲口號。於是以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若爲協領，而張恭等爲分統云，五月練成，乃招選得壯士三十二人，編定之爲敢死隊，以周華昌俞煒葉頌清率之，赴杭州，華昌又別招部下二百人，駐江干，伺動靜爲內應，而皖事遽敗，金華一軍，亦稍洩漏，君心雖痛甚，然業已無如之何，迺益示鎮定，遣衆他去，而已獨居大通學校俟之，自謂婦人無他慮也，郡人有胡道南者，夙與君忤

，至是竟輸其情於紹興知府貴福，貴福者虜人也，聞之星夜渡江至杭，白巡撫張曾敫，曾敫以詢湯壽潛張美翊，曰信，遂遣兵往捕之，君知不免，躍日殺之古輪亭口，時六月六日黎明也。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於刑廷書秋雨風愁煞人句而已，悲夫！

陳去病曰，自徐君殉皖之耗聞，余卽爲歌詩弔之，及君耗迭至，余又欲爲追悼，以他人所阻而止，明春戊甲適越過杭州，會徐夫人，方爲君營墓湖上，余因建議創建秋社，一時與會諸子，咸贊同焉，及詣越過軒亭，始爲文申弔，見聞之者多驚駭，相屬以爲悖謚，余用是知君之屈殺，益信而有徵也。不知漢胡深仇絜匪旦夕，百年圖報，已覺其怒，而瑾生會稽，聆猿劍之風，勵新胆之志，其於革命，不亦宜乎，顧瑾卒死者，非以其鋒芒有未斂歟，然而瑾且傳矣，則夫人之欲爲善者，亦奚事而不自壯也哉。

秋瑾訊時，人知其止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死後清吏發表一供詞，所有事實似非局外人所能僞造者，附錄於左。

『秋瑾山陰縣人也，年二十九歲，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鈞，向與婦人不睦。婦人於光緒廿九年間，與丈夫離別出洋，往日本遊歷，會過徐錫麟趙洪富，因此熟識。後來婦人

遊歷回華，在上海開設女報館，始於上年十二月間，回到紹興，由素識的蔡姓，邀婦人進大通學堂，充當附設體育會教員，與竺紹康王金發都是素識，時常到堂。趙洪富前充體育會賬房，已於五月念四日走去，程毅到堂，已有月餘，也與婦人認識的。六月初四日，聞有營兵前來搜捕婦人，當即携取手鎗，并外國皮包，就想逃避，不料兵勇已到，不及逃避，堂內開鎗，兵勇們也開鎗，就把婦人連槍拿獲。論說稿數紙，日記手摺一個，程毅們也被拿獲，解送到案的。今蒙督訊，手鎗是婦人的，論稿是婦人做的，日記手摺是婦人的，婦人已經認了。稿底革命黨的事，就不必多問了。皮包是臨拿時丟棄在堂，至趙洪富竺紹康王金發們現逃何處不知道。』

溫生才烈士傳

鄒魯

溫生才，字練生，廣東嘉應州人。六歲失所怙。家貧當爲小販資母。然性穎好學，十齡時見鄰兒均讀書，因亦以讀書爲請。母佳其志，托戚携至鎮平縣天主教堂，肄業數年，智識益增。二十四歲，赴南洋各埠，訪其兄，不遇。仍歸里省母。後又經省赴南洋，三十一歲投台北機器廠習工藝，三十四歲復赴南洋霹靂高啡山就工，時高啡山有同盟

會黨員，辦書報社以鼓吹革命，溫因閱報讀揚州十日屠城記，輒拍案怪叫，憤亡國滅種之慘痛，此時種族革命思想，始勃然發生，及聞孫總理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號召革命，亟思一見，見後即以身許黨。民國紀元前一年，黃興趙聲等奉孫總理命在廣東謀大舉，溫聞之，急趕由南洋返粵參加。會有堂弟某充新軍排長，遂因之以運動軍隊。嗣知僑水師提督李準，擁重兵極險狠，吾黨屢次舉義。多慘受其打擊，謀先去此大慙。乃乘三月初十，李前往燕塘觀演放飛機之際，懷手槍要李於東門外諮議局前之茶館。日將暮，見有呵道而來者，護從甚盛，意爲李準。伺轎至，出其不意，突躍入護隊叢中，直趨轎輿向內猛擊，前後護隊驚散，轎夫亦卸肩落荒逃。旋溫亦爲隊警所捕，被捕後始知所擊斃者非李。而屬僞將軍孚琦。刑訊時侃侃談主義，斥諸吏不少饒。問曰：「何故暗殺？」曰「明殺」問「何故明殺？」曰「滿清無道，日召外侮，皆若輩爲厲之階耳。死一孚琦，固無濟於事，但借此以爲天下先。此舉純爲救種，既非與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使。」滿吏等爲之嘿然。十七日遂被害于諮議局前擊孚琦處。年四十有二。

贊曰：當溫之擊孚琦于諮議局前也，余與古應芬適在諮議局，初聞槍聲而奇，倏而

局警走入告曰，「將軍爲人暗擊，斃於局前，」余等疾出視。及議場，迎面一少年奔跑而前曰，「我是將軍子，我父被擊，乞救命」，及門則見一轎委於道中，近視之，內有一人，直臥而死，足外伸，隨員軍隊見余等至，始漸集。十七日生才就義，余臨觀，見身首異處，碧血瑩然，欽哀欲絕，卽揭其事於可報，記其末曰，「記者遊東門，見各新軍過者，無不聚觀，觀畢大有憑弔歎獻之慨，甚至有流涕者，記者佇立而觀，見此情形，亦爲之惻然」。清警廳卒摘此語以封可報，回首當年，歷歷如在，生才爲主義而犧牲之神，卽百世後，聞者猶見其凜凜如生也。

林冠慈烈士傳

鄒魯

林冠慈廣東順德人也，少業農，一日在田間，見催科吏凌迫鄉民，憤甚，欲殺之，私購一利刃，以伺其再至，嗣聞人談俄國虛無黨，用炸彈殲達官事，羨之，思得其法，以爲凡西人均諳也，基督教牧師往鄉間傳道者，以笑面向人，意爲虛無黨之善人，遂委曲受洗禮入基督教，越日以製炸彈法爲請，大遭呵斥，去之，後知中國有孫總理中山

先生所創之革命黨，隻身走香港求之，見有賣藥演說者，激昂慷慨，以爲黨人，向之求納，賣藥者懼賈禍，大窘辱之，自是不敢逢人輒問；然茫茫大地，何處得覓黨人，每於茶樓路角，見有言動奇異者，卽留心密察，卒得朱述唐高劍父介紹入劉思復在香港摩士圭路所組之暗殺團，警之曰：「視察六個月，實心任事，方授職責及製彈法，」因而一言一動，必請後始行，時爲民國紀元前一年春初，及三月二十九日攻清兩廣督署之役失敗，黨人咸欲手刃偽總督張鳴岐僞水師提督李準以爲快，對於狠而狡之李準尤不欲其漏網，林至是不可忍，踴躍自薦，時暗殺團開會掣簽，定實行輔助兩責，林與劉思復，程克陳自覺，掣得實行，朱述堂，謝英伯，李熙斌，掣得輔助，乃定林入廣州，圖李準張鳴岐，朱述唐爲輔助，朱述唐先至廣州，與李熙斌高劍父梁綺神，預佈一切，及妥，林飾西人廚工，携網籃，藏食事，趁輪而行，炸彈則於麪包挖洞中，抵岸，先至沙面，折至河南，述唐等則日偵張李行蹤，一日得張鳴岐出城訊，携炸彈伺於油欄門門某茶居，當張鳴岐經過，適坊人奉神出段，觀衆塞途，以不忍多傷無辜而止，此後得報而往，或已去，或不實，牢騷萬狀，當出發，必囑購酒以待，「出無所遇，氣將鬱死，非大碗

酒澆之，不能愈也」，同時陳敬岳亦謀炸李，主其事者陳爛明，偵察者施正父，父正已知林等謀，遂通力合作，城以內林任之，城以外敬岳任之，黨人潘賦西，則自以炸彈伺於衛邊街，互約一方炸發，即雙方均退。閏六月十九日午後，李準由水師公所進城，敬岳聞訊出，李準已過，追之，比至大南門，林已伺於雙門底怡興製衣店，僞爲製衣，一時衛兵蜂擁李準乘輿阿道而至，林擲彈擊之，李準傷腰，林中彈死，敬岳被捕，賦西聞聲，知有一方得手，置彈僻處而退。林屍體雜李準之衛隊中，當時竟無知其爲炸李之人也。

贊曰，冠慈因催科吏之惡，憤欲除之，由此一念，展轉至於爲國除蠹，奪漢奸之魄，而樹民國之基，其情至篤，其事至烈，而終底於成，殆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者非耶！

陳敬岳烈士傳

陳敬岳，字接祥，廣東嘉應州人也，幼求學，不事章句，尤鄙科舉業，嘗以「在止

于至善」請益于師，師爲所窘。事親孝，妻喪，躬親井臼以承歡，夜仍讀書不倦，嘗操作田間，以書卷相隨，人至比之朱賣臣，旣而歎曰，「丈夫志在四方，安能株守一隅，偏促如轅下駒耶。」年三十七歲，遂作海外遊，遍歷南洋各島，設帳授徒，日以救國爲諸生訓。嘗曰，「漢賊不除，滿清不覆，滿清不覆，中國不強，」一時認爲良言。嗣入同盟會，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黨人舉義廣州，攻清兩廣總督署失敗，清水師提督李準，爲害最烈，陳發願殺之，以除革命障礙，籌資返國，其子同在南洋，亦不告而去。時陳炯明正組織暗殺機關，見陳大喜，與籌一切，初以李準嘗至韜美醫院，詢問其參議吳錫永傷勢，乃僞病入韜美醫院以伺，詎吳錫永傷愈，而李準不再至。及李準赴順德清鄉，則僞爲乞丐沿途乞食圖之，追踪十餘日，志不得達。後回粵，偵知李準當自水師公所至行署，因決於路上炸之，助之者有馬育航施正甫李少華等，時林冠慈亦謀炸李準，知之，遂通力合作，城以外敬岳任之，城以內冠慈任之，閏六月十九日午後，偵得李準由水師公所進城，陳持呂宋烟箱所儲之炸彈而出，李準乘轎已過，追之至大南門，慈冠已於雙門底怡興衣店擬擲彈傷李矣，原約一方炸發，他方即退，以爲另圖，陳乘人

紛亂而行，至育賢坊，岡警因其剪髮西裝，手持呂宋烟箱甚重，向前盤詰，正欲將箱擲之，巡警紛至，爲所捕焉，疊訊皆直認不諱，並述其圖李經過，神色自若，訊後監於獄，直至九月十七爲清吏世桂殺害，距廣州光復僅二日耳，傷哉。

贊曰，敬岳氣宇軒爽，溫文而內沉實，曾與陳振權女同志，在香港鴨蛋街助其裝炸藥，雖非易水送行，已感壯士一去不復還之痛，卒成仁就義，締造民國。其子仲虞肄業廣東大學，去歲出其家錄請編傳，余以後死之責不能辭也，乃執筆記此，亦使後世有所景仰焉。

鍾明光烈士傳

鍾明光，字達權，廣東興寧人也。少孤，家貧，因受遺訓，仍竭資求學，喜讀英雄傳，每遇荆卿聶政事，輒掩卷歎息。性孝，值粵荒，家益窘，乃棄學就商，謀甘旨以娛親，跋涉贛閩湘數千里，不以爲苦。嗣赴南洋，痛內憂外患，互相迫逼，國將不國，乃投身革命黨，廣結納以策國是，冀中國不爲波蘭高麗之續，辛亥和議告成，君扼腕曰，

「革命不澈底，大錯鑄成矣，」民國二年，討袁軍興，隻身返國，抵香港，而義師已覆。乃潛回家，恣惜山水，寄意吟詠，其重九登神光山句云，「大局重爲和議誤，中原多難此登臨，」其懷抱可想見矣。時袁世凱通令各省弋黨人，勢將羅及，乃重渡南洋，袁氏窮索黨人有日，意黨人之殺逐淨盡於國內，帝愆可達也。益以歐戰爆發，歐洲各國，自顧不暇乃與日本訂二十一條賣國條款，以爲帝制交換品，舉國反對，風起雲湧，龍濟光爲粵將軍，竟反電袁氏，請提燈慶祝。時君已返粵謀倒袁，聞之，益痛不欲生，曰「非先殺龍賊，無以示儆。」以困於資，進行阻礙，乃因李佐漢羅剗湖李雅陶，介紹於丘漢苗，入暗殺團，以撲龍濟光爲己任。時龍在粵肆虐，知黨人欲得而甘心，因深居簡出，伺之數月，未得當，乃喬裝小販，日肩生菓僞販於各要衙署，暗藏罐形之炸彈，冀伺龍。不得，或得其兄廣惠鎮守使龍觀光也，又匝月矣，適粵省遭水火大災，龍意黨人或懈於窺伺，因赴龍觀光宅，道經積厚坊，君從容擲炸彈擊之，傷龍左足，衛隊死者十七人，傷者無數，君被捕，時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也。次日龍吏賀文彪以凌遲處死預告之，笑曰，「果爾則龍賊或不免，吾無憾矣，」十八日行刑，先以火油灌其體，焚之，氣將絕，

方行凌遲刑，復割腹而裂其屍，慘哉。君進暗殺團後，作自輓詩，五古一，七絕二，七律二，於五月二十八日繕絕筆書致南洋壩羅國民黨支部，羔杯山廣益學堂，暗邦學堂，六月十九日繕絕筆書致丘漢苗，二十繕遺囑，二十二繕絕筆書致振民女同志，及繕絕筆書遺姪烈發，從容就義，於茲可見，其致身爲國之誠，與孝友慈祥之性，躍躍紙上，尤足令人讀之而興起。君就義時，年三十有五，母七十一歲，妻陳氏，子一，女一，均幼，故遺書尤再三致托也。

論曰，天下惟至性人，能具大勇，觀明光遺書，純孝出於天性，特以不忍亡國之痛，擴其孝念，以除「賊」，俾國民免奴隸牛馬之辱，抱至仁之心，行大勇之事，百折不回，一以從容出之，吁，可風已。

烈士李君祺初傳畧

劉紀文

『殷憂啓聖』，『多難興邦』，迹諸忠烈之士，嘗因此而成其志，且深有造於天下後世。李君慘遭家難，父兄無辜盡遭慘殺，不得理於有司，憂傷憔悴，因無意於人世；重

以清政不綱，國難孔亟，家國之痛，駢集一身，乃慨然盟革命之志；志決，子身走美，入中國革命同盟會，首從事於言論宣傳，進而實行革命；其行苦其志堅，其工作則井然有序。倘君非根性深厚，倍於常人，就令身遭家國憂危，則其在鄉閩中，或不免為盲目鄉愚，在美洲亦不免受保皇所煽惑，其能慷慨激昂，從事國民革命者幾希，君惟根性深厚，又遭國家之危，故卒能不顧死生，奮力革命，終始不渝。

君居美之三藩市十餘年，至民國紀元前二年歸國，謀集各方同志殲清廷疆吏，且決不復為木鐸，而為血鐘焉。旋中國報主理乏人，朱執信林直勉乃舉君總理報務，而仍冀併力謀起義，以去清廷二百餘年一姓專制之禍患。先是君少資印費，期暫濟報社急需，奈主報務輩以其少而無濟也，反悉數供諸一酌，君領而莫之責。君當報務之暇，步登太平山以自廣，偶觀工人舁重物於山麓，辛勞被汗，苦弗克勝，且喘且喙，君不忍，解囊盡有分助之，旁觀者反笑其愚矣。

紀元前一年，『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君竭力奔走，恆恐後人，九月，君舉兵定陽江，當時閩里多驚，陽江獨晏然，君之力也，鄉民至今懷之。

清廷甫倒，民國初成，同志多以為革命大業，率以告成，無須繼續努力於黨務矣。既懈其壯志，則趨慕榮利之念自萌；卽號稱賢者，亦有以『功成不居』以鳴高蹈，徜徉山水，不復以革命爲事；君獨具卓見，知非實現三民主義，不足言成功，遂以發展實業，救濟民生自任。惟昔家貧，乃集資僑美同志，於寧皖購地三萬畝，闢荒農務，以爲國人倡，且隱然集一部份同志於農場，以爲黨國効力。既而袁世凱謀稱帝，肆殺吾黨黨徒，馮國璋任南京督軍，承密旨捕君，幾不免，幸僑美商會各社團營救得釋。君以袁稱帝禍國，實清會之變相，故仍本其革命素志，謀革命軍再起，以『討袁救國』號召，赴日之東京，承總理命，任其菲律賓羣島籌餉，並創設民號報，以大義曉僑衆，盡暴袁惡，因此人咸憤然興起，助餉者多。民國三年九月，君歸國，居鏡湖，謀起義師，起義師則必下鄉，身入虎穴，乃先跣足步於市，使漸抵，備入山徒步馳驟，其苦行有如此者。嗣赴台山，糾合民衆起討袁之軍，時龍濟光据粵助虐，君復承總理委爲中華革命軍廣東討袁軍游擊司令，四年初夏，偕同志十餘人，問道入那琴十萬大山，召集民軍相策應，晝宿夜行，備極艱險。九月，赴鏡湖，與朱執信古湘芹諸人定舉義期，復返那琴，爲龍探

悉，派兵跟追，君冒險，挾彈械，夜達紫蘿山，山道崎嶇，偕行者誤墜一彈，彈炸，重傷君，乃由同志舁之行，經兩晝夜，抵黃頸坳，賊軍跟踪將至，而君之傷痛益甚，乃曰，吾抱主義死，吾願畢矣。諸兄宜釋肩速去，留此身再謀討賊，毋徒偕亡于此也，言罷，一瞑而終。同志揮淚藁葬之于山麓，暗配之，乃行。時十一月十四日也，君年四十有三。

袁之排擠吾黨也，先誘以名利，繼加殺戮，同志中能清節自守，不沉湎於富貴者蓋寡。然君獨能振其革命精神，富貴不能移，且犧牲生命，抱主義以終，誠足以勵百世矣。五年，總理爲君書墓碑，并撥款築墓：朱執信爲文誌其藁葬地。八年四月十三日，君之夫人陳氏，偕哲嗣伯振仲振孟振及二三同志，遷葬其遺骸於陽江東山寺側。十一年四月，胡展堂爲撰墓表，以彰忠烈。君李姓，名祺祜，號介齡，籍隸廣東陽江。其生平不純樸，寡言笑，邦國之顛危，民生之疾苦，一若不足以動於中。孰知深沈智勇者，蘊於中而不銜於外，以貌取人，固不識其終爲主義犧牲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史料

紀乙未廣州一役之梗概

方德華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中日戰事發生，清兵敗績，高麗，旅順，威海衛相繼失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漸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以時機可乘，乃促總理自夏島歸國，以策進行，總理歸國後，乃與諸同志策劃，決先襲廣州爲吾黨根據地，開乾亨行於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廣州爲機關。當時勸贊幹部務者，有鄧蔭南，楊雲衢，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廣州機關者，則有陸皓東，鄭士良，并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總理則往來於廣州香港間，親爲指揮，翌年，（民元前十七年）僞兩廣總督李翰章所遣散之巨量軍隊，均樂爲吾黨用，願効死力，以覆清廷，至是吾黨之武力畧具。同時清吏賣官鬻爵，貪贓枉法，擅作威福，敲剝民膏，日甚一日，民怨沸騰，投身入與中會者日

衆。於是吾黨遂決計起事，分頭在汕頭及西江沿岸，募集兩軍，定期一由西南，一由東北，分兩路會齊襲廣州，而預伏大隊於廣州城內，突起響應，以期佔據省會所在地之廣州。其時廣州諸同志以農學會爲總機關，并分設機關於雙門底王家祠，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以及河南等處，定九月九日發難，省內水師防營程奎光所部，及附省之各處綠林，皆聯絡妥當。於發難之前，乘河南夜船進省，招得人員，僞稱工人，軍械則藏於士敏土箱內，僞爲士敏土，照稅運交雙門底聖教書樓等處。義旗則用陸皓東所提議之青天白日旗。口號爲除暴安良，暗號爲紅帶總臂。籌備進行，甚爲滿意。乃不期事前爲奸賊朱祺自首報告于僞緝捕委員李家焯，將總理此次革命黨員及在廣州舉義情形，洩漏無遺，李復密報于僞粵督譚鍾麒。初譚尙未之信。嗣以楊雲衢，在港預備未周，延其事，爲駐港奸探所聞，據以電省。譚乃大驚，令李家焯督隊大搜雙門底王家祠，鹹蝦欄張公館各機關，先後捕去陸皓東等數人。總理以叠接西南東北兩軍電告，被阻不得前進，因各自爲謀；省事復洩漏，事前所運六百餘桿手槍，又爲海關發覺扣留，乃電港令緩發師，電至而港中人員槍械已下泰安夜輪上省，輪抵碼頭，爲南海縣李徵庸截繳，捕去朱貴全

丘四等七十餘人，黨中健將陸皓東及朱貴全丘四，遂於九月二十一日被害。預爲吾黨內應之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亦被捕殞死獄中，其餘或囚或釋，而聖教書樓等處則悉被查封，此爲乙未廣州一役之梗概，亦即吾黨第一次革命失敗之事實也。

三月廿九之役——南順戰紀

武翰

辛亥三月廿九一役，以廣州爲發難要地。遠而聯絡江浙皖鄂湘桂閩滇等省防軍，近則運動南海順德惠州各處民軍響應。迨廣州義軍失敗，各省不能繼起。惠州亦以布置未備，同志被捕誤期。獨南順一路，竟能奮起與滿清海陸軍隊鏖戰，所向克捷。後因廣州事敗，虜兵集合來抗，迺解散。然師行所至，秋毫無犯，民衆迄今稱之。因詳紀其事。

粵中自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風潮，日益膨脹。其始也會黨學生軍人陸續加入。繼而綠林豪客，亦明瞭種族主義，非行革命，中國無以自存。適朱執信胡毅生等出

而聯絡，于時廣屬中如大塘之李福林，上淇之陸領，兩龍之張炳鄧江，馬甯之麥錫陳柏，高讀之梁璧聯光華吳勉吳近，甘竹之洗添譚滔，容桂之梁敬寬陳林，新會之譚義，三水之陸蘭清黎義，海洲之袁有光，小欖之李就伍順等，咸向義加盟焉。而李福林陸領譚義陸蘭清黎廣等，曾於民國紀元前四年南渡星洲，親謁孫總理，備聆革命大義，歸國後，以南順爲蠶桑特產之區，人民饒富，開明易徵發，遂集此以謀革命之進行，陸領本當地農家子，年少任俠，好與綠林豪客游，自加入革命同盟會，慨然以軍事自任，益結納豪客，廣購軍械，衆益歸之。以樂從一帶爲根據地，待時而動，庚戌廣州新軍之役，原定南順出一路軍以應，卒以新軍先期發難，該路軍祇集中樂從墟候命，而不克果起。

泊乎辛亥，吾黨重有事於廣州，初定分十路進攻，集敢死者一百五十人爲選鋒，陸領等聞命，願去担任攻取將軍衙門及滿漢旗界。惟全部人衆，由鄉至省，倘被滿清軍警所疑，來阻拒，則事難成。乃籌議乘清明掃墓之期，僞作宗族往省祖塋，混軍械於祭品，租賃袍服數十襲，僞爲紳耆率領子姪掃墓者，以掩人耳目，封用鄉渡，不乘外客，由火輪拖帶直馳省垣，停泊油欄門外長堤碼頭，踴躍登岸。并在油欄城門內先賃一舖，

預滅有械者十餘人，預定屆時將城門監視，使守門者不得關閉，阻碍師行，以期長驅直入。

師期既近，清軍已有所聞於廣州附近中流砥柱，車歪砲台，派兵搜查來省輪渡。朱執信於三月廿八日親赴樂從，告以省垣近狀，以前定計畫，難以實現，不如改由樂從渡瀾石，直趨佛山，進逼省垣，進行雖不若船運之直捷，然由樂從至省，沿途清兵單薄，黨軍當之，直如摧枯拉朽，此策較爲安全，乃採用此策。

省垣廿九起義，樂從相隔頗遠，消息未由傳達，陸領遂於三十日豎旗舉事。先是有清兵一隊駐杏市，其管帶爲魏炎，又有一隊駐樂從，其管帶爲湯貴榮，事前均與陸領等通。發動時，陸等乘其營兵用膳。直入，故無抗拒。計在魏部得槍五十餘桿，湯部得槍七十餘桿，其兵士願從者一律收編共同殺賊。卽進駐樂從團練分局，局中槍械悉數收繳，各警察賭狀紛紛逃匿，四月一日佔鯉溪公局，收繳槍械，聲威大振。對於人民，毫無騷擾，隨出示安民，並勸人剪辮。

粵吏接得警報，卽派江鞏江固兩兵艦馳赴石灣河面駐守，以防黨軍過河。初二晨，

黨軍抵河干，即向敵艦轟擊，敵艦亦還擊，相戰頗劇，旋擊斷無線電天線，死帶水一人，及水兵五人，黨軍僅傷二人，（鄒魯所編廣州三月廿九革命史，言民軍擊斃百餘名落水，實傳聞之誤。）敵艦迫得斬斷鎖鍊，向下退遁。黨軍遂從容渡河，上瀾石，進攻佛山。虜將水師提督李準聞報，派統領吳宗禹及施光廷李聲振等督率大隊，帶退管炮多尊，由鐵路輸運來抗。黨軍進至通濟橋時，已有由省會來抗之湘軍三百名，駐于蜘蛛山贊翼城誠善堂，正在食飯，黨軍忽起猛攻，拒戰五小時，陣斃虜管帶馬惠中及防勇二十七名，黨軍方面，殉義者只有張朝（另有事略）及忘其姓名者二人而已，黨軍奮勇向前，卒將該堂焚毀，并毀去敵人所存子彈十數萬發。虜軍即退入罽鞞咀。佛山同知惠某大驚，偕文案朱沈二人踰後牆逃。黨軍連戰皆捷，後問省垣事敗，往亦無濟，乃旋師散居各處。其時順屬之容奇，桂洲，龍江，龍山，甘竹，馬甯，南屬之九江等處，黨人紛紛繼起，後知大隊已退，因暫駐甯龍，分別遣去。

黨軍進至佛山通濟橋時，適大雨，向各店購帽及床板，以爲運回受傷同志之用，均照價給足，有店主某不取價，黨軍云：不取價，不敢用，店主乃強受之，其軍紀之嚴肅

，舉動之文明，佛山人至今猶樂道之。其在樂從起義時，亦秋毫無犯；對於巡警，概不仇視；所有米店，皆派人看守，不准居奇。初三日，由佛山退回樂從，將前日所用早晚膳二百七十餘席酒菜銀，概向原店清結。起事時所繳魏營湯營警察各槍械，均如數交回。（失去防營毛瑟槍亦悉數償還）其信義如此，各界咸感動不置。

三月初旬，黨人已有傳單印送樂從各戶，大致言：瓜分在即，政府無道，須由吾人自起防衛，如遇有事，各人不必驚擾云云。下蓋『第某師團之印』。事後，順德紳士開列首要名單，稟請虜軍撥勇搜捕，計開十三名，爲陸領，陳耀南，何江、岑大，岑苟，何夢，岑盛，岑甜，岑鑑，霍來，陳少宜，黎杏，張炳南。初一日順德樂從墟局紳劉濟川等到縣稟稱，卅日午刻，有剪辮人數名在該墟演說，初聚集數十人，約演講數分鐘，已有數百人，聲勢異常洶湧，各舖戶紛紛關閉，路上均是黨人，遂將該墟各紳拘住，即在水藤鄉四處插旗，其旗四面皆紅，中作白圓形，肆色藍色云。（按卽今之國旗）該縣朱令聞報，卽邀請順德協，及護沙局龍景愷，羅豫淞等到縣，商議防守。虜將李準關于是役通電云：『省城亂平後，外匪知事洩，東甯順德樂從墟，豎旗起事，聚有千餘人。準躍報

，迅調營勇兵輪往勦，即日接仗，傷斃匪黨多名，匪黨竄佛山，經防營實力迎擊，管帶馬惠中陣亡，復擊斃匪黨多名，匪遂零星紛竄，同時順屬之容奇桂州龍江龍山甘竹馬寧，南海屬之九江等處，有會匪楊旁，招人起事，四處響應，勢甚危急，初二日，即派吳守宗禹帶隊星夜馳往勦辦。頃接稟報，各處響應匪徒，聞省亂大定，已竄不能成股，不至釀成巨禍，惠潮雖有起事之謠，昨會粵請清調軍艦來粵，巡惠潮洋面，海軍部已允派五艘，西軍日內亦可到數營，足資鎮攝，現尙分飭各營，嚴密防勦，人心安定如常云云。觀此亦足見虜將之驚心動魄，倉惶無措矣。

史堅如炸德壽之經過

藹然

紀元前十二年九月五日，史堅如炸清廣州巡撫德壽，炸發不中，被捕死焉。當總理命鄧士良入惠州舉義，同時命史堅如入廣州招集同志，以謀響應，時譚鍾麟去粵，廣州巡撫德壽署理兩廣，堅如以爲得此獍而殲之，則主持無人，我師得從容發展。適售產一

部，得三千餘金，遂租屋於撫署後之后樓房，以爲埋炸藥燬撫署地點，當八月初五晚，堅如與各同志澈夜掘地道通入撫署，天明告竣，乃將炸藥二百磅，實諸鐵桶，藏於內地，以藥線爲引，燃引，扁門，分途而行，相約會於香港之早船，堅如至船不聞聲響，乃折返后樓房觀察，見藥引不燃，乃自藏屋內，一日一夜。次早復安妥線，燃引，扁戶，至西關第一長老支會同志毛文明處，蓋不再赴港，備炸藥不發，重謀炸也。無何，聞轟然一聲，恍如晴空霹靂，竊喜計達，及傳撫署被炸，德壽聞聲墮床，無恙，心大疑惑，因計藥力，撫署當悉付一炬；况德壽起臥，距藏藥所不過十五丈，決無不斃之理。遂乘轎自往觀察。孰知雷管過少，炸藥不能盡發，故與所計藥力懸殊。堅如仍擬再圖，同志力勸，謂清吏索之急，勿再露面，堅如不得已，於初七早，乘船往港，旣爲偵探所尾。介字營伏路捕拿，昇入轎內，押南海署。搜得法文炸藥配製單，南海令裴景福，初甚優待，冀誘得實情，與大獄。堅如認是主謀，但堅如不供同黨。後轉施以毒刑，並出名單四十餘人，囑其供認，堅如仍不吐實如故。卒於九月十八日，遭斬首之刑，年二十二歲。李杞堂派蔡堯密收其尸殮葬，署碑爲司馬。

記吳烈士炸清虜五大臣

陳白宣

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廷懷於革命主義之發展，欲以偽立憲和緩革命之進行，乃遣派其樞臣偽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五人，分赴東西洋各國，攻察憲政。烈士窺破載澤等此次出洋之舉，實為掩耳盜鈴之謀。恐國人受其欺，轉為革命障礙，因蓄意暗殺之。殉義之前十日，致書其友，詳述其意見云：

『……立憲之聲，囂然遍於天下以誤國民者，實保皇會人爲之倡。宗旨曖昧，手段卑劣；進則不能爲祖國洗滌仇恥，退亦不克得滿洲信任；譸張爲幻，迷亂後生；彼族黠者，遂因以增漢人奴隸之義務，以鞏固其萬世不替之皇基，於是考求政治欽定憲法之謬說，僞僂於朝野間。哀哉！吾四萬萬同胞稍有知識者，相與俯首仰目，懷此無絲毫利益我漢族之要求，謬說流傳，爲患益劇。生平既自認爲中華革命男子，決不甘爲拜服異種非驢非馬之立憲國民也。故寧犧牲一己肉體，以翦除此考求憲政之五大臣。其所以不得出此之理由，敬爲漢族諸父老昆季陳之。

(一)唯一原理之民族建國主義：世界既不能立躋大同之區，民族之利害突，勢所不免。惟勢力平均者，始有和協提携之希望，若凍餒其身家，而膏梁文繡其里隣者，人無智愚均不可也。漢之不能容滿，亦猶夫滿之不能容漢。故我輩欲滅漢以榮滿也斯已矣。如有良知，思恢復我族之權利，斷不能不顛覆漠視漢人勢不兩立之滿州政府，而建立皇漢民族之新國家，以自行意志，以自衛同胞。夫偷生苟活於異族主權之下，已失世界之名譽，歷史之光榮；而况乎其將隨腐朽異族之腐朽而仆耶。我簡言以斷之曰，建立漢族新國家，爲吾四萬萬同胞唯一之天職，傾覆異族寄生之舊政府，爲吾四萬萬同胞唯一之手段。

(二)扶滿不足以救亡：吾國今日之行政，軍事，教育，實業，一切國家社會教育之事，必經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真進步。決非補苴罅漏，半新半舊之變法，足以挽此呼吸間之危亡也。以滿族而宰制中國，無論專制立憲，決不能有非常之改革，而且阻遏之。何則：專制立憲，乃形式上之變更。至根本問題，滿人抱持唯一排漢主義，甯死毋二，即使能立憲，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漢人之故技，甚且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

軍事界之猜疑，教育界之束縛，實業界之抑阻必不能去。而我漢人思想能力，終無自由之一日，仍復因循固陋，桎梏於胯下，如是而欲救亡，豈可得耶。且也，凡同居一域之內，無深切之感情者，必不得有固結之權力，在滿洲政府方面言之，其視漢土本屬僮來之物，割棄土地，喪失主權，原然顯悻；人民疾苦，更不相關。在漢人方面言之，無歷史遺傳之感情，而欲官吏効忠政府；無民族團結一致之感情，而欲其捨身報國，此皆不可得之之數也。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欲救亡而思扶滿，直揚湯止沸抱薪救火耳。

(三)滿洲皇室無立憲資格：言立憲者，非奉戴恬爲聖主，卽奉那拉氏爲傀儡。彼滿族自彼祖遺傳奴僕漢人之政策不肯拱手放棄權利，且不論。如戴恬者，童蒙昏弱，生死於那拉氏諸權貴之手，自救不暇，遑恤及他。至那拉氏者，縱情肆欲，日剝漢民膏血，以供宮室車服之淫樂。恃此人爲中國憲政之元首，豈不遺笑全球？至其親信之臣，如端方者，政治思想，固淺陋不足道；鐵良亦不過稍有軍事之智識，且持極端排漢族，非天主教主義如故。剛毅及等而下之如奕劻，載振，溥倫，那桐，榮慶，著善輩，殖財自封，

但知居積媚優狗馬，亡國賤奴，以如是人格，處如是世界，詎有組織立憲政府之資格也耶？且漢洲部民，對於愛新覺羅，素抱隱恨。推之蒙藏，更屬秦越，以彼而擬大不利顛之於愛爾蘭，與地利之於匈牙利，尤不倫矣。

(四)滿政府對待漢之政策：我國聖賢相承，凡數千年，不待他族之鞭策，而固有獨立之資格，歷史事實，當不謬妄，彼族承機竊取，戰爭之殘殺無論矣。薙髮之役，文字之獄，我祖被害者，其子孫惡得而忘之？此猶云過去之冤仇也。且論近政，其對官吏也，漢士碩大，奴隸漢人，乃其不得已也。但漢滿人數與官缺之比例，漢員升轉，與滿員升轉之遲速，果平均耶。其對土人也，奴叱娼蓄，果無意耶？其對工商也，釐金賠款，誅求顧不虛耶？其對農民也，重征浮收，且歲征漕米，關彼旗丁，果國民應盡之義務耶？其對平民也，濫刑苛法，不許越訴，視彼黃紅帶子作奸犯科，而不受漢官懲治者，果平等耶？其對軍事也，招之則來，任其鞭扑，揮之則散，且棄其飢寒，而以游勇之罪戮之。南方要塞，悉設駐防。嗚呼！其所駐者何地，而其所防者果何人耶？此非內政也。今日列強并立，國之存亡，每視外交為轉移。吾族對於列國，不能有獨立之外交權，固

已蒙政治上之奇辱。論及滿洲之代表吾族外交也，猶有割讓土地，委棄利權條約之簽押，爲其成績。至海外商民，坐視其塗炭；內地商業，設重出口稅以困之；路礦條約，貪外賄以贈敬，非其外部王大臣視爲奇貨者也。庚子之役，乃彼婦一念之私，蹂躪數省。使我十八省之漢人，担任數十年數百兆之賠款，敲脂吸髓，十室九空。來日方長，其曷堪此！數其失政，更僕難終。皆其祖傳奴隸漢人之政策使然也。

(五)立憲決不利於漢人：滿政府負於漢人之罪惡如是矣。而彼主張立憲者，欲以爲專制政體之罪惡。但能立憲，必得剷除，而使漢人享充足之自由幸福也。惡，是何言！立憲政治，尙得如此之神聖，以日本萬世一系之立憲，尙與雙立政府之立憲，尙有無眼之缺憾。况彼奴乃賤奴視漢民之滿政府耶。計彼族據我華夏以來，人無賢否，罔不抱其抑壓漢人主義。彼爲貴種，漢爲賤種之說，身至北京，卽入於耳。若鐵良（鐵爲排漢巨魁，彼祖述剛毅人才六等之說，以不識字旗人爲一等，讀書之旗人爲二等，讀西書之旗人爲三等，不識書之漢人爲四等，讀書之漢人爲五等，讀西書之漢人爲最下。鐵方以練兵制家奴爲急務，他種教育，均不贊成。）榮慶（榮專持漢人學堂日少，旗人學堂日

多之政策。）其代表也，彼以數百萬之蠻民，馭四萬萬之名族，反側愛之，毋怪其然。誠爲滿人計，決不可使漢人雄飛獸挺，以成尾大不掉之勢。而我漢人又憤然曰：滿廷立憲，必利于我。滿之識者，能毋嗤乎？夫立憲之利于民者，莫過于集會，出版，言論，身體，財產諸自由權利。以彼那拉，奔助，鐵良，榮慶諸野物，而甘心以是畀我族，誰其信之？謂余不信，請視其近年之新政。練兵之權，必操諸奔助鐵良之手。袁世凱甘爲傀儡，且猜嫌備至。警察之權，滿學生獨攬之。駐防未撤，又練京旗。政府要津，罔非滿產。所用漢人，獨取耳聾目聵，奴性深錮者，以充其數。至外疆督撫，岑張二人，僅保殘喘，其目不識丁，貪鄙無能之滿員，動任封疆，罔以爲怪。且以斷髮改裝之嚴禁，出版言論之干涉，固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矣。綜諸種之原因，可逆斷將來立憲之效果。地方自治，彼必不甘，三權分立，決不成就，滿漢權利，必不平等。如是立憲，於漢何利？且不徒無利，而又假憲政名義，加重吾族納稅之義務，以供其奴隸陸軍，爪牙警察，爲鎮壓家賊之用耳。而彼族固自發其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利矣。吾族仰望其立憲，所得利害如何？

(六)主張立憲者，對於國民行爲之不忠：(甲)保皇派所藉口者，合滿，漢，蒙，回，藏爲一偉大民族，奉神聖之光緒皇帝爲立憲君主，載恬童駮，海內所知，滿洲已失，藏事已去，回部動搖，兩蒙外向，瓦解即在旦夕，紙墨未乾，目的物已消失。日日以求立憲爲辭，蟄伏海外，胆小如鼠，希冀個人之富貴，拋氣民族之積恥，是爲不忠之尤。(乙)那拉氏黨此黨彼，皆承時微利之小人，數十輩劣等性根之留學生，俯仰其間，搖尾鼓掌，取一月一二百金之身價，乞得不甚愛惜之學習主事，分發知縣，而其望已足。立憲二字，不過變形一苞苴竿牘而已。其行爲不忠，明白易曉。

綜合以上之理由，立憲主義，徒墮落我漢民族之人格，污辱我漢民族之思想，吾輩今日非極力排斥此等謬說，則吾族無良，死心塌地，歸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區區之心，貢獻于我族四萬萬同胞，必能協心併力，抱持唯一排滿主義之圖，建立漢族新國，則某雖死猶生。……」其一種革命決心與勇氣，實活現於字裏行間矣。

初清廷戶部侍郎鐵良，奉僞命南巡，搜括供應，民不堪命，衆怨沸騰。烈士憤恨甚，常撫膺太息曰：不死鐵良，不足以言革命。遂日伺鐵良隙，期以死拚。嗣聞載澤等有

出洋考察憲政之舉，益觸其憤。於是移其暗殺鐵良之目標，轉而集於載澤等五人。旋由東三省潛入北京，寄住桐城街。對同居者揚言來入分科大學，實則暗伺載澤等行蹤，圖以一彈炸殺之也。一日偵悉載澤等於八月廿六日由正陽門乘車出發，警衛森嚴，平常人必不得入。屆時，乃載無頂緯帽，穿青褂，着布鞋，僞飾爲清吏僕人也者，懷炸彈往，直入不少阻。十時，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紹英端方先後至，相率上車，烈士乘機隨之上，護兵詢其口音不類北方人，欲阻之，不意車輛接駁大震動，炸彈因而爆發，端方親屬數人被炸死，紹英受重傷，端方載澤戴鴻慈微傷，徐世昌因距離較遠，故無恙。烈士則炸去下半體，血肉分飛。當時皆不識其何人，事後懸像訪認，亦無人敢言其姓氏者。假使彈未震發，俟載澤等聚於一處而後殲之，知必無一倖免者。不幸事出意外，功敗垂成，烈士之宏願不償也。

烈士姓吳，名樾，字孟俠，籍安徽桐城，吳肇甫之族人也。初由肇甫介紹入保定高等學堂。嗣與同學同志，創辦保定上下江公學，課餘、分任義務教授。並創辦直隸話報，自任義務主筆。與陳天華趙聲交最善，炸彈製法、得之於楊篤生云。

記徐錫麟之刺恩銘

綺華

民國紀元前五年，浙江烈士徐錫麟，悲漢族之淪亡，憤清廷之不道，蓄志革命已十餘年，以無隙可乘，乃爲納賈入官，以掩飾其革命行爲。清光緒卅三年，徐到皖，以候補道資格，見信於偽皖撫恩銘，時安徽初辦警察學校，恩爲總辦，徐爲提調，校址在安慶城內，有學生百餘人，比歲暑假，第一班學生畢業，例需撫藩臬各司到校監禮示鄭重。徐原定與浙江等處同時舉義，期爲五月廿八日，因恩銘急於到校觀禮，乃改期五月廿六日，是日上午恩銘偕偽藩臬司馮煦，臬司裕某，先後到校，稍事休息，即依次列坐公案。徐着警服，在院內指揮學生站隊，報數畢，畧有訓詞，其詞多說革命之意旨，慷慨激昂，學生多興感，隨將手執學生名冊作呈驗狀，直趨恩銘前，大呼曰：「今日革命軍起事」。舉座驚皇間，徐已於靴筒中拔出手槍兩桿，直擊恩銘，恩被擊中要害，即死案下，其戈什以身爲恩翼，亦同遭擊斃，嗣又將漢奸顧松擊斃，松固候補小吏常爲恩作耳目

者。徐斃恩後，卽率全隊學生，急趨軍械局，意在奪獲槍械，以之大舉，局在城之西隅。大朱子卷，左右與民房毗連，徐入局後，分發未畢，已被巡防營杜青遠。率所部將局圍困。徐乃據門抗戰，閱數小時，同志陳伯平死之。學生以乏作戰經驗，多散亡，徐見大勢已去，踰東牆，登方氏宅，仍以手槍抵禦追者。旋與同志馬宗漢暨學生十數人，同在方宅內被捕。時恩斃後以僞藩司馮煦護撫篆，一面電告清廷，一面訊問徐。徐至公庭，僞臬司令某斥之曰：爾闢此大禍，碎身殊不足惜，徐忽作笑容應之曰：似此恩賊已死矣，目的已達，吾復何憾！繼誑以恩未死：則又爲之色變。繼又問曰：爾知罪否，知明日將剖爾心肝否？徐至是始復大笑曰，然則恩銘死矣，恩賊死，我志償。我志償，卽將我身寸磔，亦甘心，區區心肝，何屑顧及。隨見僞按察司毓鍾山在座，遽戟指之曰：爾幸不死，毓大震踏。繼曰：殺爾誠無濟，卽不殺爾，庸無傷，我之志擬先殺恩銘，次端方，鐵良，瓦爾也。另有供詞，尤慷慨激昂，徐自供後，卽日下午四時許就義于撫署東轅門外。是時安徽軍界同志之組合，已大有基礎，更有砲營教練吳介麟，督練公所提調薛哲各同志，均與徐不時晤談，而徐亦與先事道及，卽其本校學生，亦無前知之者，故發

難時倉猝不及響應，遂致失敗。當事之發也，皖吏派兵圍軍械所，同時派兵搜徐宅獲白旗一面，上書四言韻語，說明舉義意旨，并子彈四箱，槍炮多枝，未鑄成之印一方，及往來之計劃甚多，另布告百餘張，茲錄其告文于下：

革命軍首領徐爲曉諭大衆，光復漢族，剪滅滿虜事，竊我大漢民族立國千年，文明首出，維古舊邦，乃自滿虜入關，中原塗炭，衣冠掃地，文憲無遺，二百餘年儉生姑息虐政之下，種種難堪，數不可罄，近則名爲立憲，實乃中央集權，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天下擾攘，民無所依，以是予等懷抱公憤，共起義師，與我同胞，共復舊業，誓掃妖氛，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讐，義兵所臨，與民更始，毋庸多疑，有不從者，是甘爲化外，自取罪戾，當表之天下，與吾族諸父兄弟共誅之，此諭。

清吏搜出此等文件軍火等件後，知徐計劃甚大，急電兩湖兩江請兵，手足無措，未幾，主持浙江同盟會之秋瑾女烈士，亦因徐之失敗，清吏得知秋瑾在浙之計劃，遂亦被捕就義。徐等此舉雖遭失敗，然義聲所播，已足驚覺中華民族之沉沉大夢，而塞清廷之胆矣。

倪烈士殉義記

胡毅

中國革命同盟會既成立，有志之士，皆謀內渡，求得當以報國。若江西之萍鄉、廣東之黃花崗，欽廉鎮南關諸役，其犖犖者也。然以鉏耰棘矜之衆，終難克滿清久練之師。于是吾黨健者，更謀所以運動軍隊而使之反正焉，如河口安慶廣州諸役是也。倪烈士秉章者，皖之合肥人。與趙聲熊成基同學于江南陸師學堂，隸第九鎮爲砲兵連長。萍鄉事起，清廷檄鎮兵赴援，君亦偕焉。師次醴陵，乃謁典兵者，而說以利害，請以諸同志屬之，共舉大事。典兵者呵止之。君怒曰：公等平居侈談革命，今何如者？豈欲利此以獵功名邪？吾不能與公等殘戮同種也。揖而退，歸其鄉，與熊成基謀，欲運動皖省軍隊。見義。會端方督江南，有以萍鄉之事爲言者，端方購君急，乃問關赴粵。聞雲南河口屯兵反正，推黃興主其事，君欲往從之，抵港得敗耗，乃不果行。時督粵者爲張人駿，幕中僚屬多江南之士，以君材武絕倫，不宜久廢，勸變名人新軍爲排長。君亦欲與軍隊周旋，笑諾之，遂改名曰映典。與趙聲朱執信姚雨平林樹巍李濟民徐維揚等，于軍中宣傳

革命主義，聞者皆感動，爭附名黨籍。君知事機已熟，乃與南方支部諸同志約以庚戌正月六日首議，而以南番順屬之民軍應之。君以會議赴港。廿九日軍士某，因小故與賈人齟齬，軍吏欲繩之以法，同志者共袒之，譁然思變，君以初三日晨至軍，睹狀歎曰：半年心血，敗于一朝，若守師期，君等無噍類矣，有勇者其從余來。乃入營部，槍殺齊營長。衆遂推君爲總司令，受約束，進攻省垣。省吏聞變，令李準率巡防營三營來禦。我軍進至牛王廟，李準遣其營長李景濂來，欲遊說緩師。君見之曰：君非某某介紹入吾黨者耶？今以衆來，奈何不響應義師？李給之曰：嚮者吾謂軍隊爲無意識之舉動耳，不然，吾甯至此，吾馳歸，請以衆從。李歸，則報於李準曰：孰云新軍滋事？率兵者皆黨人；今方來攻，其志不小，速禦之。乃急揮機報槍隊射擊，君以不虞，遂中彈墜馬死。我軍應戰數時，卒以彈絕而散。是役也，事雖不成，而足寒清吏之胆。吾黨之士，益奮發而謀光復。翌年既有三月廿九之役，復以八月而起義於武昌，民國於以成立。時粵中將，率多與君有袍澤誼，卒求得李景濂而置之，以爲叛黨者戒。亦庶幾有以慰君之靈矣。君之來粵也，與方楚翹偕。以趙聲介紹入黨，而毅蒞盟，故毅之知君頗詳。民國十三

年十月，大元帥 孫公嘉念君之勤勞，令有司立石於忠烈祠側，以爲紀念。南方支部諸同志，乃徵文於毅。毅不敢以不文辭，謹爲之記。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

林冠慈陳敬岳二烈士之炸李準

鄒魯

民國紀元前一年閏六月十七日，林冠慈陳敬岳炸李準於廣州雙門底，李準傷，林冠慈中彈亡，陳敬岳被捕殺。廣東瀕海，風氣較開，交通較便，革命黨常擬取之爲根據地，故舉義亦以廣東爲多，失敗亦以廣東爲最。民國紀元前四年廣州之役，紀元前二年，庚戌廣州新軍之役，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攻滿清僞兩廣總督署之役，則皆敗於滿清僞水師提督李準，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受創尤劇，黨人亟欲除之，以去革命障礙，李知之，故出入戒備甚。李常至長堤韜美醫院視督練公所某參議疾，吾黨謀於醫院內殺之而未果也。適陳敬岳由南洋霹靂埠回，負刺殺李之使命，乃由馬育航偕至廣州，住韜美醫院伺李，施正父李少華助其事，炸藥則由張倫等由香港運至廣州，亦以

李不再至而未得手。及聞李赴順德清鄉，敬岳因僞爲流丐，沿途乞食，圖之，追蹤十餘日，仍不得達。回省，偵知李準常自城外僞水師公所至城內僞水師行署，因決於路炸之，時劉思復在香港所組之暗殺團，亦命林冠慈負責至廣州圖張鳴歧李準，而尤注意於李，及施正父知之，雙方乃通力合作，城以外，敬岳任之，城以內，冠慈任之。閏六月十九日午後，偵知李準將由公所至行署，敬岳聞訊往，至天字碼頭，則李乘轎已過三十四武，尾之，至大南門，則林冠慈早伺於雙門底怡興製衣店，僞爲製衣者，攔李準之轎，而擲彈轟炸矣。李傷腰，其衛隊死傷約二十人，冠慈中彈死。原約一方炸發，他方即退，以爲另圖，敬岳乘人紛亂而行，至育賢坊，調警因其剪髮西裝，手持呂宋烟箱甚重，向前盤詰，正欲將箱所飾之炸彈擲之，而巡警紛至，爲所捕焉。疊訊均直認不諱，其供詞云。

「陳敬岳年四十二歲，嘉應州人，自此次粵事失敗，卽有暗投李準之心，得友人馮子明百金之助，卽回粵實行暗殺，嗣以吳錫永傷足，就診韜美醫院，意李準必臨問，卽謊言入韜美醫院，飾言養病，不圖李準卒未一至，又恐貽累醫院，釀成國際交

涉，遂出院。後聞李準赴順德清鄉，以爲有隙可乘，僞爲流丐，沿途乞食，追蹤旬日，俟李登岸炸之，已而不果，志仍不得逞。厥後偵知李每日自水師公所至行署，潛爲窺伺，至是始得炸之，然一擊不中，愧對溫生才」云云。

言時顏色自若，雖在滿清僞吏，亦爲欽敬。直至九月十七，始爲李世桂所殺，但廣東光復僅二日耳，傷哉。

記李沛基同志炸滿將軍鳳山

陳白宣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有云：「克之痛心如此，故即決心以一人死拚李準，以謝海外之同志……」。蓋當時僞粵水師提督李準效忠虜廷，力與吾黨爲敵，較僞粵督張鳴岐加甚。黃公克強預知三月廿九之役必敗，故決心死拚李準，以謝海外之同志，並以去革命之障礙也。及李準既爲林公冠慈炸於粵之省會雙門底，故轉而謀炸僞將軍鳳山。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敗後，黃公克強脫險居香港，與李公沛基之母徐慕蘭，嫂徐忠漢兄李應生，暨卓國興，梁綺紳，周之貞諸同志謀，以實行其所謂「以一

李不再至而未得手。及聞李赴順德清鄉，敬岳因僞爲流丐，沿途乞食，圖之，追蹤十餘日，仍不得達。回省，偵知李準常自城外僞水師公所至城內僞水師行署，因決於路炸之，時劉思復在香港所組之暗殺團，亦命林冠慈負責至廣州圖張鳴歧李準，而尤注意於李，及施正父知之，雙方乃通力合作，城以外，敬岳任之，城以內，冠慈任之。閏六月十九日午後，偵知李準將由公所至行署，敬岳聞訊往，至天字碼頭，則李乘轎已過三十四武，尾之，至大南門，則林冠慈早伺於雙門底怡興製衣店，僞爲製衣者，攔李準之轎，而擲彈轟炸矣。李傷腰，其衛隊死傷約二十人，冠慈中彈死。原約一方炸發，他方即退，以爲另圖，敬岳乘人紛亂而行，至育賢坊，緝警因其剪髮西裝，手持呂宋烟箱甚重，向前盤詰，正欲將箱所飾之炸彈擲之，而巡警紛至，爲所捕焉。疊訊均直認不諱，其供詞云。

「陳敬岳年四十二歲，嘉應州人，自此次粵事失敗，即有暗投李準之心，得友人馮子明百金之助，即回粵實行暗殺，嗣以吳錫永傷足，就診韜美醫院，意李準必臨問，即詭言入韜美醫院，飾言養病，不圖李準卒未一至，又恐貽累醫院，釀成國際交

涉，遂出院。後聞李準赴順德清鄉，以爲有隙可乘，僞爲流丐，沿途乞食，追蹤每日，俟李登岸炸之，已而不果，志仍不得逞。厥後偵知李每日自水師公所至行署，潛爲窺伺，至是始得炸之，然一擊不中，愧對溫生才』云云。

言時顏色自若，雖在滿清僞吏，亦爲欽敬。直至九月十七，始爲李世桂所殺，但廣東光復僅二日耳，傷哉。

記李沛基同志炸滿將軍鳳山

陳白宣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有云：『克之痛心如此，故即決心以一人死拚李準，以謝海外之同志……』。蓋當時僞粵水師提督李準效忠虜廷，力與吾黨爲敵，較僞粵督張鳴岐加甚。黃公克強預知三月廿九之役必敗，故決心死拚李準，以謝海外之同志，並以去革命之障礙也。及李準既爲林公冠慈炸於粵之省會雙門底，故轉而謀炸僞將軍鳳山。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敗後，黃公克強脫險居香港，與李公沛基之母徐慕蘭，嫂徐忠漢兄李應生，暨卓國興，梁綺神，周之貞諸同志謀，協力暗殺虜將，以實行其所謂『以一

人死拚」云云者。

民國前一年四月黃公託梁綺神質一商店於廣州南關倉前街，居肆以成其事者。卓國興，李夢生，馮子雲，李燮等。卓且育一嬰，裝成眷屬，免啓人疑。

虜廷自民國前一年三月十日溫生財鎗殺駐粵僑將軍孚琦後，深懼革命勢力進展，乃特命悍將鳳山繼任駐粵僑將軍職以圖鎮壓。故我革命同志圖之，亦因以加急。

當鳳山行抵上海時，陳其美林直勉諸同志謀暗殺之，因其行蹤詭秘，卒未能得手。乃急電駐香港同志密伺其行蹤，務必殺除之而後已。駐港同志偵悉鳳山於民國前一年九月四日晨進粵垣，即電之駐粵商店中同志預備實行轟炸之。

時司執行者爲李公沛基，因炸彈三顆共重三十磅，人力難於拋擲，且恐拋擲不準。乃集衆意特製一木機代人力。

及佈置既備，鳳山適由天字碼頭登岸，迎者塞途，儀仗甚盛，行路辟易。及向倉前街奔進。李公覲定鳳山肩輿至店前，即拔機放炸彈，轟然一聲，鳳山遂血肉橫飛于三十磅炸彈之火簇中，李公以公事畢，隨由店後從容脫險，若無所事然。其店及隣近數家均

被震撼傾塌，亦多遭焚，街石裂痕深至逾尺。自是清吏胆落，民心益傾向吾黨，影響所至，不二旬，廣東遂宣告脫離清廷而獨立矣。特紀之以示後之讀史者。

廿一年三月廿三日

鍾明光烈士之轟炸龍濟光

鄒魯

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鍾明光炸龍濟光于廣州積厚坊，傷其左足，死衛士十七人，明光被捕，次日處凌遲刑。民國之成立也，袁世凱自議和擢得總統後，即欲帝制自爲，因畏本黨之制肘，遂用威迫利誘之術，以離間本黨之團結。而尤以暗殺宋教仁，違法大借款爲尤著。及二年本黨討袁失敗，袁氏遂無忌憚，歐戰爆發，袁氏乘西歐列強無力東顧之際，乃與日本訂二十一條款，爲承認帝制之交換品，此二十一條之內容，不啻中國之賣身契，似此關係國家生命之條件，袁氏爲個人名位竟不惜簽送於日本，國民莫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而羣起誓死不承認此種亡國條約之存在。乃龍濟光受僞職爲郡王，仰承袁氏意旨，竟反電請提燈慶賀中日條約之告成。適鍾明光奉命在粵進行倒袁工作，

聞之，憤不欲生，切齒誓殺龍賊以儆首頑，乃倩李佐漢羅剗湖李稚陶，介紹于丘漢苗，入暗殺團，與丘漢苗李佐漢振民女士等結義，以殺龍爲己任，而以奉養老母及撫育子女之責，托之漢苗振民等，伺機而動，時龍氏在粵，殘民日亟，預知吾黨欲得而甘心，故深居簡出。鍾伺之數月，未得手，乃欲轉謀龍覲光以寒龍氏之膽。蓋覲爲龍之兄，任僑廣惠鎮守使，兼陸軍第一師師長，龍事多其主謀也。因特置一罐形之炸彈喬裝小販，日肩生果於將軍署鎮守使署之間以伺之，如是又匝月。適七月十一日，粵大水，十三日十
三行大火，因大水浸街，施救甚難，連燒數日，至十五日火勢稍息，而火油行又起火，火油浮水而火隨之，延及船艇，水火互炎，慘聲四聞。龍濟光意此時吾黨或疏於窺伺，因往龍覲光宅，經積厚坊，前呼後擁，威勢赫赫，鍾乃從容出所肩炸彈，擊之，死衛士十七人，傷者無算，龍以護衛厚，祇傷其左足，鍾亦被捕，時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也。翌日龍吏費文彪以凌遲處死預告之，笑曰「果爾，龍氏或不免，吾無憾矣」，十八日行刑，先以火油灌其體，燒之，氣將絕，方行凌遲刑，復剖腹裂其屍！慘哉！厥後義旗四舉，袁死而龍亦敗，鍾一擊之功，實足追蹤博浪椎矣。

都興章姓四烈士殉難記

章壯行

廣西平南都興四烈士者，卽章樹模（一作柱模）章統銓，章統淮，章榮初也。當太平天國起義於平南時，以章昌輝之關係，章氏參加者實衆，卽烈士柱模統銓等之先人章澄夫，章昌等，亦隨師北伐，以戰功得授軍職，後以洪楊內亂，章昌知事不可爲，乃解甲歸里，每於酒餘飯後，常述太平天國遺事，勗勵後人，故烈士等于庭訓之時，已蓄民族革命思想矣。滿清末葉，劉古香，奉孫總理命，回桂組織廣西中國同盟分會，烈士等由章智，章著，章壯生，章世忠，章統平等，留學穗梧兩地之介紹，而得加入中國同盟會焉。庚戌夏，劉公復派其同志李德山，親到都興，以教授技擊爲名，聯絡義士三四十名，以備後用，烈士等及李元芳，章泗海，章樹威，章五洲，章鐵，章慶泉，章佳明，章卓西，章統廣等諸君，均從之游，辛亥三月，舉義期近，李烈士德山於十二日先偕烈士等到廣州分寓雙門底粵興隆客棧，舊倉巷福容里五號，廿九日黃公克強，以虜兵戒嚴，機關又破，隨聞警界按戶搜查，與其坐而就縛，無以對同志，曷起而與之一戰

等；則吾輩之志以酬，敗亦可以勵後人，猶勝於束手待斃，遂不俟期，倉卒而在集同志，得百餘人，直攻督署，虜兵先已戒備，見黨軍來，即行抗拒，烈士等奮勇向前，兵虜稍却，仍退守二堂，戰殊力，其管帶金振邦中彈仆，餘兵遂散，黨軍直入，清督張鳴岐，於抵抗時，已逃入水師行台，黨軍至，已不能獲矣。乃焚其署，而出蓮塘街，轉戰大石街小石街一帶，時虜兵益衆，遂入高陽里源盛米店疊米爲壘，相持三日，飢渴交迫，仍殊死戰，虜兵無如之何，縱焚該店，適烈士等彈絕，無法衝出，遂與同戰者殉焉，嗚呼烈矣！

喻培倫烈士墓表

楊庶堪

將軍，四川內江人也，諱培倫，字紀雲，姓喻氏，廣州就義時，自承爲王光明，王光明者，蜀人恆語子虛烏有之屬也。夫自古烈士之殉名尙矣。自岳政后數千百年而有培倫，既凜厥身，不欲以名累其親，蓋非獨死烈也，即其意亦泣神鬼也。余觀當世志士仁人，未嘗不繇爲孝子悌弟，培倫其尤著者也。培倫有弟曰培棟，世所稱大小喻者也。

培倫文柔而培棣強武，兩人者蓋皆已嘗從事革命，而共斃於日本東京，河口之役，培棣戰敗走雲南廣西及南洋諸島間，至於爭赴廣州，培倫止之曰，我去，汝必留，俱死無爲，徒絕老親驢，于是相哀流涕而去。培倫故擅爆烈藥術冠於國人，至粵乃佯爲醫者，以諸奇劇品自隨，窮兩日夜，製彈百許。起義時，則偕，饒、秦、熊、但分往，身登陣擲之，殲僞兵無算。戰方酣，敵銃洞倫胸，力竭被執，不屈，臨刑大譁曰，頭可斷，學說不可絕，遂遇害，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也，年二十六，無子。培倫爲人奇慧，研精藥學，輒覃思廢食寢，嘗密鍛爲銀藥，小不謹，一爆幾絕，蘇時血浴其軀。然慮謀奄至，遂亡去。久之更闢明安全藥彈，秘著書，傳黨中，天下多遵喻氏法，而尤自矜烹躬試。汪、黃、陳，但，黎，曹，謀刺端方，培倫挾彈從，不成乃轉圖僞攝政，匿鉅彈所經橋下，事泄發藏，歐美人莫能盡識，相驚爲絕藝，卒以是亡虜。民國既建，褒元功，追贈大將軍。越一年，培棣自蜀如粵立石，而楊庶堪爲文鐫之，以詔天下後世。

故中將徐君之碑

林直勉

以義始以利終者夥矣；以利始以義終者，何其渺與？嗚呼，可慨哉！吾黨自劉師培以迄陳炯明輩，咸慙念寢熾，謀利一己，致棄信背義，陷于反革命之途。其始也，未嘗不以義理自詡，文章自飾；其終也，則舉凡所謂義理者，皆置而不顧，孜孜然惟利是趨。豈其始終不知天壤間有義理歟？抑其理性漸爲獸性所侵奪歟？此誠吾黨迄猶太息不置者。卽如滇之楊希閔，桂之劉震寰，初以陳炯明禍黨叛國，謀殺元首，故奮發興師，聯軍致討，迨擊破陳軍，進佔省會，乃割據自大，囊括財富，然猶以軍糈所資，權宜一時已耳，初未有以「始於義終於利」罪之。及先帥孫公崩殂，唐繼堯野心勃發，肆其鼓簧，惟以「同利」號召。曩者，先帥爲厚集革命實力故，特授以副元帥職，唐方据滇稱尊，肆情聲色，拒不奉命，迨孫公崩殂，乃因以爲利，反與楊合，妄稱副帥，傾兵至粵，僭元首高位，楊與朋比，翼發展所謂「大雲南主義」，同惡相濟，如水就下，莫克反省，劉佔粵後，蔽于私慾，孽孽爲利。唐楊利以誘之，劉惟俯首帖服，相率稱兵，圖償其無

等之慾。國之黨阽危，民生之疾苦，寧復措意者。總參議胡公漢民，代行帥職，以先帥云亡，國邦殄瘁，軍閥蠢然思逞，在所必誅。軍官學校校長蔣中正，受先帥命，訓練黨軍，方成勁旅，胡公與籌發兵討之。粵軍旅長陳銘樞，何彤，團長蔣光鼐，鄧彥華，奉命率兵自潮梅旋師，擊白雲山逆軍正面，湘軍總司令譚延闓，與粵軍旅長梁鴻楷，陳濟棠，自西北撼其背，軍長李福林，於河南與海軍攻其側。徐君樹榮時隸李部任第五警備司令，則出擊中流砥柱一帶，以爲各軍應援。君平生驍勇，身經百戰，創痍斑斑，以所部自陸攻敵，不若以軍艦夾擊之收效尤弘也。乃駕艦督所部，攻敵右翼，期一鼓殲滅之。孰意被敵槍擊，而遽以身殉也。嗚呼，可悼哉！

君家素瘠貧，少時，未嘗讀書，迫而流爲綠林，常疾富資財者不勞而獲，養尊處優，已固飢寒，而飢寒者，盈天下皆是也，畧取所得，薄以自贍，豐以濟人，故恒結怨于富者，而交懽于貧無以爲生之隣里。民國初年，剪髮收元，君因畧聞革命之義，栩栩欲動，冀効力吾黨，而無由自荐。迨民十一年六月，孫公蒙難，屯師長沙，君乃藉岑鏡波引見，承曉以大義，遂忠勇奮發，願爲前驅。餉彈自籌無所利。求諸向義軍隊，尙難其

選。傳曰：「無私，忠也。」君其有焉。至七月上旬，陳逆賄溫樹德脅海圻艦，率肇和艦投降，嗾魚珠砲台發砲，向我軍艦猛攻，並以陸軍襲我長洲總台。海軍陸戰隊，且怯於逆勢，相繼以降。而君挺身率所部逆抗，寡衆不敵；退深井，至楚豫艦晤余述戰况，且以求帥座撥兵再決一死戰爲請，旋奉命翌晨攻車尾砲壘。君於拂曉，荷鎗振臂，爲士卒先，直撲南石頭敵陣，軍勢以振，孫公多之，顧左右曰：「勇敢好義如徐樹榮，殊不多觀。」然君於十四年六月九日，卒以義烈終矣。旋奉大元帥令，追贈陸軍中將。嗚呼，可敬孰甚！

君生平無緣求學，與仕宦者殊，仕宦者每口義理而心利慾，以廁身黨籍，自視不凡。一旦臨小利害，則獸性畢暴，末由文飾。如劉師培，如陳炯明，如滇之唐楊，與桂之劉輩，爲世共棄。豈所謂「縉紳者不道」歟？以義始，以利終，世間不惟彼輩已也。君若少受名師之訓，得聞革命之道，則能終於義者，焉知其不能始於義歟？鄧君彥華二三同志，憤懷義烈，爰於君死事處，建碑彰之。其詞曰：

以大義忘利，以黨國忘己，以殺敵忘死。嗚呼！浩氣磅礴兮，充塞乎天地。

民國十九年十月 日

附大元帥優卹徐中將令

大元帥令

故建國粵軍第五警備司令徐樹榮，忠勇成性，罔避艱險。昔年陳炯明作亂，先大元帥蒙難黃埔，該司令率部護衛，晨夕勤勞。嗣於奪取車尾魚珠各砲台，及討沈陳諸役，均能身先士卒，殺敵致果，此次楊劉叛變，該故司令受命防守省河士敏土廠一帶，乘艦出巡，中彈身殞。死事情形，極為慘烈。據建國粵軍第三軍軍長李福林呈由軍政部轉請給卹前來，徐樹榮着追贈陸軍中將，并照陣亡例給予卹金，以彰忠烈。此令。

民國十四年六月廿四日

五烈士事畧

胡漢民

五烈士者，南海謝八堯，新會鄧伯暉，增城鄭行果，開平譚振雄，瓊州范運焜。昔皆僑居南洋，平生沉毅有大志，於國事黨務，致力彌勇，雖犧牲不辭。古之豪傑，未遑多讓。謝烈士僑霹靂甲板，開袁氏稱帝，覆我民國，烈士激於義憤，奮不顧身，間關旋國，在粵與朱執信林直勉等謀討龍。時龍踞粵，助桀爲虐，遐邇騷然，去龍卽所以討袁也。起義之初，居粵指揮部署，不遺餘力。嗣以事返南洋，凡關於集款宣傳諸要端，仍悉心將事。霹靂各地黨務多所發展，實賴其力，鄧烈士僑芙蓉，以堅毅稱，吾黨數次復興，頗著勞績。鄧烈士生長於霹靂之怡保，嫻英語。深慕外國之文明，欲使吾國與之並駕進，意志深遠。討龍之役，與有力焉。民國十一年投華僑飛機隊，精嫻駕駛。正擬隨今大元帥孫公北伐，適陳逆叛變，隊員莫能復集，散之四方，乃轉投暗殺團。其果決如此者。譚烈士僑芙蓉，范烈士僑星洲，均負時譽。陳逆叛變後，今大元帥孫公退居長洲，率艦隊圖靖亂。五烈士乃於南洋同僑實業俱樂部相與謀曰：『吾人日言爲國効力

，爲黨犧牲，今日何日，卽効力犧牲之日也，亦卽真愛國愛黨之試驗時也。吾人必有所作爲而後可。聞軍長許崇智率大隊反戈討賊，將抵韶關。黃司令率衆三千，將赴黃埔。我留省同志，當亟圖應之。於是謝鄧二烈士分赴長洲。

大元帥行營，及駐港機關，討論進行計劃。譚范二烈士則赴行營傳遞消息。鄭烈士留省偵探逆軍，徧搜照像館各逆黨相片，佈置畢，約同舉事，無何事洩。五烈士竟於七月十六日被執。堂訊時，謝烈士不爲稍屈，切齒痛罵陳逆叛國叛黨之非。遂於翌十七日下午七殉難。鄭鄧譚范四烈士於是月廿日同時就義。暴屍於白雲山麓。其死事之慘，言之猶有餘痛，之五君者，所謂靈瘞國事死而後已者也，吁烈哉！

五烈士墓碑記

林直勉

五烈士墓於此二年餘，吾黨海內外同志乃爲建墓立碑以旌其義。嗚呼，可慨哉。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逆賊陳炯明叛，逆將葉舉率兵犯公府，謀弑元首，大肆焚掠。直勉隨今 大元帥孫公間道赴長洲，率艦圍靖亂。十九日，謝烈士八堯造楚預商殺賊計

曰，北伐軍返戈贛南，黃司令明堂復起義欽廉，頃與鄧伯暉鄧行果譚振雄范運焜約暗殺逆首，以爲之應，則亂不足平。憶民國五年，朱執信先生，嘗爲余言陳炯明陰險凶悍狀，今陳竟叛矣，天下寧復能容此獠。朱先生嫉惡如仇，苟未殉國，當以匕首洞賊胸。吾輩後死，寧不奮勉。言時，目眦盡裂，若不勝其悲憤者，直勉感泣，且泣且勉其行。然不意其於七月十六日，與鄧鄧譚范四烈士，竟被執於逆賊，而遽以身殉也。嗟夫！吾人以忠誠犧牲諸義詔人。而人或得實緣，且肆其鼓簧，以取爵位。當道以其指天誓日，一若可信，或授之兵柄，或委掌民政。及陳逆倡叛，彼遂蕩志附勢，披靡以盡。求激昂大義，蹈死不顧，如五烈士者，卒渺。寧不重可慨哉，謝烈士被執之翌日遇害。踰三日，鄧鄧譚范四烈士隨之。咸暴尸白雲山麓，顏色如生，見者謂其氣尙足吞逆賊。嗟夫，可
以勵百世矣。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林直勉撰

五烈士藁葬墓碑跋

胡漢民

吾黨自民國紀元前七年，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後，組織益備，同志益團結以致力國民革命。翌年漢民隨先總理孫公赴南洋，宣傳主義。僑胞翕然贊助者衆。黨務大振。蓋南洋同志僑居異域，遠離宗邦，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痛切而不可忍。推原厥禍，知非傾覆滿清二百餘年之政府，改造中國四千餘年專制之政治，不足以圖存，而三民主義末由實施。故毀家產，捐生命，以從事革命者，相踵接。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逆賊陳炯明率兵叛變。遐邇鼎沸。謝八堯，鄧伯耀，鄭果行，譚振雄，范運焜五烈士憤逆賊之凶暴，憫民生之疾苦。奮起殺賊。事將成。卽爲逆黨葉舉金章等所害。暴屍白雲山麓。南洋同僑同志潛昇以藁葬。恐其墓久而湮沒不彰，託名河南公民立石爲誌。而范焜且易爲郭家信。蓋惡賊等偵知，致被毀壞，並因而株連，其委曲苦心，千載下吊其墓者，想見當日沉痛之情，而生無窮之感慨。十三年十月十日，海內外同志旣爲建墓立碑。十四年八月併屬漢民志數言於此。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番禺 胡漢民

鄧上將蔭南先生墓表

胡漢民

公諱松盛，字蔭南，一字有相，廣東開平縣人。早歲從事革命，爲清廷偵急，諱其名曰三；以齒亦長於同羣，故羣而稱之曰三伯。公考諱善昆，貧居業農，而課子輒以遠大。公性剛毅，有奇志。壯遊於檀島，營糖業於茂宜山，容納華工數千人，得贏利。甲午中東戰起，感祖國之危亡，慨然有澄清之志。會先總理抵檀，倡革命，心折之，訂生死交，而願傾家以助。與中會創立，公任副主席。乙未，隨先總理返國，設幹部於香港乾亨行，而公爲主席。出鉅資購械運省，圖襲廣州。事敗，陸皓東身殉，而公奮鬥之志弗少衰。戊戌，約日人宮崎寅藏設東亞同文會於廣州寶慶新街，以聯絡清軍。與陳少白李紀堂設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鄭士良起惠州，公任後方接濟。同時任總司令，謀響應於廣州，令分道埋藥轟要署。總督署事，以史君堅如任，史君行述中，

當別有詳錄。壬寅，除夕，復與李紀堂，洪全福，梁務光等，乘元旦文武官行禮於萬壽宮，統聚而殲之；亦遭告密，不得發。以是亡匿，奉黨人謀再舉。前後諸役，公均有所助，遂毀其家。其熱忱足欽仰如此。辛亥，武昌起義，公首舉於廣東新安。民國改元，任新安民軍總監督，旋任開平民團總長。八年，奉命編義軍討逆。九年，粵軍返旆，復編義勇隊響應。大局定，任石龍釐廠總辦，總統府諮議，內政部農務局長，多所建白。十年以民選任開平縣縣長，政聲卓著，盜風斂戢。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背叛，先總理蒙難於軍艦，餉盡援絕，公獨以萬金接濟，並舉兵開平，以爲聲援。尋赴滬，謁先總理，奉命回澳，相權討逆。十二年，廣東江防司令部會議事變，公憤鬱致疾。是年二月五日，卒於澳門。溯生於清道光丙午八月初四日，得年七十有八。彌留之際，惟諄諄以努力革命勗其後人，未嘗一語及私。嗚呼，如公者，誠何間言。

先總理爲之諫曰，愛國以命，愛黨以誠。家不遑顧，老而彌貞。數語，足盡公之生平。而公之足以不朽於後世，與夫爲吾黨模範而無愧焉者，亦數語足概，而毋贅辭。以崇德報功之意，追贈上將，葬以國禮。其夫人譚氏，暨陳氏，韋氏以賢淑稱。子植卿，

啓祥，信真。女月棠，月梅，月霞，月祝。孫景垣。能善繼述。民國十三年十月六日葬於廣州東郊七寶岡。余與公共事有年，知之深，而敬之篤。爰綜其生平事畧行誼，爲文勸之於石，昭茲來許，俾登斯墓者，知所景仰焉。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

曉柳何君墓誌銘

胡漢民

君諱天炯，字曉柳，姓何氏，興甯縣人。少奇氣，習拳術，好讀書。滿清末葉，感憤國事，棄舉業東渡，覽山川風俗，與其賢士大夫遊，其志益宏遠，慨然以救國自任，雖家無担石，弗顧也。會先總理孫公在日之東京，倡國民革命，組設中國革命同盟會，君奮起從之，任本部會計，旋被選爲廣東同盟分會會長。自是君歷涉南洋聯合僑衆，宣傳籌款甚力。民國紀元前一年春，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君致力其間，不以艱苦懈，勇邁之質，若天授者然。及秋，武昌起義，君赴漢陽贊黃元帥克強戎幕，尋革命政府成立於南京。先總統孫公委以駐日代表，能稱其職。迨袁逆叛國稱帝，及復辟諸役，君與

朱執信諸烈士，在粵起兵靖難，先後凡數載，其毅然不移之操，有足多者。十一年夏，陳逆作亂，粵局鼎沸，君太息痛恨，遁跡邱園，爲終焉之計，其淡泊甯靜如是。粵難肅清後，啣命赴日，積勞成疾。十四年春，孫公薨逝，感嘆痛哭，悲不自勝，病益加劇，遂以不起。嗚呼！卒時春秋四十有九，葬於輿某山之原。子三，長昌齡，次皇齡，奇齡，皆能力學自強，渾然端厚，其鄉人咸謂賢士有後，哲嗣當克振家聲云。革命紀念會囑漢民爲志其墓，并綴以銘。銘曰：

奕奕義烈，允爲國光。攘除奸兇，朝夕是皇。交鄰有道，聲聞扶桑。國難孔殷，言念貞良。遽爾長逝，終焉永傷。

黃先生景南墓誌

陳濟棠

先生姓黃氏，諱啓祥，景南其字也。廣東新會縣人。少有志，懷奇負氣，不屑屑於章句。家貧不克自給，走越南，以販豈芽爲業。雞鳴而起，宵分而息，銖積寸累，所業漸隆，跣足徒步，不假車輿，素食戒殺，不飲酒，數十年如一日，刻苦自勵冠儔輩。越

南處法人壓迫之下，主客之勢懸殊，其對我僑衆，暴戾恣睢，不可名狀。先生因念祖國凋殘，憤清政竄敗，輒瘁思竭慮。以圖匡救，其心真苦。民國紀元前八年，總理孫公提倡革命，四海風從，乃設中國革命同盟會於越南。僑衆之與盟者，先生實爲之首。其年冬，黃隆生等踵至，設立瑞武精廬，先生慨助鉅金。翌年秋，胡公展堂銜總理命至，先生承胡公悃，宣傳主義，集同志，廣組書報社，於是黨務勃興，如春濤澎湃矣。鎮南關一役，先生竭其所積以快軍。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復命其子桓參與運械，且以爲黨犧牲期之。及胡公重蒞越南，淬厲同志，並聯合各書報社爲興仁社，先生贊勳尤力。迨武昌起義，各方電懇胡公回國主持大計，乃以社務委諸先生，遂以名譽社長兼綜財政。二年冬，總理改組中華革命黨，先生首贊同，並號召越中同志以從。三年，袁世凱叛國之罪大暴，謀帝制自尊，不惜訂廿一條件以媚外人，法政府徇袁逆之請，下先生於獄，先生亦泰然不以爲動。未幾法人忱於僑衆之義憤，不敢過拂輿情，越旬日而釋之。九年，桂系軍閥謀異，討莫軍興，躬自回國組織華僑義勇隊，以爲後援。越中商業荒廢虧蝕，亦不之顧。戡軍事結束，首將隊伍解散，進不言祿，退不要功，遂息景於廣州之東山

，蕭然自得，日惟勗其子若姪之克繩厥志而已。十四年春，驚聞總理崩殂，慟哭憂傷，舊病因而復作，遂不起。四月四日卒於廣州市，年六十有二。濟棠念元勳，爲表其墓，以昭示天下後世。

民國十九年九月九日陳濟棠撰陳兼善篆額林直勉書梁俊生刻

劉岐山君紀念碑

林直勉

台山縣長李海雲君謂余曰：二年譚惠泉君長台山縣事時，曾與同志籌議建碑紀念劉岐山君，旋以袁賊竊國，遐邇鼎沸，未果。憶民國肇造，吾黨南方支部，計劃先克復廣東，以爲武漢應。克台山後，民衆已逐僞總督張鳴岐，迎胡公展堂爲廣東大都督，余等乃解兵柄赴省會助之。不意匪首盧鶴年，乘虛據台山城，以稱霸擾民矣。余以事阻，君又不以聽暢軍事自信，故政府任劉岐山君率兵往勦，劉君勇於赴義，毅然任之不辭。匪首等懼於聲威，伏城中佯求妥協而暗中則賄其部衆潛逃，乃嗾凶人害劉君於車站。嗚呼！劉君爲黨効力，備歷艱險，死固其志也。奈不死於虜而竟死于匪，台山人士至今傷悼之；

豈惟台山人士傷悼之而已哉！民國紀元前三年，吾黨起義于雲南河口，劉君毀其家助餉，且力任運輸軍械，往來于越南邊境，法政府雖偵騎四出，卒無計名捕，其機敏深沉不可及也。後以事敗，同志次第退入越境，法政府以安南偵探緝截不力，無以媚滿虜，繼使吾國人任偵緝，劉君則持大義以動之，或誘之誣之餌之，百計使不爲吾黨禍，卒無恙。胡公展堂曾與斯役，每爲人道之。並言改過不吝，古稱君子，劉君素富家資，奢華殊衆，日吸鴉片盈兩，卽豐具食具亦值千金。及總理曉以主義，遂短衣縮食，鴉片不戒自除，器具食具亦沽以充餉糈，赴義改過，咸奮勇逾恆。嗚呼！豈惟可敬可念，抑亦楷模百世矣。劉君殉義於今十有九年，亟宜表彰以勵來者，爰建立紀念碑於其死事處。不惟應邑人及海外同志之請，且以完成譚君之志焉。民國肇造時，李君與余同任台山革命軍事，余等甫解兵柄，劉君卽相繼奉命典兵蒞台山，遂死于難。傷之之情，倍切於人，爲文記之，亦情所不能已者。

民國十九年十月十日

林直勉 撰

先烈遺著

秋瑾烈士詩

感憤

莽莽神州嘆陸沉。救時無計愧偷生。搏沙有愿興亡楚。博浪無椎擊暴秦。國破方知人種滅。義高不礙客囊貧。經營恨未酬同志。把劍悲歌涕淚橫。

日人石井君索和即原韻

漫云女子不英雄。萬里乘風獨向東。詩思一帆海空闊。夢魂三島月玲瓏。銅駝已陷悲回首。汗馬終慚未成功。如許傷心宗國恨。那堪客裏度春風。

感時

忍把光陰付逝波。這般身世奈愁何。楚囚相對無聊極。樽酒悲歌淚涕多。祖國河山頻入夢。中原名士孰揮戈。雄心壯志銷難盡。惹得傍人笑惡魔。

煉石無方乞女媧。白駒過隙感韶華。瓜分慘禍依眉睫。呼告徒勞費齒牙。祖國陸沉人有責。天涯飄泊我無家。一腔熱血愁回首。腸斷難爲五月花。

黃海舟中感懷

片帆破浪水滄溟。回首河山一髮青。四壁波濤旋大地。一天星斗拱黃庭。千年劫燼灰全死。十載淘餘水尙腥。海水神仙渺何處。天涯涕淚一身零。聞道當年鏖戰地。祇今猶帶血痕流。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河山故國羞。領海無權悉索寔。磨刀有恨快恩讐。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雲烟眼底收。

陳與燦烈士之天聲出世宣言

「比年以來，京外大小官吏，藉籌備憲政之美名，重聚斂，嚴刑罰，以苦吾民者，多至不可勝數，本報鑒於民生疾否，由官吏虐政所致，故爲正本清源計，以監督政府爲第一義。自今以往：京外各衙門之舉動，凡足爲民害者，本報皆直言攻擊，不稍瞻徇，使一般剝民膏削民脂之小人，有所戒懼焉。本報現取直言攻擊不稍瞻徇之主義，則羣小

之與本報反對，自屬意中之事。然言論自由，實屬人類生活上必不可缺之要件；當今日二十世紀之時代，苟尚有東方梅特涅者，出而壓制言論，是誠不識時務之小人，而人道之盜賊，公理之大敵也。……本報惟有碎頭腦飛血肉而與爭而已。……」

林覺民烈士之與父病書

「久聞父老咨嗟呻吟之聲，思所以慰我父老者，未得爲憾。今日時勢愈趨下，稍猶豫者，將待父老狼藉就死，其禍之烈，有未可以言喻者；故不揣冒昧，必欲一陳胸中平生所知見於父老之前，抑亦有補于萬一者則幸甚焉，印度埃及之亡，日本之興，父老當亦聞而見之矣；則國之存，不能恃其歷史之久土地之大人民之衆也明矣。今日中國狼虎瞰其四旁，事權侵蝕殆盡，雖曰歷史四千年，版圖二十二省，人民四百兆，其萬萬無可以自存之道，不待燭照計而龜卜矣。父老日惟米鹽醬醋衣服居室是憂，疾病是苦，兒孫是獲，無水旱盜賊是禱，以爲是數者皆如願，他無足置吾念者；嗟夫！父老之苦心焦慮可謂至矣！抑亦思亡國之慘，有甚於饑寒疾疫水旱盜賊萬倍乎？……」

林覺民烈士致其夫人遺書

意映卿卿如晤：

吾乃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尙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爲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而書，輒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捨你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爲汝言之。

吾至愛汝！卽此愛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情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願汝也！汝體吾此心于悲啼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亦當樂犧牲吾身與汝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我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爲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生

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誰知吾先汝而死乎？

吾真不能忘汝也！迴憶後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廳，廳旁一屋爲吾與汝雙棲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香影依稀，吾與汝並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留淚痕！又迴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卽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你，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汚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卽可以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重圓，則較死爲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

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吾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己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有成；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有是男，則來教其以父志爲志，則我死之後，尙有二意洞在也，幸甚幸甚！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尙依依汝旁也，汝不必以無侶而悲！

吾生平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爲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的的非吾所思。吾愛汝至所以爲汝體者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死，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不忍獨善其身。嗟夫！幅短情長，所未盡者尙有萬千，汝可以摸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

辛亥三月廿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明吾意。爲幸！

羅樹蒼烈士自輓聯

——紀元前四年十一月廣州之役——

授首足千秋，黃種國民應有恨。
傷心惟一事，白頭老母竟無依。

附註：羅當時卒未殺殺逃解回湘籍

羅仲霍烈士遺詩

丙午在檳榔嶼平章館上晚眺有感

危樓障百尺，俯瞰海潮流，天際孤帆遠，峯前落日收。風高悲鳥逝，波靜羨魚游，獨有
蒼茫感，難消身世愁。

感懷

十年浪走天涯路。閱歷多時憂患深。敢說處囊能見末。幾經投壘孰聞音。爲懷家國頻揮

先烈遺著

淚。不了恩仇未稱心。讀罷離騷三五遍。劍燈光影兩沉沉。
長歎興歌一再彈。風潮滿目不堪看。容顏秋柳幾經瘦。氣節冬松儘耐寒。祇有虫聲伴長
夜。都無人語勸加餐。飄蓬本是半生慣。底事徒悲行路難。

感懷

十年恨不早焚書。閱歷浮名盡子虛。未許豪奴共肝胆。苦無善價賣頭顱。關前我馬胡塵
起。海內片雲大劫初。安得美人具俠骨。香囊寶劍好隨予。

戊申重南越在美蘇同德棧作

新亭一掬淚汪汪。哭遍天涯事可傷。四海風雲成浩劫。九霄鴻鵠自翱翔。百年氣燄悲胡
虜。萬古精忠痛鄂王。多少奸奴甘賣國。憐予對影吊斜陽。

仲春十五夜感舊 七絕四首

去年此日團圓夜。把臂燈前笑語親。料想卿卿應記憶。徘徊悵望可憐人。
我本非癡亦是癡。綿綿不斷此情絲。無端惹得傷春恨。舊事酸辛縷上眉。

盈盈一水繫相思。往事重題亦可悲。顏色想卿依舊好。阿郎銷瘦不能支。
黯黯春愁鎖恨天。銀缸背處未成眠。十分領得相思味。畢竟情緣是孽緣。

夜雨有懷

獨有傷心事。常懷不寐憂。恕他長夜雨。碎我別離愁。衾枕同岑寂。香閨睡得不。百年如許爾。霜雪易盈頭。

鍾烈士明光自輓詩

憶昔童稚年，父嚴而母慈，耕織獲餘暇，燃燈開講幃，既授窗到業，重分膝下梨，諸兄憐我幼，辭讓每及之，自是放心學，家庭有餘師，吾性獨愚魯，柴參安可期，開卷讀孔孟，漸以至禮詩，或解或不解，口誦而手披，寒暑不敢間，晨夕不敢離，數年勤苦力，僅以窺毛皮，勉強涉羣籍，百家發詠思，父心乃稍慰，始一舒皺眉，重言不自畫，當有爲善資，方謂衣鉢傳，會在頑鈍兒，豈知快意語，轉成永訣辭，二豎逞其祟，藥石卒無裨，母前強笑色，掩涕摧肝脾，哀哀教養恩，滄海渺無涯，天心胡此醉，不肖欲何爲，先澤惟一經，遺訓輕銖錙，其奈陸氏莊，荒蕪異舊時，

典書還質劍，生事益不支，無已習商販，慄慄操心危，所冀得蠅頭，乃以報烏私，子身遊齋閭，燕雀日相隨，鷓鴣弄百舌，鷓鴣借一枝，母心與父命，到此竟全違，兄弟復分散，慘無骨肉悲，賴既錐髻妻，北堂歌瓊蕤，爲承菽水歡，代把萊衣熤，家憂在方寸，國脈寄懸絲，當道有豺虎，舉目皆瘡痍，孰教肥秦鹿，吾欲殺李斯，當年毛遂意，君子抑何議，况遇平原君，黃金取次施，小人有遺孤，一一仗扶持，伏雞奮力起，投命猶敵狸，願此七尺軀，豈難斬毒螭，八州苦水火，拔將行中達，望望一揮手，雷電爭驅馳。

豐城劍渺海珠空。忍看生靈飽毒籠。我使安禪制將去。不辭蹤跡血腥中。

黃花共醉不須疑。腸斷秋聲事可知。寄語隔籬同調者。碎琴遮莫怨鍾期。

成佛生天事有無。大光明處血模糊。敢將功罪問當世。豈爲恩仇拚此軀。未放屠刀應入獄。漫期填海可知愁。祇今悟澈空空色。自是吾身幻得吾。

一念酬恩願尚遠。卅年心事總堪悲。不才敢擬擎天柱。無處能容立地錐。破國亡家徒有恨。赴湯蹈火義難辭。料應化作啼鴉去。欲報慈烏再世期。

鍾烈士明光自輓聯

國破家亡千古英雄千古恨

身殲名在萬年史記萬年香

鍾烈士絕筆書之一

嗟乎，茫茫大陸，頓成澤國，浩浩神州，斷送東夷，錦繡河山，竟亡袁氏之手，千秋領土，喪盡一紙空文，痛彼國賊，甘爲城下之盟，哀我同胞，竟如牛馬之賤，弔民伐罪，湯武尙誅暴民之桀紂，締造共和，先烈曾流熱血以救民，茲我中原黃裔，不少愛國之將士，五族同胞，豈乏鐵血之男兒，際此衆叛親離，袁賊之勢旣孤，人心未死，大局尙屬可圖，同爲五族之民，共與討賊之義，速振義旂，掃除妖孽，毋任國賊盤據，噬臍莫及，勸我同志速進，急起勿忘，倘今振臂一呼，必雲合而響應，欲免爲波蘭高麗之慘禍者，在此一舉，同舟共濟，毋忘雪恥之心，臥薪嘗膽，共誓報讐之志，是則弟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無憾矣，我同胞勗哉，弟鍾明遺書。

鍾烈士絕筆書之二

寅啓者，痛中國之沉淪，恨袁賊之賣國，憤倭奴之強橫，憫人心之憤憤，忍親官僚殘殺，怨氣冲霄，飲恨外交失敗，淚洒英雄，彌天義憤，普海同悲。際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男兒死難之日，倘不急傾覆此惡劣政府，我四萬萬同胞，將永爲亡國奴隸，鞭撻由人，曾牛馬之不若，嗟呼，高麗波蘭之禍，不旋踵至矣，弟素慕諸公，熱心愛國，急公好義，繼起誅鋤奸黨，不與袁賊同中國，伐罪弔民，拯同胞於水火之中，異日改良政治，轉弱爲強，造成斯民之幸福，壽國光者，諸公其勗哉。弟溯自南旋，多寄迹羊城，默察龍李二賊，施其種種惡毒手段，言之令人刺骨，往者勿論，近如縱勇殃民，開賭禍粵，逢迎長惡，養成專制，爲虎作倀，苛剝商民，暗派偵探，羅織同志，強逼姦淫，白晝搶掠，張牙露爪，罹及無辜，箝制輿論，摧殘民氣，贊成袁賊之賣國，尤以首倡提燈會，慶賀日本，甘爲奴隸，此等涼血動物，狗彘不食，本要先誅此賊，以雪吾民之恨，無奈該賊重重守衛，不敢出入，伺之數月而不得，惟查廣惠鎮守使兼陸軍第一師師長

，又兼海防辦事所所長龍觀光，（即龍濟光胞兄粵事多爲彼主動濟光倚之爲定心丸云云。）權勢甚重，茲先誅龍觀光，以寒龍李二賊之膽，弟抱暗殺之主義，以期同歸于盡，實力進行，如目的可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九泉之下，可以對先烈而無愧，不願生爲亡國之奴，但願死爲大漢之厲鬼，惟念家有白髮老母，年登古稀，兒女尙幼，仰給需人，特恐就義之日，猶有家散之虞，如同志諸君，有可爲力之處，祈爲照料一二，俾祖宗有祀，弟在九泉，感激無涯矣，但弟雖死，猶望後起有人，深願同志，一洗從前忌刻之心，爭權奪利之弊，忽惜公爲私，勿臨陣退縮，務顧全大局，毋貽敵人借口，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望我諸公，勿河漢斯言，堅持暗殺方針，以頸血濺敵人於五步之內，茲民心大醒，痛恨袁賊，振臂一呼，必雲合而響應，又何慮吾黨之不成功也，如弟身後之事，概託李佐漢先生代表一切，另煩將小照一張，並信親呈壩羅國民黨支部，蓋杯山廣益學堂·暗邦民新學堂·列位先生英鑒。

弟鍾明光上言新歷五月二十八日

紀念先烈文

七十二烈士的成仁就是成功

胡漢民

——十九週年紀念之作——

三月二十九一役之前，本黨工作的狀況——如何聯絡會黨——如何聯絡軍隊——如何運用新軍——如何組織幹部及先鋒隊——此役一再改期的波折——此役中男女同志臨難赴義的精神——此役影響全國及國民革命者如何——七十二烈士的成仁就是成功——黃花岡的埋葬，與七十二烈士以外的無名烈士——總理教我們如何紀念七十二烈士——怎樣做一個後死的同志。

各位同志：今天是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起義紀念日，此役經過，已有許多同志著書紀述，但沒有十分完備的。這也難怪，因為此役事太複雜，私人記載不易完備，其比較詳細的，還算鄒海濱先生著的中國國民黨史稿。這部書兄弟曾經代他校訂過，後來付印又

有印錯的地方，前幾天又校了一遍，現已派人蔣校正鈔出付印，供同志們參考，兄弟現在把此役前後情形，大畧報告一點——

此役之前，本黨的革命工作怎樣呢？那時本黨還稱『同盟會』，已經成立六七年之久了，工作一方面宣傳主義，一方面乃做實際運動，這二件，在革命工作上原是不可偏廢，而當時的同志，又多能同時並舉其事，在努力宣傳工作中便努力實際工作，很少分開辦理，那些人專做宣傳，那些人專幹運動的。同盟會成立之第二年，東京本部即出版民報，鼓吹三民主義，給當時同志以正確之指導，是為本黨宣傳的最高機關。以前同志只知講民族主義，至於民權民生是很少注意的；自民報出世，同志們才知道革命事業不僅是推倒滿清而已，還有民權民生兩方面要有更大的努力；即於民族一層中，也不僅僅推倒滿清一件，不過要完成革命，非實現三民主義不可，而要實現三民主義，第一步非推倒滿清的惡政治不可罷了。除民報最為重要外，當時尚有其他各種宣傳革命的報紙，約分兩類：一乃明白鼓吹革命，為政府勢力所不及的，如香港的中國日報，新加坡及檳城等處的日報，檀香山的自由日報等，言論都很自由，第二類是內地出版的報紙，不去論

滿清政府及一班官僚們本身的事，只是主張主義，而暗中傳播革命思想。

本黨的宣傳，那時既如此前進不已，實際運動也就跟着進展起來，第一步工作，爲運動會黨，會黨本是民族主義的遺產，這筆遺產，因爲久已無人管理，聽其荒廢，其中精確的民族主義已早喪失，僅餘反清復明一點宗旨了。洪楊的勢力，原是從三點會來的，而會胡方面，便利用哥老會和它對抗。三點會和哥老會本是一氣的，那是却互相爭鬥起來，總理知道這種民族主義的遺產，是平民革命的基礎，不可埋沒，所以教同志們趕緊去加以整理與指導，會黨中人很少知識，不見重於士大夫，當時康有爲等維新派專門注意社會的上層，向士大夫階級活動，民報剛發行一二期後，梁啓超在日本辦的新民叢報便挑起釁來。說我們專找流氓革命，其實，總理知道當時士大夫階級，受滿清專制的薰染已深，早經麻醉不易再醒了，去向他們用力是徒然的。況且我們所主張的既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如果不去領導大多數的平民，受壓迫最厲害的，起而解決自身的痛苦，還算什麼三民主義的革命。革命到底爲什麼呢？所以當時同志們的實際運動，第一步是從聯絡會黨下手。

不過單單以會黨的力量去進行革命，還是不夠，因為中國整個的社會，根本太散漫了，許多平民，雖然由會黨來主持，但他們非常散漫，會黨有時也無能為力，況且會黨本身既不是專為民族主義而結合的團體，要完全用他們的力量去實現民族革命，如何會夠？所以本黨第二步工作，還要聯絡軍隊，滿清的軍制，是時時改變的，在歷史上滿清有一種自禦的能力，非常厲害，每當國內發生一次毛病後，便改一次軍制，這也是統治中國的一種最狡猾的手段。他們的軍隊，最初是在各省分區駐防，監視漢人，後來這些駐防軍隊漸漸不行。到了洪楊之役，曾國藩左宗棠等編了許多湘軍，便生產了巡防的制度，巡防營不是分省分區，駐紮有定所的，其好處在可以到處活動。當時一般人，看得帶兵一事，非常濶氣，官做到道台以上，不問是文是武，都要帶幾營人；不然，人家便看不起你那種官，而專門帶兵的人，也可以今天到此地，帶這營，明天到那裏，帶那營，姓李的所帶，即稱『李字營』，姓張的所帶，便稱為『張字營』如此竟將軍隊屬於個人，差不多就是近代軍閥制度的濫觴。照那樣看來，現在×××所帶的西北軍，真可稱為『×字營』，×××帶的中原軍，真可稱為『×字營』了，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京城，專

後不知拿去多少戰利品，在各國博物院中陳列起來，其中竟有某字營的旗幟，真是我們的恥辱！當時同志們對於這種巡防營，頗難運動其革命，也就因為他們是活動的，而且幾乎是屬於私人的。三月二十九以前，曾有幾次起義，便談在巡防營手上。例如河口之役，本已運到六營巡防營之多，每營有三隊人；那知到了臨事，全不算數，那次黨內指揮軍隊的人在安南，教他進兵，他們答應今天，答應明天，結果始終不動，其他偶有隨同起事的，每當敵人一來，便臨陣脫逃，跑得精光，所以防巡營對於革命，始終沒有多大助力。

幸虧滿洲的兵制又改變了，末了一次改為新軍，改得最好了，然而他們改得最好的兵，就是他們最厲害的敵人，國民黨根本是沒有兵的，他們既有最好的兵，我們就用來打他們，所以那些好兵，實在不是他們的，而是我們的。他們因為不滿於綠營，巡防營的辦法，改為半徵半募的新軍。先調查清楚各兵士的家庭狀況，再行收編，並給以利械，加以精練，以為是他們唯一厲害的工具了。却未想到凡加入新軍，大概有二種人：一種乃抱着民族革命的決心的，一種雖無民族革命的決心，而因為不滿於時局，深以國家

地位的危險爲慮，特地加入新軍，期爲國用，以致全體新軍之中，當官長的大部分是我們很好的同志，而兵士之中，也不乏有學問，有思想的人，絕非綠營巡防營的容易被滿清駕馭利用了。在三月二十九日以前，先有過一次新軍之役，結果雖不幸而失敗，但新軍的確足爲革命用，則已經證明。新軍之役的失敗，太出人意外了，當時廣州的新軍，已完全由本黨運動成熟，加入同盟，手續都已辦妥，徒因刻圖章的小事，和警察衝突，忍不住警察的干涉，急要發作，便驚動了滿清官吏，立刻戒備起來，把新軍的槍枝繳去，一部分知道事體不對，登時發動舉義，先搶了武備學堂，但僅得到子彈一萬多枚，而槍還有三千多桿，不敷分配，因此失敗了。這次新軍的失敗，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便是有了好的軍隊，還要有好的指揮者，若完全靠軍隊自己去指揮革命，是不行的。

當時廣東的新軍分爲兩種，一標即一團，新軍之役失敗以後，第一標新軍已受摧殘，第二標亦被監視，裡面重要的領袖，或死或逃。不過同志仍然很多，已想有一個機會，使槍枝發回。設法再舉。本黨那時在南方主持軍事的爲黃克強趙伯先兩同志及兄弟三人，我們覺得即使新軍再舉，已很困難，便想同時運用新軍，巡防營，及黨會，三者合

力一舉。至於運用之法，在組織一個幹部，及一種先鋒隊，由幹部發號施令，大家一齊用命，尤其是新軍，如此便不再受本軍命令的限制，可以全體動作起來，我們有了這個計劃以後，便趕緊結束了新軍之役失敗後的救死扶傷，使同志的精神很快地復原，有許多同志無所歸宿，我們不能聽其分散，特在九龍關了一個地方，教他們在那邊暫事耕種，使衣食無不足之虞，恰巧 總理自美國回到南洋召集我們到底能去會商，大家便告訴總理，廣州還有可爲，所設的許多秘密機關並未遭破壞，可以設法進行我們的新計劃，不過籌款大難，再舉不易，後來議決募集十萬款子，去實行新計劃，在南洋募五萬，在美洲募五萬，所幸兩處同志都踴躍捐輸，不久便已募足。款子既有着落後，乃開始組織『先鋒』，初定全隊五百人，後因不敷分配，改爲八百人，隊中人人都有拚命精神，其任務在我們自己先發動，領導起其他的力量來，先佔領省會的政治軍事主要機關，做我們發號施令之所，再支配會黨，新軍，及防營，分頭出兵。當時所定出兵之計劃，乃由黃克強先生出湖南，趙伯先先生出江西，都帶新軍去，而留巡防營守廣州，其時長江上下游各省所練新軍中，我們的同志也很多，只要廣州一發動，他們便會響應，其事由陳英

士先生担任辦理。

大家原定二十五日舉事，後因籌佈不及，改定二十八日，當時原推伯先先生爲總指揮，後因他在廣州大熱，不便露面，改由克強先生担任。克強先生二十五日到廣州，忽然發現日本安南運來的槍械，於二十八日方能運到，運到之後，尙須分配，只好將起義日期再展緩一日，何以不能多多展緩呢！因爲那時各路的先鋒隊已齊集廣州，住在各秘密機關中，人多事件，不易久保秘密與安全；再則四月初新軍有退伍的消息，事情更無可延緩，兄弟當時邀集香港許多同志，原定二十七八兩日悉數上省，不料克強先生忽來一電說「母病甚危」，「母病」指的舉義，「甚危」說急切不能動手，故大家不要進省。原那兩天清吏略聞風聲，省城加緊戒嚴，警兵不分晝夜嚴重搜查，我們有兩處機關竟爲所破，二十四五日並擬全城按戶搜查，克強先生認爲事機不順，所以電阻我們暫勿來，并令省內先鋒隊退出省城，以避其鋒。那知事情的意外，繼續而至：溫生才同志忽然獨自去刺了李琦，清吏戒備更緊，且增加了防軍。時林慶塵喻培倫等同志認爲情勢大急，與其改期遲緩，授敵以隙，不如及早舉義，先發制人，克強先生於是又電香港，說「母病

稍差須購通草來」，「通草」指的槍械，我們速運鎗械去，我們接電後，便一齊出發，誰知克強先生等在省城中已經失敗，七十二烈士已經以身殉國了！

當時各方面詳細的情形，現在已不能完全精確知道，我們也不必根據許多瑣屑的事情，去批評誰不好，克強先生曾向南洋同志做過關於這事的書面報告。當日省城之事是他所主持，他所報告的當然很對，兄弟和伯先先生等在三十日那天早上進城，上岸之時，許多警察都看着兄弟的照片，對來對去，但始終沒有發覺，真是怪事！同行者以爲兄弟胆大，其實當時男女同志，都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他們運起手槍炸彈來，都是藏在身邊，在街上行走，雖警察滿街，也毫不介意，有些同志不怕死，而不願被捕，大家身懷毒藥，準備不幸被捕時，便吞下去，他們都有父母，丈夫，兒女，但並不顧戀。男同志中，有的曾留學外國，或在社會上會有很好的地位，而起義之勇，都爲常人所不及，從被捕到臨難，大家始終不屈，因爲大家實在並不是憑的血氣之勇，而是看死生爲常事，並深體革命必須犧牲自己的道理，所以所表現的精神與氣節，雖敵人亦爲感動。當七十二烈士被審問時，清吏屢屢示意，要他們不要供出自己是革命黨，便可設法保全生命

，但烈士們個個激昂慷慨，就義不辱！

至於這一役後，全國人士，以及國民革命所受之影響，實不在小！自此全國人都知道大勢所趨，必須推翻滿清，大家也再不能守着以前不問政治，不負責任的態度了，連滿清的官吏之中，竟也有因此役而和革命黨表同情的。廖仲愷同志當時在吉林，事後告訴我們：吉林的巡撫陳某對於三月二十九日的事非常感動，深以我們失敗為大憾，這一役實在築成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不久武昌起義，才得於數月之間，全國響應，這是我們同志同胞所公認的。

總理曾說道：「革命者只有兩條出路：一為成功，一為成仁」成功之內若無成仁的意義，也不算成功，如有成仁的決心，雖然失敗，亦可以謂成功。三月二十九日死難的烈士，在表面上看，是失敗了，不過成仁而已，並未成功；但後來武昌起義的成功，既已此役振起民族的精神為基礎，那麼武昌起義的成功，實在就是七十二烈士的成功。所以在歷史上看，七十二烈士既屬成仁之士，亦為成功之人。

三月二十九日死難的人，實不止七十二烈士，當時黨內有潘達徵同志，幸未被獲。

和各善堂接洽收葬死難諸烈士之事，他把死在路上和死在刑場上的人，統統葬於現在的黃花崗墓地，有數具屍首，不知姓名，總之，都是爲國家，爲革命而死的，也不定要求其姓名傳於後世了，就以七十二烈士的姓名，代表當時全體死難者，亦無不可，潘同志今年已死，他於烈士的埋葬，很有勞績，我們也應該紀念他。

總理自此役後，常常耳提面命地對同志們講；『革命尙未成功，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了許多先烈的犧牲精神，決不可因爲革命上多少有了一點進步，便以爲有成可守，停頓不進，革命者只有終身努力，終身奮鬥，不能有一毫苟安，或自私自利的心，不管是在做事或讀書，都要保持勿失革命的精神，如此，雖然後死，才有以對諸先烈』民國十年總理又爲黃花崗傳作序，序的大意也是說；我們革命革了這麼久，我們的主義依舊未得實行，以後大家要以先烈的犧牲精神，去努力奮鬥，使後者無愧，兄弟現在謹述，總理所以紀念先烈的話，結束今天的報告，大家既屬後死的同志，都應深體此義。

繼續七十二烈士革命的精神

蕭佛成

——廿一週年紀念作——

一

今日何日，乃我七十二烈士捨生取義，促進辛亥革命成功之紀念日也，我諸烈士本大無畏之精神，爲主義而奮鬥爲民族而犧牲，締造我民國，恢復我河山，此豐功偉業百世以後，猶令人低徊景慕而不能自己也。回想諸烈士當日決心革命，不計利害，明辯是非，乃能創造此完整平等之民國，不幸中經內亂，感於『革命成功革命黨消』一語，以致我總理主義，無由及身而成，因而反動勢力，彼消此長，十七年吾黨統一中國，方幸革命建設，按步推行，不料五年之間糾紛迭起，自壞革命戰綫，日本挾其傳統國策，乘隙而入，佔我東北，攻我吳淞，東南腹心，危岌至亟，吾人對烈士成仁紀念之日，撫今思昔，誠不勝感愧交集者矣。

吾人當撰此文以紀念我爲民族革命而犧牲之七十二烈士，不禁繫念此破碎之山河，欲一究將來之結果。嗚呼！將一致以抗日耶？甯妥協以媚日耶？負責當局，何以慰我諸烈士捨生救國之初衷乎？吾因之有所感矣，彼不抵抗之當局，事前之一再妥協，大戰爆發，我方以不滿四萬之衆，當十數萬虎狼之日軍，猶能鏖戰匝月，屢殪敵人，其勇往直前之氣，置九死不顧之身，誠可謂動天地，泣鬼神，足以繼我七十二烈士革命精神者。設使當局不持坐視不救態度，我抗日諸將士，必不致陷于如岳少保同一之境遇，則今日紀念我爲民族革命而犧牲諸烈士，吾人甯不悲壯熱烈以策來者。惜乎負責當局，高深莫測，自我軍以『後援不續』『無兵可調』，退守崑山，全國輿論則如何乎？全國士氣又如何乎，他不細列感受戰爭與有切膚之痛如上海一地而言，當十九路孤軍奮鬥時，上海地方維持會屢電南京政府，增兵固守，予十九路軍以充份之援力，除八十七八十八兩師中之兩團自動開拔，直至敗退之日止，政府未見有一飛機助戰，一師兵增援，所謂負責人物

，文過飾非恐不遑，巧詞善辯恐不工，不曰如何長抵期抗，則曰如何全盤計劃，於是上海市黨部中國自強協會，四川同鄉會三月二日通電有『政府擁兵三百萬，何以作戰部隊，始終只有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再則曰：『倘再空論計劃，自欺欺民……諸公必受國人嚴厲之制裁』。三日則有素以穩健稱之上海商會，商界總聯合會質問，有：『此次十九路軍孤軍抗敵，本會一再請政府決定大計，並火速派軍來援，不意遲至今日，仍未見一兵一彈來滬，坐視前敵被迫退却，政府究居何心』？又曰：『我十九路軍苦戰月餘，當道諸公，別有居心，後援不發，且嚴止各省請纓之軍……務請一致奮起，同執干戈』。正義正詞嚴，終無使當道良心一轉，任令我關外三千萬萬民衆，淪諸異族，淞滬三百萬生命，長受蹂躪，事之可哀，孰甚於此！

二二

九一八以後，主政者屢屢以『全盤計劃』爲掩護不抵抗之行爲，宣示至今，不但東三省收復無期，且益增日人轟炸淞滬，我方愈退，彼方愈進，吾人嘗云：今日之事，他不

過問，中國民族，唯一之道，在於努力自救，自救無他，在於誓死抵抗，有激江橋一役之抵抗，然後有淞滬之一戰，自淞滬之一戰，在吾諸將士所流之一滴血，凝結之增加我國家人格與信仰。無論國聯，即是日本，亦皆以我之奮鬥如何為轉移，所以有張學良之『不抵抗』，日人於是由『懲辦東北長官』論調，進而飛機轟炸錦州；有蔣中正『三日可封鎖中國』，日人於是『解散抗日會』論調，進而砲擊吳淞，國聯則如何？三度會議，吾人雖惋惜其『決而不行』，然要非受激江橋之抵抗，淞滬匝月之苦戰，決不令國際人士認我軍『為能戰之軍隊』。決不使日本在精神戰敗之餘，並物質亦戰敗之。二月二十八日以前，我方在國聯發言權之有效，固站在公理領域，使世界主張公理者不得不同情；然苟非十九路軍抵抗，以武力為公理之後盾，必不使世界主張公理者堅其擁護決心。不料自二十九撤兵甫下，我軍以『後援不繼』，退離守土，此次國聯所指派之調查團，據本月二十日滬電，有某員驟變論調，見微知著，則此後滬案前途，必無好結果，可斷言也。夫以日本認為偶然事件之上海，設使交涉不得宜，則彼所認為生命線之東北，安望有繼續交涉之可能哉！

四

尤有進者，當滿清末季，外患侵凌，其險狀不亞今日，然吾黨鑒於清政府之昏闇無能，起而革命，其時所謂士大夫階級如康梁之流，莫不以革命足以亡國，於是有一「革命是召瓜分」之奇論，欲遏革命潮流，然吾黨洞燭其勇於對內而怯於對外之奸，力闢其說，我總理更以惟革命始可救亡，因而我七十二烈士殉身於革命，雖流血五步，卒能推倒滿清，以建民國，瓜分之說，苟無一輩混在民國之老遺所搗亂，國際地位，日臻隆盛，由是可知，今日惟革命始可圖存，不革命乃召亡國，吾人在七十二烈士殉身革命紀念日，當振起其革命勇氣，一致努力抗日，則今日紀念先烈，庶不負先烈之期望也！

國難期中怎樣紀念七十二烈士

鄧澤如

我們的患難朋友，忠實同志，成仁先烈，開國元勳，於「三月廿九廣州之役」，以舍生取義的精神，堅強不撓的勇氣，懷手槍，挾炸彈，圍攻滿虜督署，血濺羊城，因而拋擲頭顱，犧牲生命。黃花節的由來，七十二烈士殉國的紀念，他的簡單意義，大畧如是！自從三月廿九這一役，震盪了全國內的革命風雲，緊張了世間上的革命空氣。在主義上：民族的意識，灌輸於國民腦海，而更發生一種深刻的印象；民權的思想，隨着民族意識而更爲事實上的必要；民生的實行，在民族民權的兩大興奮之下，而更爲整個民族的急切需求。在事功上：自從這役發生，清廷的腐敗頹喪的官僚，無不心驚胆裂，表現着崩潰在即的現象；革命黨則氣勢蓬勃，排山倒海，大有一瀉千里之勢，故此，黃花岡上，血痕未乾，而武昌城裏，義旗已舉。一轉瞬間，全國義師，羸糧景從，而滿清政府遂宣告場台，中華民國，於以成立。黃花節的價值，紀念七十二烈士的真義，乃在乎此！總理嘗說：「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爲之變色。全國

久鑿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我們今日追懷先烈，景念故人；心情的悲痛，精神的刺激，曷其有極呢！尤其是，在這二十餘年來，七十二烈士以頭顱頸血換取過來的中華民國，千孔百瘡，荆棘滿地；而自命爲追隨烈士革命的，乃有專制獨裁，掠美爭功，不記昔人頭刀摧的。能不令人憤激要死嗎？我們知道：七十二烈士當日噬臍主義，決心犧牲，祇要以熱血喪虜魄，以真心護國魂；能否成功，在所不計，一切榮辱窮通等問題，何嘗有半點顧及呢？卽事後國人報功崇德，建立豐碑，爲之馨香俎豆，也何嘗計及乎此呢！如果我們今日紀念七十二烈士，祇是循例舉行，或祇限於景仰英雄，憑吊忠烈，硬把黃花節推入習俗相沿的寒食節浴佛節的隊伍裏，那末，不但是盲從詭隨，而且褻瀆神明了。周書說：『黍稷非馨，明德維馨。』又說：『民不易物，惟德馨物。』紀念烈士的人們，如果沒有誠意繼續烈士的奮鬥犧牲精神的話，紀念形式的舉行或不舉行，却也罷了！紀念大會的參加或不參加，也許罷了！如果，真心誠意，要來紀念烈士的話，便應在今日『祭如在』的烈士靈前，嚴重地宣誓一番，繼續七

十二烈的犧牲精神，切實做救國救民的事業！我們知道，燕雲以北，不是烽火連天嗎？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騎，在我們堂奧之地，縱橫馳驟，如入無人之境；不是坐擁雄兵，斷送河山的怪象嗎？七十二烈士以數百同志，衝入重鎮，焚機督署，尚可寒虜胆，振國魂，幹出旋乾轉坤的絕大偉業，而他們竟氣息奄奄，若垂死人。絲毫沒有振作，一至於斯，真是污辱了七十二烈士用鮮血染紅的青天白日國旗呀！國難日亟！國事日非！爲國効力，犧牲性命，七十二烈士的楷模尚在。七十二烈士的精神未死。我們今日要實行朱執信先生『與其紀念死者，不如責備自己爲甚麼不如死者一樣』的話，腳踏實地，努力去做：

一、我們要繼續七十二烈士的壯烈犧牲，恢復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中華民族的精神，經滿清二百餘年的壓迫，消沈了下去，到三月廿九日一役，已振奮過來了，可惜七十二烈士爲國捐軀而後，祇以事跡昭示國人，不能起死回生，耳提面命，提撕警覺，而東方病夫的遺傳，竟保留在一部份的民族習性裏。倭奴鐵騎一到，便縮瑟偏促，不敢抵抗，開世界未有的奇聞，開有史以來的笑話。他們本來沒有民族觀念，對於民族主義，

也沒有相當認識。以病夫的本來面目，應付艱危局面，自然也應付不來。如果要責以大義的話，任憑你舌焦唇爛，也祇對牛彈琴，格格不入。但東北熱河，是中華的國土，北部的人民，是中華的人民，我們不肯坐視國土淪亡，國權喪失，國民陷溺，祇要我們負責。把我們的民族主義發揚起來！總理民族主義第三講說：『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中國到今日已經失去了這個寶貝。……』我們要得回這個寶貝，不必假借外力，不必依賴外助，祇要信賴自己。下了奮鬥的決心，聯合志同道合的同志，好像七十二烈士三月廿九之後，便能無堅不摧，無強不克，我們秉着這樣的精神去做事，聞風響義的大不乏人，那時，不獨可以克服失地，打倒暴日，更可由民族主義的局部而發展到全部，由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解救全世界的弱小民族！

二、我們要發揚七十二烈士的偉大魄力，淬勵中華民族的卓拔人格！中華民族，稟性聰穎，志行高潔。獎勵廉隅，敦宗志節，史不絕書。晚近士習澆漓，廉恥道喪，乃有喪失天良，苟且倖進的人們，僭竊高位。平時無事，便酒色昏迷，荒茫流連，不顧國計民生。猝然遇變，便倉皇失措，魂飛魄散，曲盡人間醜態。這樣的人們，先天既沒有充

分的魄力，後天又沒有修養的人格；貪劣庸愚，是其本色。如果任憑他們盤踞下去，國內政治，固然沒有成績的希望，連國家的疆土，也快要斷送乾淨，然而烈士們用碧血博來的中華民國，竟被這般狗彘不食的敗類，把持了多少年期，弄糟到這般田地，烈士們九原有知，何以瞑目呢？我們今日紀念烈士，要安慰烈士，安慰之法，祇有以人格救國之一途。我們負黨政軍的責任者，固應絕對盡忠職務，爲國犧牲，即我們在野同胞，亦應互相砥礪，造成風氣，以挽末俗而弭頹風。才可培植國家元氣，鞏固國家基礎！

總之在國難期中，舉行紀念大會，我們一方固抱着永久性的哀悼和景仰，同時并須記着時間性的警惕和覺悟。從情感來說，七十二烈士爲我們謀幸福而犧牲，我們飲水思源，而同時感念入之云亡，我們尙有良心，不特不能通敵賣國，和烈士的心願相徑庭；卽至言論行動起居飲食等一切，也應體念烈士爲國爲民的決心，盡一分繼志述事的能力和，我們現在所處的危局，比堯者所云次殖民地的地位，還要危險，我們量度今昔的形勢，比較彼此的情形，我們要馬上屹然奮起，爲國家獻身，爲民族出力。古語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我們能努力一分，卽七十二烈士的精神，得到一分安慰了。

在國家危殆的今日紀念 革命先烈的意義 鄒魯

集全黨之精英，對滿奴及其臣僕作最後之一擊，事終不成，而為總理所領導推覆滿清肇造民國的革命歷程中第十次的失敗，這就是亥辛年三月廿九日血洒黃花的，諸革命先烈殉民族殉國家的紀念日。在這一役中，死事的人，原不只七十二人，而將尸葬黃花崗者，僅有七十二人，故七十二烈士著於此。該役的失敗自然不只是本黨的損失，而又是大中華民族的損失，因為諸先烈都具濟世的才能，而其革命的動機，復絕對純潔，除國家民族的利益外，絕不知有家，絕不知有己，使革命在此役而有成，這些濟濟多士的革命黨人，自能獻身國家和民族而使大多數的民衆蒙其利。但卒之這些救國家救民族的烈士竟從容不迫，慷慨赴死，其犧牲無我的精神之偉烈，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諸烈士之殉國誠然是民族的損失，而在革命上，從該役的本身來說，誠然也是失敗，惟在革命的整體上實是最大的成功。因為本黨前於此的九次失敗，其犧牲沒有這次的

巨大，其影響沒有這般的普遍。以多數力求學問歸國的青年其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都屬中人以上之家，個人生活，絕不至有溫飽之虞，且因力求學問，若甘心爲滿奴的奴隸，都可以成爲新貴而足以驕妻子，傲閭里，乃因不忍見民族淪亡三百年而不光復故物，復不忍見無能的滿清政府之斷送黃炎子孫再淪爲帝國主義的奴隸，遂不惜犧牲一己的生命以喚醒仍認滿奴爲奉天承運具特權的帝系而自己以能充「奴才的奴才」爲榮的一切同胞。在當時受滿清和列強兩面夾攻的人民，早已喪失其民族意識而無餘，他們只有自餒自怯的心理，而無自信自強的精神，對於國家既不知有所謂義務對於個人也不知有所謂天職，其所努力只是個人的生存，其所希求只是朝廷的恩典。若不是諸烈士的熱血灑遍着燦爛的革命史，則這些是自覺的可憐同胞們，還不是與睡獅一同酣然大夢而無返身之一日。這些烈士的殉國，人人均抱必死的決心，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何等深刻！何等透澈，他們以爲處於其時，無時無地均有殺身之禍：受清吏的苛虐足以死，受盜賊的擄殺足以死，在將來被各帝國主義瓜分時，更足以死，與其死於國亡之後，何如死於國未亡之時，使全國同胞受其事實的宣傳而奮起以自救，是則各烈士之死，正所以救無

量數同胞於不死。這樣凡良心未泯的人們又安有不受此種革命事業和犧牲精神所感動，而思所以繼諸先烈所未盡之志，以顛覆自三百年來嚴密防範以宰制我民族的滿清，以打破自半世紀來乘隙蹈疵以瓜分我國家的列強——這兩個民族和國家的死敵！

果然，在革命的大業，其犧牲越巨其成就也越大，三月廿九日本黨的重大犧牲，使全國的同胞對於本黨救國家救民族的血誠有了深刻和普遍的認識，同時使爲滿奴走狗的官僚，時時感覺其生命和地位之岌岌可危以至喪膽奪魄。故此推倒滿清和建造民國的革命成功，已經決於三月廿九日的一役，證於武昌起義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民衆奮起，百日成功，這都是三月廿九日諸烈士重大犧牲，而使革命黨人有先聲奪人之勢。故此論者認諸烈士的殉國，不只是成仁，而又是成功，真是確切！

三月二十九諸烈士之精神前乎，三月二十九及後乎，三月二十九之諸烈士精神精神亦莫不如此，用能造成民國維護民國

諸烈士的殉民族殉國衆，在個人上固已成仁，在國族上也屬成功，既如上推論，諸烈士之死誠無遺憾，他們實在值得千秋萬歲的景仰。但是我們這些後死的人，在國家民

族處於危急存亡的今日，應如何奮起，步着諸先烈的血跡，繼着諸先烈的勳業，無使諸先烈艱難締造的民國亡於一朝，否則我們誠無以對 諸先烈在天之靈，而在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諸先烈在當時的革命對象為腐化無能的滿清政府和為異族殘殺同胞的漢奸。但是在今日此種對象不幸復活。自前年九一八東北淪亡而後，滿清遺孽的溥儀竟受暴日卵翼，甘為傀儡，而重建其偽「滿洲國」；入今年來，榆關熱河相繼陷落，平津危在旦夕，暴日與偽組織且有重建「中華帝國」的計劃。乃竟有人為異族殘殺同胞之陰毒險很尤甚於清末的漢奸、九一八之不抵抗和一二八之不贊助抵抗，而陰加障阻，而陷許多忠勇將士肝腦塗地的種種事實，已為國人所共見而無須細說，乃自熱河陷落至今，與暴日肉搏，只有孫殿英宋哲元的部隊。而軍事當局未遑抗日先佔地盤而反有與日秘密妥協的進行。此種倒行逆施，直非陷中國於滅亡不止。故此我們紀念諸革命先烈，便應本諸先烈推倒滿清消除漢奸的精神，努力抵抗暴日，收復失地，使偽組織無法存在，凡一切不抵抗障礙。抵抗者我人尤應一致視為仇敵而擴清之蕪不負今日之紀念諸先生。

何以對死者？

香翰屏

今日何日。民國紀元前一年本黨在廣州發難之日也。

萃吾黨之精英，作孤注之一擲，當時諸先烈赴義之勇，死事之烈，有造于民國之偉大，誠曠古未聞，可歌可泣！日月淹忽，山河破碎，黃花崗上，白雲山前，花落花開，年來年去，主義不行如故，革命未成如故，暮春三月，風景不殊，聞幽燕之鼙鼓，覽遼東之蹄跡，魂兮有知，能不悽愴！時至今日，國難如斯，吾國民將何以對死者？

夫烈士之視死如歸，爲求主義之實現也，爲謀中國之自由平等也；國民之紀念先烈，以其就義成仁，功在民國也，壯士一去不復還；救國建國，責在後死。國民既崇拜先烈，紀念先烈，卽當步武前賢，紹志述事革命一日未成功，主義一日未實現，皆當隨時隨地，人懷必死，是則七十二烈士雖死，猶有四萬萬烈士在。七十二烈士已能醒國魂，復漢祚，而謂四萬萬烈士不足赴國難，抗暴日吾未之信也。與其紀念死者，何如踐迹死者？國民乎！自由之神屹立于黃花墓上，呼喚吾人！

不朽

劉紀文

——民國二十二年黃花節紀念先烈作——

我們雖不是科學家，却至少是科學信仰者。科學證得明人體的神經作用，沒有了形便沒有了所謂神。所以我們根本不相信有神祕玄妙的靈魂，自然更不承認什麼靈魂不滅。

世俗所認為「不朽」的，就是他所崇拜的人的形既毀滅而意匠地獨立存在的神，亦即他所崇拜的人的靈魂。稍高明的却不然了，所以向有三不朽之說，是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不朽的。

同一致其崇拜之念，景仰之誠，而見解有高下之殊，意義便有廣狹之別。

偉人烈士，自足致人崇拜，歲時寄念，設為隆重的儀式，由不朽的見解來說，所崇拜者偉人烈士的道德功業而已。以小己生命作犧牲，換取大羣之福利，這是人類最高的

道德，併犧牲以贖愆虐及萬民的專制政治而建樹民國，這是多麼大的奇蹟！黃花崗上諸先烈，早不朽了。

於是，我們更要知道：不朽有顯露的，有潛藏的，轟轟烈烈像委骨于黃花崗上的，豐功偉績，永鑿乎天下後世之人心，固然是顯露不朽；然而道德功業，大抵皆由人羣中相互影響而成，一行之善，一事之功，都屬渺然不可見的種子，日浸月滋，展轉間接，卒成莫大之結果的，正復無限，是爲潛藏的不朽。人生縱不能做成顯露的不朽，但必不可不勉爲潛藏的不朽。且正爲潛藏的不朽者多，所以社會永是進化的，社會生命是無盡的，抑亦明乎此理，則義之所在，毅然以赴，無稍踟躕，乃至可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烈士往矣，烈士的精神長在。我民族我國家縱覆陷于如何的危難，假如這種精神未曾泯沒，却還支撐得過去；否則安全之日，亦只是個沒有生命的民族國家。區區所以紀念先烈之辰，略伸不朽之義，爲的是想鼓勵發皇那犧牲小己以利大羣的精神。

長鯨跋浪地維裂
麟春風雨黃花
即遠陽萬里撒
蕩蕩昌安行人
更流血黃花黃
碧白碧玉閨
窗望色死
空驚頭半髮
相煎楚鬼
雄日殺敵

黃花白記念

陸幼則



紀念革命先烈應有的認識與努力

編者

自世界工業革命勃發，東亞市場，即受「帝國主義者」之侵襲。鴉片戰爭以還，滿清政治窳敗，遂於極點，對外則獻媚列強，以圖避禍；對內則壓迫民衆，以圖倖存。而帝國主義者得以政治軍事之力量，強迫清廷訂立各種不平等條約，以便實行其「經濟侵略」，我國領土，遂爲列強逐鹿之場矣！

在此內外交迫中，瓜分慘禍，迫於眉睫，非求民族獨立，不能自存，總理目擊時艱，知欲攘外，必先安內，乃決心推覆清廷，創造民國。

革命諸先烈在總理薰陶領導之下，革命思想與行動，如萬馬奔騰，一日千里。然革命事業，非一蹴可幾，計從中法戰役後，總理決心革命之時期起，至民元前一年廣州三月廿九之役，中經革命失敗凡十次。惟革命先烈救國之志至切，視死如歸，前仆後

繼，曾無稍怯；滿清之高壓手段亦愈演愈厲，更足以激發諸先烈之革命勇氣。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實集合各省之精英，與滿清政府作最後之一搏，結果造成革命史上三二九轟轟烈烈之壯史。

一一

諸先烈既以至誠接受 總理之革命主義，於是遂羣起從事於中華民族復興之工作。其間慕義之士，捨身取義殺身成仁者，前仆後繼，不一而足。在民元前十七年，有「廣州九月九日之役」，事敗殉難者，陸皓東朱貴全諸烈士。民元前十二年「惠州八月之役」事敗後，繼有同年九月五日史堅如烈士轟炸偽廣東巡撫德壽之舉，不幸未中，史烈士竟以身殉。民元前十年梁慕義潘達明諸烈士再舉事於廣州，事敗身殉；民元前六年復有瀏陽萍鄉之役，劉道一諸烈士又被捕就義焉。

此外如吳樾烈士於民元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之謀炸偽五大臣於北京東車站；徐錫麟烈士於民元前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擊斃偽皖撫恩銘於安慶；同年六月五日秋瑾烈士之就義於

紹興；民元前三年熊成基烈士謀殺載洵於哈爾濱；民元前一年三月十日溫生才烈士擊斃偽將軍孚琦於廣州；均犧牲赴義，其壯烈之行，直可以震動宇宙。

先是 總理以廣州新軍舉義失敗之後，不能不淬勵精神，以求貫徹革命之旨，遂於英屬庇能，召集黃克強胡漢民鄧澤如趙伯先等會議，密謀再起，以繼續前功，決於廣州先行舉事，廣州一下，則以黃克強出湖南，趙伯先出江西，移師北指，直搗幽燕。計定，於是各同志，遵即返香港設統籌部，附于中國革命同盟會南方支部，主持一切軍事。同時分設機關於廣州，決定餉械到齊，即行舉事，并定黃克強攻督署趙伯先攻提督署，胡毅生攻將軍署，姚雨平攻小北門，李文甫攻旗下街等處。原定三月十五日舉事，後因餉械未備，加以溫生才刺孚琦事發，清吏戒備，異常嚴厲，欲俟其防備稍懈乃發難。不意二十日後，風聲更緊，加以二十七日新軍鎗械爲清兵撤回，同時警察又將檢查戶口，是時各事雖未完備，但情勢已迫，不能再延，且欲爲先發制人計，遂相約於三月二十九日，照原定計劃起義。

是役也，諸先烈抱必死之決心，作最後之一搏，朱執信本任他務，亦剪去長衫下載

爭先加入；白髮之譚人鳳，亦鼓其餘勇以殺賊爲快。於是此百數健兒，臂裹白布，身懷利器，桓桓糾糾，分路向清軍進攻。戰事既啓，黃克強攻入督署大事搜索，知清吏早已逸去，乃焚督署而出，遇李準大隊，衆寡不敵，杜鳳書黃鶴鳴徐廣滔徐禮明林時爽劉元棟林尹民諸烈士均相繼戰死。黃克強負傷，率衆殺出，倖脫重圍。時喻培倫亦攻入督練公所，終以遇害。其餘如方聲洞林文滄超驥徐培添余東雄石德寬等，俱與清軍巷戰而死。至宋玉琳林覺民饒國樑李德三陳更新劉六符徐廉輝李雁南羅仲靈龐雄程良等諸烈士，均同時被捕，得以生還者，爲數甚少。

清吏既捕獲我同志，更爲一網打盡計，嚴刑鞠訊，冀興大獄。諸先烈皆慷慨大罵，痛陳清廷腐敗，非革命不可。就義時神色不變，引頸就戮。李雁南烈士於臨刑之際，更大罵官吏爲滿清奴隸，并央警吏以彈從口擊下，遂飲彈以殉。劉六符臨刑不跪，屍亦不仆，此從容就義視死如歸之偉大精神實足感動全國民衆之心。

是役就義者，未能知確數。事後，清吏緝捕黨人，不遺餘力。至四月三日城門猶未開，民衆出入，盤詰極嚴。至四月四日，善堂始檢收烈士遺骸，得七十二具，叢瘞於東

郊黃花崗之原。

三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諸革命先烈成仁取義，一振我國民氣而掀起再次革命狂潮。故表面雖失敗，而實際則成功，胡展堂所謂『成仁即成功也』。蓋是役之後，不數月，武昌一呼，全國響應，未及一月，而推翻四千餘年之專制政體，與二百六十餘年統治階級之滿清，而建立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及表現中國民族獨立之精神。由此可知三二九一役爲中華民族革命運動最大之關鍵，亦中華民國創立之丕基。此爲吾人所應認識者一。

總理領導革命，由民元前十七年『廣州九月之役』，至民元前一年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只以廣州一隅而論，革命屢起屢蹶者凡十次，犧牲若是之大而迄未能達其目的，可見革命事業之艱難，專制壁壘之堅固。然而窳敗之封建勢力，究不能敵我壯烈之革命勢力；武昌再舉，清社遂屋。在此專制與共和振轉之間，乃知革命事業全由犧牲得來，諸先烈能於充滿封建思想與專制勢力之社會中，起而冒死革命，殆所謂『以死勤

事』「救民於水火之中」者。此爲吾人所應認識者二。

諸先烈爲民族爲正義而犧牲之偉大精神，則皆 總理主義啓迪之力也。總理嘗曰：「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便生力量。」當時諸先烈非直接親受 總理之啓導，卽間接得諸三民主義之薰陶；由思想而生信仰由信仰而生力量，故能浩氣磅礴，不撓不屈，再接再厲，卒能建民國之丕基。由此可知革命先烈信仰三民主義之虔篤與 總理主義之偉大。此爲吾人所應認識者三。

四

總理序七十二烈士事略曰：「環顧國內，賊氛方熾，枕隍之象，視清季有加，而予三十年前所倡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諸先烈所不惜犧牲生命以爭者，其不獲實行也如故。予今日所負之責任，尤倍重於三十年前。倘國人皆以先烈之犧牲精神，爲國奮鬥，助予完成此重大之責任，實現吾人理想之真正中華民國，則此一部開國血史，可傳世而

不朽，否則不能繼述先烈遺志且光大之，而徒感慨於其遺事，斯誠後死者之羞也。」旨哉斯言！痛哉斯言！我國今日政象之杌隉，更有甚於先烈當日，更有甚於總理序烈士事略之時！外則鄰強侵略，內則匪共被猖；東北四省，全陷敵手；綏察平津，復被威脅。益以強黨毀法媚外賣國之輩，充斥朝野，國運陸危，民無死所！先烈以頭顱換來之中華民國，吾人不獨不能光大之反使之沉淪莫救！事之可痛可憤，孰過於此？故吾人於紀念革命先烈之時，自應繼承先烈之精神努力實現下列數事。

(一) 抵抗暴日及一切帝國主義者 先烈革命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然不平等條約一日不取消，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之壓迫一日不能免，我國家民族永遠陷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前此烈士之舉義，一方固為推覆滿清腐敗之政府，一方即為抵抗列強之勢力。民國成立至今，列強壓迫，日有加無已，近且變本加厲，由政治經濟之侵畧進而為武力之侵畧，如暴日之侵佔東北蹂躪淞滬，近且略取熱河，覬覦綏察，皆帝國主義者亡我之陰狠手段，吾人於紀念革命先烈時，自應努力抵抗暴日及一切帝國主義者，以求自救。

(二) 肅清匪共 今日我國外有暴日諸帝國主義者之侵凌，內有匪共之騷擾，致遇邇

騷然，民無寧處，國家民族，瞬息可亡。然抗禦外侮并須除內患。匪共荼毒，漫延數省，實爲腹心之害。吾人紀念先烈，應本先烈澈底奮鬥之精神，努力掃除匪共，以紓國難，以固國基。

(三) 掃除國賊 自暴日佔領東北，入寇淞滬，一般國賊，乘機勾結外力，壓抑救國將領，摧殘愛國民衆，以遂其賣國之陰謀，保持個人之利祿。此外更有亡清遺老甘受敵人宰制，成立偽組織，使完整之國家，陷于分崩離析！吾人紀念先烈，應本先烈之救國壯志，努力掃除一切國賊抵禦外侮，以保國家民族之獨立。

(四) 做法先烈之公爾忘私 二十一年來國內日益糾糾，國力日趨貧弱者，其原因至繁，而根本則由於人各自私，不顧公義，致人心日趨乖戾，社會日趨黑暗，經濟日趨枯竭，政治日趨腐敗；于是帝國主義者乃能乘我弱點大肆侵略，而國家民族遂岌岌可危矣！吾人紀念先烈自應努力做法先烈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之精神，祛除人慾之私致力於個人人格之修養，社會之改造，民生之建設，政治之修明，恢復國家元氣，完成革命大業。凡我同志，各宜以此自勉勉人也。

總理祭黃花岗七十二烈士文

炎黃代祖，漢族中燭，張我義聲，實起西南，百夫同力，風激霆迅，以我血肉，迴茲劫運，志則以申，身則同命，求仁得仁，抑又何恨，在清末造，神州傾圮，廚俊雲興，前仆後起，鬥智爲法，角力已窮，殲厥渠魁，庶幾有功，維此珠江，犬羊所窟，中貴恣睢，莫敢先發，壯哉先烈，回此陽九，虎穴銜力，仇牧隕首，殺氣連雲，元精貫日，武昌繼之，遂夷清室，當其壯往，脫然生死，及其成功，一瞑不視，連遭至今，中原鼎沸，群盜猶張，夫豈初志，予亦有言，知難行易，以寡敵衆，乃克攸濟，桓桓諸公，正夫之時，願起九原，化身千億，風雲猶壯，歲月如新，撫往思來，倏及茲辰，東山之阡，新宮翼然，昔時血骨，今日山川，士女躋躓，荐羞醜酒，匪曰報功，惟以勸後，尙饗。

總理祭陳英士烈士文

民國六年五月十二日，孫文隨以清酒庶羞，敬奠故都督陳君英士之靈曰，嗚呼，生爲人傑，死爲鬼，唯觴於國，始與天通，亡清季年，呼號奔走，瀕死者三，終督滬右，東南半壁，君實鎖鑰，轉輸不匱，敵膏以挫，孤懷遠識，洞燭奸宄，好爵之塵，避之若浼，賊惡旣淫，更張義師，奔敢云殿，自訟責辭，愆後懲前，文屬主張，彼惡文者，謬誦爲狂，君獨契文，謂國可救，百折不撓，以明所守，疾汝彌年，未嘗逸晦，我志鬱伊，賴君實篤，君總羣豪，與賊奮搏，百怪張牙，圖君益渴，七十萬金，頭顱如許，自有克來，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欬巷哭，我時撫尸，猶勿瞑目，曾不逾月，賊忽自殂，君倘無知，天胡此怒，含笑九原，當自茲始，文老幸生，必成君志，嗚呼哀哉，尙饗。

總理祭夏重民先生文

嗚呼，元霜貫物，松筠後凋，旃檀經熱，芬烈彌昭，宙合茫茫，材賢湮闕，緊惟英名，千楨不沒，甍甍吾粵，革命先河，黃崗先烈，花邑尤多，君生是邦，氣同沆瀣，始露風積，不辭犴狴，十年奔走，黨誼宣揚，刳心瘖口，正論期昌，壬歲屯蒙，變生肘腋，虜綸縱橫，磨人吮血，君撥其惡，筆伐口誅，辜擢毒箴，茹憤捐驅，天心助順，重先日月，存尙有爲，亡不可作，嗚呼烈士，纒蓄未施，嵩山驟降，儻或助予，歲星再周，追悼茲日，英靈有知，來歆來格，尙饗。

中央黨部十四年公祭烈士文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爲七十二先烈十四週之紀念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謹具香花，致誠代表後死同志五十萬人，陳辭于先烈之前曰：嗚呼！先烈埋骨十有四年，民國誕生亦十又四年，鑿此民國，實先烈碧血之花。顧妖狐殲矣，坯而國我者尙夥也，封豕長蛇之毒愚，貪頑攘權罔利，尙事勾結，而凶害於國家。是碧血之花，孤居憔悴，爲風雨所摧剝，抑花而未實，以知先烈之目，固不瞑，而願猶賒。吾儕後死受澁於先烈之碧血，竄以時代之使命，譬之小駟上峻坂，而負大車，我生有命，不敢怠也，日暮途遠，時乎不可假也。死生相對，風來肅然，知道義相切磋，無間幽明，而靈之不吾撫也。嗚呼！先烈之英，其化爲日星，振同胞之昏昏，先烈之靈，其震爲雷霆，發同胞之震聵。碧血之花，普遍燦爛於同志之心，庶花益莊嚴，而實以圓成。嗚呼！尙饗。

中央黨部十五年公祭先生文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祭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墓前曰：自諸烈士殉難於茲，十有五年矣，禍變之作，如環無端。彼北洋軍閥。爲亂中國靡論矣。而陳炯明首揭叛旗於總理在世之日，楊希閔劉震寰繼謀作亂於英日屠殺之時，當此之際，鯨波衝擊，蟻空滲鹿，吾黨於此，亦云棘矣。然而貞義之士，莫不奮勵騰蹕，誓殺此獠，振臂一呼，萬人響應，揮雄劍於一動，蹴鐵山而立碎，則不可不謂諸烈士精爽之所感召也。嗚呼！霜霰雨劫，前路茫茫，肅清反側，後死奚辭，諸烈士其必悽愴憤恨於地下也夫！

國民政府十五年公祭烈士文

維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委員暨全體職員致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墳曰：一時代之使命，一民族之責任，因其時代其種族人人之所共；乃羣焉淡忘，喪情墮志，尙寐無咍而偷生，獨少數人，慷慨激發，走死不顧而犧牲。其犧牲也固未嘗自爲評價，亦不計其效果爲策略，士所非笑，卒如春雷啓蟄，振其種性，蘇其國魂，此黃花先烈所以剗造民國功施至今也。嗚呼先烈！慷慨同盟，冷風熱血，一滌羶腥，大功未竟，先志未伸，外虎內狼，磨牙噬人，惟後死羣衆已能自流其血誓洗此莊嚴國土，純潔而清明，如上海，如沙基，如漢，如潯，最近如北京，莫不前仆後繼，此伏尸縱橫，何嘗非默喻陰啓，有得于先烈之英靈等。黃流之學海，奢騰澎湃，震撼天地，固導源於崑崙，委員等或景仰高山，誓集大勛，或會共大計，懷念舊盟，值此顛危之時局，開府于先烈喋血之地，將如何繼承先志，指導羣衆，而實現三民亦曷勝其悚惕之情，尙饗！

民十五年各界公祭烈士文

維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十五週紀念之辰，廣東各界之後死者，謹掬血誠，致祭於七十二烈士之靈曰：嗚呼烈士，軒轅遺子。胡虜專橫，兇焰猛烈；封豕長蛇，日腹月齧。哀哀同胞，永陷火熱；茫茫人海，誰爲豪傑？慷慨激昂，此志之折。鬻我烈士，先入虎穴，辛亥之役，羊城流血，宇宙充盈，惟氣與節，取義成仁，終古不滅。嗚呼烈士！締造共和，武昌繼起，光復山河，精神不死，毅魄不磨。人心險惡，國運坎坷，強憐軍閥，勾結一窩，慘殺賣國，假持大阿。努力奮鬥，魯陽揮戈，任重途遠，拚命以馱。節操不定，叛變孔多，昔則同志，今則妖魔。嗚呼烈士！碧血黃花，陟彼高崗，滿目悽涼，週年十五。幾變滄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仰維先哲，荒草斜陽，年年此日，德澤之光，魂兮歸來，黯然神傷，前途荆棘，惟我武揚，三民五權，建國之方，後死者責，永誓不忘！尙饗！

民十六各機關職員軍訓班之祭文

維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廣東黨政機關職員軍事訓練班全體同人，敬具香花致祭於我殉難七十二烈士之靈前曰，白雲山麓，黃花名崗，七十二烈士。義震八荒，巍巍雄塚，俠骨生香，正氣攸寄，百代景行，擊首韃虜，乖間當陽，陷我華胃，顛倒冠裳，天地昏霾，日月無光，太平軍興，天國開疆，內外竊搆，毒我洪楊。漢族革命，碎斷肝腸，虜益肆虐，億兆走僵，牝鷄臨宗，穢德聞彰，媚外賊內，入室引狼，總理崛起，目擊心傷，倡導革命，醜類驚惶，再蹶再起，夙夜不忘，先烈聯盟，要摧權強，爲國流血，精格窮蒼，寰宇震駭，腦塗五羊，有烈投彈，身碎魂颺，有烈呼漢，同類莫戕，聲猶未畢，彈着腦亡，有烈奮戰，身被數創，忍痛直前，敵莫敢當，有烈陷陣，迸裂腦漿，有烈飲彈，亦聿十雙，血淋徧體，殺敵奔狂，有烈被擒，嚴刑若忘，滿奴心悸，胆

爲之喪，有烈提訊，言詞激昂，觀者容動，口若懸梁，有烈提問，縱談有章，賊爲心折，廷坐上堂，有烈在獄，對衆演講，激勸革命，視死如常，有烈受譏，上呼彼蒼，壯士共奮，振起八方，有烈嚴鞫，大罵閻堂，有烈求死，惟速是央，有烈不跪，死不仆僵，嗚呼烈士，氣正以剛，殺身成仁，民族有光，是氣磅礴，日月久長，義聲所播，繼事武昌，民國成立，烈士願償，咄彼怪事，漢賊披猖，不顧外禍，爭起鬪牆，歷年十五，民竄以庇，茲幸我軍，北伐大張，內賊崩潰，外寇頹唐，全國統一，誰敢我妨，黨政有責，主權毋忘，前敵致勝，愈重後方，在慎立場，有不忠實，神予不祥，雲天渺渺，碧海蒼蒼，年年今日，黃花復黃，追悼先烈，不盡悲愴，痛乎壯哉，神其來饗。

民十八年廣東省府之祭文

維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廿九日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謹致祭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
靈曰：勝清之季。日失其序。獨夫亂紀。四海既虐。五嶺以南。代產元雄。憔悴虐政。
天下洶洶。爰倡革命。首自粵始。以救民族。以拯桑梓。孰導先路。總理孫公。振臂一
呼。如虎從風。歲在辛亥。三月廿九。七十二人。前驅疾走。古有大勇。舍生成仁。嗟
我烈士。國家亡身。制挺踏刃。遂撻弦虜。共舉義旗。猛攻督署。敵衆我寡。頑寇鴟張。
。桀犬反噬。高踞堂皇。慷慨就義。前仆後繼。功難未成。偉烈罔替。載收俠骨。以瘞
黃花。雄風勁節。溢亦高華。豐碑轟天。讀者墮淚。垂諸無窮。昭茲來許。雲車風旆。
吾誰與歸。曰于同志。永式遺徽。伏維尙饗。

民十八年市監委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十有八年三月朔越二十有九日廣州特別市黨部監察委員會與全體謹獻花圈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墓前爲文以祭之曰：億廢廷之專制兮，淫威歷久而益張，吾粵慘遭荼毒兮，先有入城之兩王，二百餘年之竊踞兮，前拒虎而後進狼，嗟吾粵之陷溺兮，身百孔而千瘡，彼滿奴競肆虐兮，甚于桀紂之披猖，總理提倡革命兮，德邁乎周武商湯，拚義師之奮起兮，救國始於救鄉，視失敗如勝兮，愈慷慨而激昂，羣賢攘臂以爭光兮，爲當車之螳螂，齊起焚攻督署兮，兵踴躍而鼓其鏜，何昊天其不吊兮，竟喪我之元良，虜吏聞而胆落兮，斷失守乎封疆，不數月而武昌響應兮，光復舊物於炎黃，孔門七十二烈士兮，輝映後先以相望，殺身舍生以成仁取義兮，洵吾黨之有光，風雲之變幻兮，世界幾歷乎滄桑，既統一而又分裂兮，使我愴然而神傷，先烈神靈其所護兮，臨乎上而賓乎旁，掃軍閥而存正統兮，國運於以克昌，望碑屹立而崇拜兮，越十八載之星霜，亘千秋而不朽兮，黃花節而彌芳，謹對墓道以瞻依兮，虔蕝一瓣之心香，默祐吾黨其進展兮，願億萬斯年毋相忘，尙饗。

革命先烈紀念日祭文

維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爲革命先烈紀念之辰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中央執監委員率全體工作同志致祭于革命先烈之靈曰

溯彼胡虜，入主中華，二百餘載，竊國爲家，內政外交，紛亂如麻。大哉

總理，天竄聖聰，倡導革命，警醒羣蒙，先烈喋血，氣吞長虹，塞滿奴胆，成武漢功，共和締造，百世欽崇。吁嗟兮，袁賊背叛，軍閥內爭，共匪肆虐，獨夫專橫，倭寇乘之，悍然構兵，滿奴遺孽，譁張爲幻。吁嗟兮，黃花崗上，黃花復黃，

去年今日，遼吉黑喪，今年今日，熱省又亡。誰救黨國，責在同人，剿共抗日，天討共申，遼。總理劬，仗先烈靈，繼續奮鬥，掃穴犁庭。挽回浩劫，免先烈羞，黃花碧血，俎豆千秋。謹告 尙饗！

總理挽劉道一烈士詩

——劉烈士死於丙午萍醴之役——

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尙餘遺孽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

黃花崗薙露歌

吳稚暉

嗚呼，大名爭自娛！他人頸血購得來。

黃花落，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

嗚呼，論功行賞客！不配昔人頭刀推。

黃花落，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

黃花節

躑躅墳前，

觸懷黨國，

革命未完成，

主義未實現，

是帝國主義未肅清嗎？

還是我們後死不努力？

黃花節，

熱烈的黃花節，

憑弔英雄，

年年此日，

惹起我無限的慚愧與悲哀，

激起我無窮的壯懷與熱血！

革命不爲私，不畏死！

革命不妥協，不變節！

不爲利誘，不怕謾罵，

更不怕威嚇！

創造民國，惟此精神與本身！

我們同志，負繼往開來的重責，

苟有變節，

對不住 總理

更對不住諸先烈！

黃花節，

諸先烈，

你們是中國獨立自由平等的救主，

是我們革命戰士的前驅！

我們準備爲革命而犧牲！

我們準備爲革命而流血！

祝你們精神不朽！

與崗上黃花，

長不枯歇！

附錄

重修黃花崗計劃

民國十九年五月間，廣東省政府第五屆委員會第七十八次會議，議決：派林直勉林雲陔胡毅生楊錫忠林克明馮鋼伯鄧彥華爲修築黃花崗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由林直勉召集。旋擬定重修黃花崗墳園計劃，函送省府察核備案。嗣於二十一年三月間由省府改聘鄧澤如林直勉黃隆生陳耀垣爲委員，仍照原定計劃進行。茲錄其原定計劃如下：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園，應作墳場式不應作公園式。如現時之茶亭水池等，實失墳場式之莊嚴。黃花岡之建築物，及其一切布置，應以莊嚴宏壯爲主。今後人到斯地者，均起肅穆之觀感，不可令人感覺得與遊花園遊戲場相等。故不能多設五光十色酒館麻雀局茶亭等物，以引起褻瀆之嫌。

現定改建工作畧分三期

第一期 將最經濟最易舉者先改建之。

(一)烈士墓上中間渺小而尖之石宜拆去。於前面改立一中國式之碑，書『七十二烈士之墓』七字，並將墳墓建成古式饅頭形。

烈士紀念碑之地位，以左方駱墓地段爲最適宜，因該處地高敞，易令遠近注意
(二)音樂台，不成爲音樂台式，且「與衆樂樂」四字大不通。在墳墓前作樂取樂，貽笑萬世，亟應拆去。且音樂台亦無設立之必要。

(三)題名的碑亭太劣，亦應拆去。(碑石另行安置)

(附)紀念會付來紀念碑圖不中不西，其雕刻了無意義，又太不美術。應設計一完善價廉者。

(四)音樂亭附近之喻大將軍墓表，弄成又似碑亭，又似字紙爐，惡劣難看，應拆去，墓表宜移置革命紀念會陳列。因七十二烈士均無墓表，而喻烈士一人獨有之

，太不一致也。

(附)石茶台太貼近墳堂，尤褻瀆，亟宜拆去。將舊石料移作別用。

(五)正面大路兩旁，及各支路兩旁，多種老柏方見莊嚴肅穆。盆花，可陳於墓之右方草地，不宜陳於墓前。

(六)墳場與右方之大草地，應多種古松紅棉等樹，以示與墳場畧相隔離。(此地畧有不甚合墳場式之布置，亦不致太傷觀瞻。

(七)石香爐之燈柱太窳陋，應拆毀。

(八)墳場界線，既經劃清，專為七十二烈士墓地，豈容他種碑墓混亂其間。如駱墓杜順昌墓施墓等，應全數遷出七十二烈士墳場以外，以昭隆重。

(九)紀念坊左側紅屋，與紀念坊作畸零形，參差不齊，應拆去。

(十)紀念坊上之自由神，為外國人崇拜之偶像。七十二烈士墓，為崇拜中國革命先烈而設，不宜有外國偶像在墳場中。若取「還我自由」之意義，可將該自由神遷往適當地點，祇作點綴品，惜技術上太惡劣耳。

(十一)水池於美術上，無特別意義，爲一時便利計，應改作圓形，以美觀瞻。而池中點綴，尤應於美術上加以注意。(現有之石礫太不雅觀)

第二期

- (一)收用墳前月台下之田地築路，將現有之月台拆去，宜接駁成正面之大路，直通東沙馬路。大路之兩旁，沿東沙馬路，東至岡邊，西至現有牌坊之馬路口，各地段，如能全數收用，至妙。若做不到，至少須於路之兩旁，每收百尺以外。且本場內西北隅用不著餘地極多，可以將該段與前擬收用之地段交換。墳已改成古式饅頭形時並加建一古式之碑，立於墓前。刊「七十二烈士之墓」七大字。
- (二)正面大路，由東沙路入口處，建築宏壯古樸之牌坊。嵌孫先生題之「浩氣長存」四字，卽爲正門。其現有之右門，改爲側門。
- (三)後面紀念坊 總理題之「浩氣長存」四字，應移於正面前座牌坊之上，方見堂堂隆重。並將四字併成一氣，方見大方。題款併成一行，不可稍有紊亂。使遠近

均能望見，而起紀念及尊敬之心。

(四)款項充裕時，各支路兩旁，應酌量加濶之。

第二期

(一)因工程過於宏偉者。

(二)因財力太難辦到者。

(三)因時間太長者。

(四)因一時尚未得多數人注意者。

(五)其餘等等。

均列入第三期。茲為暫時節省煩言起見，故未詳細說明。

編後附言

年年三月廿九日，爲紀念廣州辛亥革命先烈之日。全國各地民衆對於此日，莫不愀然神往，肅然起敬；近地民衆固得躬蒞墳場，獻花，奠酒，藉申其景仰之忱；卽遠地民衆，亦莫不集會，宣傳，闡揚義烈，遙致其追思之意。則先烈感人之深亦可見矣！然吾黨受總理偉大革命精神之感召，辛亥之前與辛亥之後，全國慕義之士，以身許國而殉難者踵相接，故舉行紀念儀式與其分爲多次，不如合爲一次之隆重。十九年七月十日第三屆中央執委會第一百次常務會議，決定將歷次革命諸先烈並於是日紀念之，而定名爲革命先烈紀念日者，蓋有由也。

此次所編專刊，意在廣羅諸革命先烈之事略言行，及紀念革命先烈之文藝，彙而載之，以闡揚革命先烈之豐功偉績，而喚起後死者爲國犧牲之觀念。願以倉卒從事，搜集不專，且足資參考之書帙又爲數無多，遺珠之憾，在所弗免。至本刊如有舛誤，讀者不吝加以指正，則編者之所渴望也。

廿二，三，廿八。

革命先烈紀念專刊

革命紀念叢刊第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廿九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編印

〈廣州培英印刷公司承印〉

